倫克的打屁股冒險:
一部戲仿短篇故事集
作者:Yu May

作者的話

這些短篇故事各自獨立寫成，旨在作為獨立的故事閱讀，順序不拘。雖然所有故事中的主角名字相同，但它們並不全然發生在同一個共享宇宙或連續性之中。請將它們視為一系列鬆散相關的故事與傳說，而非一部連貫的小說。本書收錄的短篇故事，是根據先前在網路上免費發表的版本編輯而成。

本合集中的四個故事，是與Gojira合作撰寫的，經共同作者許可收錄於此。

這些故事中許多情節，顯著地描繪了體罰。這些場景旨在提供真實感與戲劇張力。作者認為，這些場景對情節至關重要，並準確反映了所描繪的中世紀奇幻世界的文化與價值觀。本作品意為一部帶有諷刺性質的戲仿之作，適合成熟讀者。建議讀者自行斟酌。

本故事純屬虛構。如有與任何在世或已故者雷同之處，純屬巧合。

尼伯龍根的小母親......3
第一章：迷失......3
尼伯龍根的小母親......11
第二章：尋回......11
獸腹中的美人......36
第一章：大魚......36
獸腹中的美人......62
第二章：神聖的誓言......62
妮莎終於得到報應......71
第一章：小惡魔與狼......71
妮莎終於得到報應......84
第二章：公主與騎士......84
倫克遇見拉刻西斯......104
倫克在希爾佛爾的冒險......114
第一章：捕獲......114
倫克在希爾佛爾的冒險......129
第二章：訓練......129

尼伯龍根的小母親

第一章:迷失

「我要讓梅多瞧瞧！他再也不敢叫我懦夫了！」

倫克趾高氣揚地走著，沿著梅多給他指的路，要穿越永恆森林。之前，倫克與梅多激烈爭論，究竟倫克是否永遠都不會被賜予一隻精靈同伴。梅多於是挑釁倫克，要他去尋找「老疙瘩」，一個住在永恆森林裡的隱居樹人。倫克的任務是:偷一根老疙瘩的接骨木杖，當作他去過的證明;再往老疙瘩的後腦勺扔一顆火花種子;然後毫髮無傷地返回尼伯龍根村──霧之子的家園。

起初，倫克不肯聽梅多的，因為他記得薩琳娜警告過他和其他孩子，除非有她帶領，否則要遠離永恆森林。雖然所有的尼伯龍根都是在智慧長老樹庇護下的孩子，但他們大家都傾向把薩琳娜看作大姊姊，尤其是倫克，自有記憶以來，他就幾乎把她當成自己的母親。

他知道她並非自己的親生母親。她不可能是。她只比他大幾歲。倫克確信自己曾經有過一位母親。但每當他問起自己的父母，其他尼伯龍根總是告訴他:「智慧長老樹是我們的父親。」

在所有孩子當中，唯獨薩琳娜曾私下告訴他，她記得倫克曾經有過一位母親。當倫克追問他母親出了什麼事，薩琳娜回答:「我很抱歉，倫克。但她迷失了。」

迷失。一旦迷失，便是永遠迷失。倫克知道他再也見不到母親了。但他很少為此沉溺。畢竟，所有的尼伯龍根都有薩琳娜照顧他們，他們的「小母親」。

平時，倫克做夢也不會想違抗薩琳娜。但是，梅多那尖刻的言語，緩慢地、卻又確實地，磨蝕了倫克的決心。

倫克兩頰發燙，回想起梅多如何鼓起雙臂，試圖讓自己看起來比倫克更壯。「你以為智慧長老樹會把精靈賜給你這種膽小鬼？偉大又強大的梅多，絕不會猶豫去奪取一根老疙瘩的棍子當戰利品！」

（偉大又強大的梅多，喜歡用第三人稱指稱偉大又強大的梅多。）

倫克咬緊牙關，大步穿過野草。如果這就是梅多所謂的勇氣考驗，那也太簡單了。倫克完全照著梅多的指示：往北，轉西，轉南，轉西，果然，老疙瘩就在梅多說的地方打盹。那小東西有著如堅韌樹皮的皮膚，如枝葉般的頭髮，圓滾滾的小身軀舒服地在他最喜歡的樹下打著瞌睡，圓鈍的鼻子末端掛著一個鼻涕泡。

倫克躲在茂密的草叢後仔細觀察，對梅多的憤怒漸漸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強烈的罪惡感。老疙瘩從未傷害過倫克。但梅多畢竟是對的，不是嗎？智慧長老樹親口對倫克說過，要等到時機成熟，倫克準備好展現真正的勇氣，才會賜予他精靈。

倫克堅定了自己的意志。畢竟，偷一根棍子，打斷老疙瘩的午睡，不會造成任何傷害，卻能一勞永逸地向梅多證明，倫克不是懦夫。

倫克踮起腳尖，悄悄走向那批靠在樹上、放在沉睡的老疙瘩身後的雕刻接骨木杖。當倫克抽出一根時，其他棍子倒了下來，但倫克在它們即將喀啦掉落林地之前接住了。

倫克鬆了口氣，回到茂密的草叢，從腰包裡掏出一顆火花種子，瞄準。他不想傷害老疙瘩，所以只是半心半意地扔出去，種子輕輕地從老疙瘩後腦杓彈開。

老疙瘩發出一聲尖細的叫聲，彈跳起來，倫克忍不住咧嘴一笑，轉身衝向他來時的林間小徑。只要把梅多給他的方向反過來走就行了，然後……

在他身後，倫克聽到一聲清脆的爆響，像地毯拍打在毯子上的聲音。他轉頭一看，一顆投射物正朝他飛來！

隨著一聲結實的「啪！」，一顆沉重的種子，比倫克扔的那顆大好幾倍，打中了倫克的後大腿，就在左臀下方。倫克震驚地踉蹌向前，但聽到老疙瘩憤怒的咒罵，男孩知道自己必須逃脫，手忙腳亂地爬起來。

倫克用盡全力狂奔，軟塌塌的帽子在身後飄動，他回頭瞥見老疙瘩跺著細長的腳，揮舞著骨瘦如柴的拳頭。老樹人跟不上腳步飛快的男孩，但能用鼻子以爆炸性的力道噴出種子。那些種子打擊的力道與精準度，遠非任何尼伯龍根孩子所能及，即使用了彈弓也一樣。

倫克在樹林間閃躲、曲折前進，躲避投射物，直到將老疙瘩遠遠甩在身後。

倫克安全了！他脫下帽子，雙手撐在顫抖的膝蓋上，身子因側腹劇痛而彎下腰，一半是因為勞累，一半是因為忍俊不住的笑。真是一場冒險！

他用手指梳理金色的頭髮，擦去眉上的冷汗，把帽子重新戴好，檢視那根偷來的接骨木棍，這將向梅多證明他的勇氣。

現在，他只需要循原路返回尼伯龍根村就行了！

但當他審視四周環境時，倫克發覺，在剛才瘋狂逃命的過程中，自己一定已遠遠跑離了林間小徑。

「沒關係。我只需要往北，然後往東，再往…南？不對，等等，是往南，再往東，再往北！」

當太陽沉到樹後，上方的天空暗成了暮光藍。

***

遠方傳來一聲狼嚎。倫克好不容易在日落前重新找到了小徑，月光斑駁地從上方枝葉的開口篩落。在自我懷疑、並兩度折返之後，倫克仔細複誦梅多的指引，直到理出正確的路徑。他大致知道村莊的方向，所以只要留在森林小徑上，就不會在茂密、未馴服的林子深處迷路。即使眼睛適應了昏暗的光線，倫克仍須依賴觸覺，一次只踏出一步，感受腳下的地面，以確保自己仍走在常有人跡的小徑上。但接著，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：一條岔路，一條通往南，另一條通往西。

倫克思忖著自己的處境。他知道尼伯龍根村大致在南邊方向，但他也確信稍早自己向東偏離得太遠了。倫克豎起耳朵，捕捉到一個奇怪的聲音：用笛子吹奏的、縈繞心頭的旋律？而且聲音是從西邊的路徑傳來的！

倫克像盲人使用手杖一樣拄著偷來的木杖，咧嘴一笑，朝西走去。他一度很想大聲呼救，直到其他尼伯龍根找到他，但一想到梅多會如何嘲笑他，倫克就下定決心要靠自己的機智，絕不放棄。他胸膛挺起，想像著自己告訴薩琳娜，他是如何獨自一人在樹林裡找到路的！

出乎意料的是，倫克注意到前方小徑出現微弱的亮光。真奇怪？他確信要找到尼伯龍根村，至少得朝南轉一次彎，但那亮光不是火炬是什麼？

但當他走近，發現那光帶著冷冷的綠色調，更像螢火蟲的穩定光芒，而非火炬的閃爍。西邊的小徑通往一片空地，中央是一棵古老倒下的樹，若它還活著，足以與智慧長老樹匹敵。那樹樁直徑足有六呎，成了老樹唯一的墓碑。

倫克緊握木杖，顫抖著。他完全不記得永恆森林有這個地方！倫克眨著眼忍住淚水，注意到樹樁上坐著某個他之前沒看到的東西。一個孩童般的身影，像他的某個尼伯龍根同伴，正在吹奏蘆笛？倫克朝那孩子喊了聲招呼，但走近時卻絆了一跤，跌在林地泥濘和落葉中，發出濕漉漉的啪響。

聽到倫克絆倒的聲音，那孩子的頭猛地從音樂中抬起來。倫克隱約察覺那孩子的臉有些不對勁，便打量它的衣著：棕色皮革般的破布，綴著綠色葉狀邊飾。和尼伯龍根戴的針織帽不同，它的帽子是軟塌塌的，頂端豎著一簇破爛布條，寬大的帽簷將臉孔藏在陰影中。

當那孩子用發光的紅眼睛盯著他時，倫克僵住了。不……那帽子並沒有遮住孩子的臉。

那孩子根本沒有臉！

儘管如此，無臉的孩子看到倫克，似乎歪了歪頭。「你迷路了嗎？」

雖然聲音尖細，倫克確定那是個男孩的聲音。

倫克吐掉嘴邊的葉子，撐起身體，將木杖穩穩舉在身前，準備必要時戰鬥。「不！我沒有迷路！我是尼伯龍根村的！我知道回去的路！我只是……我覺得轉錯彎了！」

無臉的孩子似乎在發抖。「真可惜。我本來希望我們可以做朋友。你有一張和善的臉。」

倫克放鬆了備戰姿勢。「謝謝你！你有，呃…紅色的眼睛！你和任何尼伯龍根是朋友嗎？」

那陰影般的頭顱左右搖了搖。「不是。我必須待在樹林裡。但我很想要有個朋友！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無臉的孩子似乎停頓下來思考這個問題。「我想我沒有名字。但我是個小孩，跟你一樣！」

倫克搔搔頭，想到這小孩居然忘記自己的名字，咯咯笑了出來。「好吧，小子，我願意做你的朋友！我明天太陽出來時來看你。那時候我可能就有自己的精靈嚮導了！... 話說，你知道我該走哪條路才能回尼伯龍根村嗎？」

無臉的孩子緩緩地點了點頭。

倫克握緊了木杖。「你能帶我回家嗎？」

無臉的孩子拼命點頭，然後從樹樁上一躍而下，朝南邊衝去，向倫克揮手。「跟我來，朋友！」

倫克勝利的歡呼一聲，追著他的新朋友，幾根細枝擦過他的臉，他匆忙地想跟上。「慢點，小子！我跟不上你！」

無臉的孩子扭頭大喊，紅色的眼睛似乎在身後留下光跡。「我們得快點！得飛奔！太陽很快就要出來了！」

想起梅多的挑釁，以及如果薩琳娜發現他違抗了她，自己會有多麻煩，倫克全力衝刺跟上他的嚮導，不理會那些勾住他衣服、刮過他裸露小腿的枝椏和荊棘。空地的光芒在他們身後褪去，直到他們被黑暗吞沒。直到一根尖銳的樹枝劃破他的左臉頰，倫克才終於停下腳步。「哎喲！等等，小子！我什麼都看不見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那就別跑了！如果你牽著我的手——」

那雙紅眼睛再度出現。「你不用再跑了。這裡夠遠了。」

倫克感到臉頰發燙，意識到他們已經偏離了小徑。「等等，我們在哪裡？你說過要帶我回家的！」

「這裡就是我家。」

「不，我家是尼伯龍根村！你說過──」

「我說我知道去尼伯龍根村的路。我沒說要帶你去尼伯龍根村！我說我會帶你回家。現在我們到家了。現在我們可以做朋友了。」

倫克僵住了，突然覺得一陣冰冷。「你在說什麼？你害我們迷路了！」

那雙紅眼睛在半空中扭轉，彷彿無臉的孩子正好奇地歪著頭。「我早就迷路了。我在很久、很久以前就迷路了。現在我離不開這座森林。現在你也迷路了！」

倫克撲向那雙眼睛，試圖抓住那孩子的手臂或手腕，卻只摸到一片影子。倫克撞上了尖銳的樹枝，枝椏劃破了他的束腰外衣，打掉了他的帽子。紅眼睛眨了兩下，然後消失在黑暗中。「別擔心，我會回來找你！那我們就能永遠做朋友了！」

倫克愚蠢地對著無臉孩子呼喊，卻沒有回應。接著倫克尖叫求救，向智慧長老樹，向所有尼伯龍根孩子，尤其是向薩琳娜。他尖叫到聲音嘶啞，最後蜷縮在地上哭泣，直到連哭泣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當他的淚水乾涸，倫克感到一陣壓抑的寂靜，如同黑暗一樣深沉。沒有風吹樹葉的沙沙聲，沒有動物的聲息。只有虛無。

「我迷路了。我永遠、永遠迷路了。」倫克心想，而他最後一個念頭似乎也被吞沒了。

接著，他聽到一陣微弱的歌聲。倫克坐起身，頭顱撞上頭頂的樹枝。「哎喲！！」

他揉著抽痛的頭皮，心想是不是那無臉的孩子回來，用更多笛聲嘲笑他。但仔細一聽，那不是之前的同一首歌，也不是蘆笛的聲音。那是熟悉的、普通的馬鈴薯笛聲。

「薩琳娜！」倫克跳了起來，拄著接骨木杖，盲目地踉蹌穿過黑暗，循著那歡快的音樂前進。然後，他在一片葉子後捕捉到針尖般的一點光芒，經歷漫長的黑暗後，那光幾乎刺眼，他朝它撲了過去！

倫克摔落在森林小徑柔軟的地面上，偷來的木杖在他身前喀啦作響，正好滾到薩琳娜面前。她吹出的最後一個音符，是一聲驚訝的尖銳哨音，與她的歌曲形成強烈對比。

「倫克！你找到我了！」她嗓音沙啞，對自己這荒謬的話語露出了微笑。「我喊你的名字喊到失聲。然後我就吹我的歌！」

倫克把臉埋在薩琳娜胸前，流下新鮮的淚水。「我就知道妳會來找我！」

薩琳娜回抱著他，溫柔地拍拍他的頭，然後咳了一聲。她的聲音仍尷尬地顫抖著，但臉上的表情卻毫無可笑之處。「倫克，你在想什麼？你可能會永遠迷失！我擔心死了。」

倫克拉開距離，抬頭看著薩琳娜，目光瞥向他原本該帶給梅多的那根木杖。「對不起，薩琳娜。我只是想探索永恆森林，去找到──」

「哦，你跑去騷擾老疙瘩的事，我全都知道了。我第一個就去了那裡！」薩琳娜右手穩穩地捏住倫克的耳朵，輕巧地一擰，空著的另一隻手一把抄起了那根偷來的接骨木棍。

倫克痛叫一聲，本能地用左手抓住薩琳娜的手腕想減輕拉扯，幸好她並沒有用力拽，只是開始領著倫克踏上回家的路。「算你走運我找到了你，倫克。你很清楚，沒有我帶領，任何孩子都不准靠近永恆森林。等我們回到家，我就要打你屁股，小伙子！」

倫克瑟縮了一下，新鮮的淚水盈滿眼眶。「哎喲！可是……薩琳娜！我說過對不起了！」

薩琳娜以一種他再熟悉不過的眼神盯著倫克。「你抱歉得還遠遠不夠……還沒呢！」

倫克雙肩緊繃，努力跟上薩琳娜怒氣沖沖的步伐。這不會是「小母親」第一次把他按在膝蓋上。昨天他騷擾老疙瘩時，那股早已被遺忘的罪惡感，突然挾著復仇之勢重燃。

「……是的，薩琳娜。我保證不會再犯了。妳會帶我去見老疙瘩，讓我道歉嗎？」

薩琳娜的目光一度與倫克相遇，眼中帶著一絲同情，然後她硬起心腸，繼續那怒氣騰騰的行軍。倫克感覺到她捏耳朵的力道輕了些，但沒有完全鬆開。「嗯，這還差不多！至少你知道自己欠他一個道歉！但不是今天。他會生好幾天的悶氣，我相信等……嗯，等你們兩個都有時間冷靜下來之後，他會更願意聽你的道歉！總之，我覺得你今天在永恆森林待的時間，已經遠遠超過了！」

一想到回到尼伯龍根村等待著他的會是什麼，倫克倒不那麼確定自己是否還想離開永恆森林了。

但當他回想起永恆森林那漆黑、死寂的寂靜，心中再次感受到薩琳娜的歌聲所激起的溫暖。他感受到了薩琳娜對他的愛，即便尼伯龍根的小母親正捏著他的耳朵，領他回家。

[第一章完]

尼伯龍根的小母親

第二章：尋回

太陽仍在升起，薩琳娜的精靈同伴充當他們在昏暗林徑上的光源。薩琳娜已結束了說教，倫克羞愧得說不出話，沉默中只有薩琳娜把那根偷來的接骨木棍當作行路杖，發出規律的篤、篤、篤聲。

當他們從永恆森林踏入日光中，薩琳娜仍沒有鬆開捏著倫克耳朵的手。倫克感到耳朵一陣刺痛，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看起來有多狼狽。經過他瘋狂衝入森林最深、最暗的角落，他的帽子永遠不見了，束腰外衣破了好幾個洞，腿上、手臂和臉上交錯著細細的抓痕。

倫克羞得滿臉通紅，意識到自己會成為怎樣的焦點。所有其他尼伯龍根只要看他一眼，就能猜到他在森林裡出了什麼事，以及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。

像是在懲罰他似的，倫克聽見一個女孩戲謔的聲音，彷彿從虛無中傳來。「嘿！薩琳娜！妳找到倫克了？哇，他搞得一團糟！」

倫克睜大眼睛，轉頭尋找聲音來源，卻感到被揪住的左耳輕輕一扯，薩琳娜揚聲回應那隱藏的女孩。「是啊！但他還活著，沒受傷。這才是最重要的！」

薩琳娜側過頭，倫克順著她的視線往上看，找到了聲音的來源。在他們上方，法朵從瞭望哨探出她金色的腦袋，手肘撐在上面。「沒受傷？我看很快就不會了吧！妳是要現在就打他屁股，還是等回家再說？」

法朵在身後踢著腳，急切得很，彷彿下方世界發生的一切都是一場供她娛樂的表演。倫克不敢直視法朵的眼睛，低下了頭，心想是不是所有人都在等著看他自食其果。

薩琳娜向法朵投去一個足以讓人枯萎的眼神。「那不關妳的事，法朵。他不是我第一個抓到獨自在永恆森林遊蕩的尼伯龍根。妳應該還記得！」

法朵狡黠的笑容消失了，她從瞭望哨邊緣退開，雙手飛快擋住自己的屁股。「是的，薩琳娜！我很高興妳找到他了！我就坐在這上面，呃……管我自己的事！」

看來就算隔著一段距離，也沒人能逃過薩琳娜警告的目光。聽到這番對話，其他尼伯龍根都湧來打聽薩琳娜救援行動的消息。提拉，一個精力充沛、喜歡用頭巾箍住她棕色短髮的女孩，看到倫克的樣子咯咯笑了起來。摩諾停下搬運石頭造景岩石花園的活兒，難以置信地撥開眼前凌亂的紅金色長髮，急忙去呼喚他的兄弟們，希里和京太。

倫克氣惱地想，他是不是馬上就要聽到那三個一模一樣的「萬事通兄弟」，對他發表一場關於他根本就不該進入永恆森林的訓話。隨著消息在尼伯龍根和他們的精靈同伴間傳開，所有的樹屋都空了。在尼伯龍根村這麼小的地方，沒有什麼秘密能長久保持。但最糟的是，梅多衝到小小人群的前面，然後放慢腳步，趾高氣揚地走向倫克和薩琳娜，從尖耳朵一端咧到另一端。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尼伯龍根村的英雄凱旋歸來……卻夾著尾巴？……哎呀！」

梅多猛地閉上嘴，因為薩琳娜揮起了手中那根偷來的接骨木棍。她及時收住揮擊，沒讓棍子敲裂梅多的腦殼，但她確實用棍柄輕輕壓了壓梅多的鼻子。「看來倫克以為，如果他偷了老疙瘩的棍子，就能證明他準備好擁有自己的精靈了。我很好奇，是誰把這蠢主意塞進他腦袋裡的？」

梅多惡狠狠地怒視倫克。「你向薩琳娜告發我？我希望她把你的皮給曬成褐色──」

薩琳娜幾乎是戲謔地用那根偷來的棍子輕拍梅多的鼻子，逼得他踉蹌後退幾步。「不，梅多。倫克沒有告你的狀，是你自己剛剛不打自招了！」

「哦──！」法朵的聲音從上方傳來，忍不住對眼前展開的戲劇性場面發出驚嘆，直到薩琳娜一個憤怒的眼神，讓她從瞭望哨的邊緣慌忙縮了回去。「對不起！我管我自己的事！」

梅多雙臂交叉，挺起胸膛。「哼，那又怎樣？不過是個玩笑。我怎麼知道他會當真？身為尼伯龍根的領袖──」

薩琳娜將木杖颯地一揮，把杖柄重重頓在身前的地上。“智慧長老樹只是請你留意他聖林入口那些一直在冒出的怪物植物。那可不代表你是我們

的老大，梅多。如果你想當領袖，就從承擔責任開始。我晚點會到你的樹屋找你，討論此事！”

倫克聽到這消息，耳朵豎了起來。因為智慧長老樹是他們的父親，沒有一個尼伯龍根孩子能被稱為「領袖」。薩琳娜「小母親」的綽號就只是個綽號，不是正式的頭銜。即使她打了某個較年幼的尼伯龍根屁股，她也從未用強迫的方式。一個行為不當的尼伯龍根，只有在顯而易見他或她該受罰，並且大家同意以此代替被送去見智慧長老樹本人時，才會被薩琳娜處罰。而智慧長老樹最近召見的次數越來越少了。

梅多自從幾週前，智慧長老樹分別向他與薩琳娜談話後，就一直在宣稱「領袖」的頭銜，但這還是倫克第一次聽說尼伯龍根村附近出現怪物。

倫克幾乎能感覺到，每個尼伯龍根同伴都在想著同樣的事。

梅多嚥了口口水，迎向薩琳娜的目光，痛苦地意識到現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而非倫克。「為什麼我們不能就在此時此地討論？」

薩琳娜露出一個甜美而真誠的笑容，令人目眩。「別傻了，梅多！你不會想讓大家都聽到的！再說，我得先處理倫克的事！」

***

當他們終於抵達倫克的樹屋時，薩琳娜放開了他的耳朵，指著梯子。

「勇敢點，倫克。爬上你的房間，面對你該面對的。」

倫克滿臉羞愧，只能點頭服從。當他攀爬通往樹屋的梯子時，感到一陣涼風穿過破爛的束腰外衣。他從未感到如此暴露。

薩琳娜將接骨木棍插進腰帶，跟著他俐落地爬上梯子，然後從最後一級輕輕跳上門廊。當她帶著悲傷的眼神低頭看他時，倫克才意識到，站在她身旁，自己仍是那麼矮。

薩琳娜把木杖靠在牆上，指向房間中央，充當座椅兼桌子的那個矮櫃和木樁。「你知道該怎麼做，倫克。」

倫克嚥下喉中的硬塊，但還是照做了。在他的矮櫃上，放著一把結實的接骨木髮刷，背面刻著一根紅色樹枝的圖案，那是倫克自己的手藝。

倫克顫抖著拿起髮刷，轉身面向薩琳娜，她已端莊地坐在光滑的木椿上，伸出了手。他把髮刷遞給她後，慢慢彎腰趴向她的膝蓋，她卻用手抵住他的胸膛，阻止了他。「等等，我們先把你清理乾淨！」

出乎他意料的是，薩琳娜的精靈嚮導從她外衣胸口飛出，開始繞著他打轉，翅膀發出叮噹的音樂般聲響。倫克感到腿、手臂和臉上許多抓傷處傳來一陣灼熱感，等那股溫暖褪去，他發現自己已痊癒。薩琳娜開始輕柔地梳理倫克的頭髮，有一瞬間，一股平靜的感覺淹沒了他，直到梳子勾住了纏在他頭髮裡的一根小樹枝。

「哎喲！」

薩琳娜因他的窘態咯咯笑了起來。「倫克，你真是一團糟！幸好看起來不會留疤。可惜我的精靈沒法修補你的外衣！你有備用的嗎？」

倫克把臉轉開，迴避薩琳娜的目光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永遠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薩琳娜嘆了口氣，但語氣充滿理解。「倫克，我和你一樣想快點把這事解決。你知道我的規矩。除非另一個尼伯龍根自願接受，否則我不會打他屁股。除非──」

「除非我寧願去見智慧長老樹？」倫克衝口而出，怒氣燒掉了他的窘迫。「那好，也許我就是想那麼做。我不在乎他會不會用枝條抽我一頓。為什麼他一個月都沒跟我說話了？」

薩琳娜睜大了眼睛，但那不只是單純的驚訝。倫克看見了一絲恐懼，甚至是痛苦，在薩琳娜用母親般的沉著掩飾之前。「倫克，我們不能為這種事去打擾智慧長老樹。他現在──」

「在生我的氣嗎？」倫克咬緊牙關，攥緊拳頭，指節都發白了。「是不是因為我之前一直拿惡夢煩他？也許梅多是對的。每次我做了噩夢，就跑去找長老樹哭著要精靈，這是我的錯。上次，他只說，等我準備好展現真正的勇氣時，就會派精靈給我。那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他覺得我是個懦夫！」

薩琳娜急切地搖頭。「不是的！完全不是那樣！長老樹沒有在生你的氣！而且，梅多只是……唉！聽著，智慧長老樹現在無法見任何人。他……不太舒服。」

倫克的怒氣消失了，轉為困惑。「什麼？他生病了還是怎樣？他是智慧長老樹，他不可能生病的！」

薩琳娜聳起雙肩，抱住膝蓋。「我不知道……我真希望我知道！」

這回輪到她避開他的目光。當倫克瞥見一滴薩琳娜小心翼翼、卻未能成功隱藏的眼淚時，倫克突然覺得自己很卑鄙。「薩琳娜？對不起！」

薩琳娜似乎猛地回過神來。她顫抖著深吸一口氣，挺直身子，把困擾她的思緒驅散。「嗯，你是該抱歉，但不是為了那個！等等，你說『惡夢』？我知道那個有騎馬的人和火焰的夢。你現在更常做那個夢了嗎？」

倫克在腦海中召喚出那可怕夢境的記憶，生動得彷彿此刻仍身陷其中：一個穿著黑色盔甲的高大男人，騎著黑色駿馬，朝他直衝而來。「不是！……是嗎？不是，我沒有做別的噩夢，但是，對，我反反覆覆，不斷做同一個夢……」

「每天晚上？」

倫克點點頭，臉因尷尬而發燙。「那……那就是我跑進永恆森林的原因。我知道梅多的挑釁很蠢！但我想證明我很勇敢。我不怕一個愚蠢的夢！」

薩琳娜雙臂交叉，不肯讓步。「倫克，勇敢的做法應該是告訴梅多『不』。結果，你卻讓自己身陷險境，讓你的朋友們擔心不已。還有，可憐的老疙瘩到底對你做了什麼？這是最讓我驚訝的部分。欺負一個無害的樹人，就是你所謂的勇氣嗎？」

倫克玩弄著破損的短袍下擺。「不是！我不想傷害他……」他的聲音越說越小，找不到任何言語來表達此刻自己覺得有多愚蠢。

薩琳娜嘆了口氣，然後把髮刷放到一旁，像是承認失敗。「嗯，我不能帶你去見智慧長老樹。他給我和梅多的指示很明確。所以我想我們陷入僵局了。如果你不覺得抱歉，那我們就得等到智慧長老樹可以見──」

倫克抓住薩琳娜的肩膀，阻止她起身離開。「我不是那個意思！我很抱歉，薩琳娜……對所有的一切。」

薩琳娜既驚喜又開心，微笑著拍拍他的手臂。「我原諒你，倫克。不過老實說，你現在要嘛選擇立刻趴到我腿上，挨一頓你一生中最難忘的打屁股；要嘛就是之後去智慧長老樹那，挨一頓你一生中最難忘的枝條抽打。不管你選哪個，我都不會看不起你，但如果我是你，我會選擇髮刷！」

倫克點點頭。「妳說得對，我想快點把這事解決。不過，不是因為我害怕挨枝條抽打！」

薩琳娜眉開眼笑，開始喋喋不休起來。「你應該要怕的！你知道嗎，我以前也被枝條抽過！那可怕極了！智慧長老樹降下他一根巨大的枝幹，要我趴在上面。然後他把我捲起來，用他較小的枝椏抽我，直到我哭成淚人兒！我一個禮拜都坐不了，但那是我活該！我再也沒有打過梅多了！」

通常，倫克喜歡靜靜坐著，享受聆聽薩琳娜漫無邊際的故事。她喜歡說話，他喜歡傾聽，這點使他們成為完美的談話夥伴。但倫克為了等待他的懲罰，已經懸著一顆心彷彿有永恆那麼久。從他接受梅多挑釁的那一刻起，倫克就飽受一種潛伏的、半壓抑的恐懼折磨，擔心薩琳娜發現後會怎麼說；而從薩琳娜找到他、捏住他耳朵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接受了這將是他無可避免的命運。

在薩琳娜即將興高采烈地詳細描述，被一棵古老、睿智、活生生的樹抽打究竟是何感覺之前，倫克終於用手指輕輕按住她的嘴唇，暫停她的故事。「薩琳娜，我違抗的是妳。救我的是妳。由妳來執行我的懲罰，才是最恰當的。拜託……我等不下去了！」

薩琳娜紅了臉，用手摀住嘴，彷彿在為自己如此糊塗、心不在焉而道歉。「當然！」

薩琳娜調整了一下坐姿，拿起髮刷，倫克趴在她的膝蓋上，身體靠在光滑的木桌面上。薩琳娜深吸一口氣，試探性地用髮刷輕敲倫克破爛外衣的臀部位置，突然間比他還緊張。「倫克，我愛你，但我必須打你屁股……你準備好了嗎？」

倫克咬緊牙關點點頭，只用一聲肯定的咕噥回應。「嗯！」

薩琳娜擦去一滴眼淚，忍住吸鼻子的聲音，然後用左臂環住倫克的腰，右手將髮刷高高舉過頭頂。當第一下髮刷落下，倫克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外衣有多破爛，以及它能提供的保護是多麼微薄。髮刷的表面正好打在外衣的一道裂口上，裂口露出倫克的大腿上半部與白色的棉布短褲。裂口兩側，厚厚的綠色羊毛提供了一丁點兒的緩衝，發出沉悶、帶回音的啪響。但在裂口處，倫克直接感受到接骨木髮刷打在他下臀皮膚上的觸感，那是未來命運的不祥預兆。

薩琳娜繃緊下巴，小心翼翼地瞄準，將十下最用力的拍打均勻地覆蓋倫克臀部的大部分表面。薩琳娜帶著混合了驕傲與惱怒的心情，看著、聽著倫克趴在那裡，一動不動，完全沉默。這並不意外。倫克在打屁股開始時總是這麼堅決。儘管薩琳娜欽佩他的決心，卻也希望倫克不要為了顯得強悍，而把自己逼得那麼緊。

但薩琳娜有耐心等待。

***

倫克的樹屋外，法朵正在附近閒晃，半帶無辜。當然，她喜歡倫克，也為他惹上麻煩感到相當抱歉。另一方面，知道今天有麻煩的不只是她自己，總是令人愉快的！

此外，法朵不禁想起，倫克曾自製了一把彈弓，並朝她的屁股射了一顆堅果！當然，那把彈弓被沒收，送交給了智慧長老樹，薩琳娜也向法朵保證，倫克為此被結結實實地打了頓屁股。

但法朵忍不住懷疑，薩琳娜打倫克屁股時，是否和打所有尼伯龍根孩子——包括打她法朵——一樣嚴格。

如果打屁股還沒開始，也許她可以順便提供薩琳娜一點幫助？或者如果已經結束了，也許她可以給倫克一些情感上的支持？誰會反對呢？

但就在法朵準備爬上最後一級梯子時，她聽到了第一聲標誌性的雷鳴般脆響，說明了一切。

法朵咧嘴一笑。天啊！她到的時候，倫克的打屁股才剛剛開始？

留意薩琳娜家上方瞭望哨的重要事情，是她的職責。但有些事情，非得在地面上調查不可！

法朵小心翼翼地抬起頭，剛好足以從樹屋地板之上偷看。運氣真好！門口的簾子是拉開綁起的，一切清楚得像是特地為她框起來似的！

倫克的臀部和雙腿面向門口，薩琳娜則以垂直的角度坐著，她專注於手邊的任務，完全沒注意到法朵。

唉！法朵錯過了提供薩琳娜協助的機會。打斷人家就太失禮了！她只能等懲罰結束後再說！

但就在法朵準備縮回梯子下方時，她瞥見薩琳娜把倫克的外袍裙襬掀起來，拉到他的後腰之上，露出了他的白色短褲。

***

薩琳娜將破爛的外衣殘片摺好，移開她的目標區域。在倫克的短褲下，十個亮粉色的印子已經開始腫起，但倫克依然保持著堅毅的沉默。薩琳娜思索著她的處境。她無意羞辱或讓倫克難堪，也不想讓他留下疤痕或瘀傷。但她也必須留下持久的印象。靈光一閃，薩琳娜刻意放下髮刷，特意讓倫克看到那東西就放在他眼前，然後調整坐姿，用她張開的手掌試探性地輕拍倫克緊繃的臀部。

她要給倫克幾分鐘時間，去想想隔著外衣時髮刷的感覺，再去想想隔著薄薄短褲她手掌的刺痛。自從薩琳娜多年前接下尼伯龍根村這份母親般的責任起，她就學到：在打一個倔強孩子的屁股時，慢而穩才是致勝之道。

隨著每一巴掌落下，倫克可以感覺到熱度逐漸蔓延整個臀部，但他努力忍住淚水，反覆攥緊又鬆開拳頭，抗拒想要喊叫的衝動。

在一次特別扎實的拍打之後，倫克的雙腿本能地扭動，他感到緊繃的短褲布料因拉扯而往上縮。一滴汗珠滑下他的額頭，倫克意識到逐漸累積的灼熱，甚至比巴掌的刺痛更難受。他幾乎希望薩琳娜把他的短褲拉下來，好讓涼爽的空氣緩解一下！但接著他瞥見那可怕的髮刷就放在他臉旁，一想到要讓那東西直接打在毫無防備的光屁股上，他又感到一陣冰冷！

***

法朵在梯級上前後搖晃。這簡直是美夢成真！她再也不用懷疑薩琳娜在打倫克時，是否比對其他尼伯龍根孩子手下留情了。事實上，薩琳娜打倫克的嚴厲程度，甚至超過了法朵自己感受過……或見識過的任何一次。

知道尼伯龍根村發生的一切，是法朵的職責。法朵能怎麼辦呢，如果她剛好有時就在附近，碰上薩琳娜某次傳奇般的打屁股正在進行？

「法朵？妳在做什麼？」

法朵感到一陣顫慄沿著脊椎流下，她勉強忍住一聲尖叫。在她下面，提拉偷偷溜到了梯子底部，懷疑地盯著她。

法朵幾乎要怒聲回嗆，但她忍住了，低下頭輕聲說：「提拉？管好妳自己的事！」

「聽起來是個好建議！妳在偷看薩琳娜打倫克屁股嗎？」

法朵露出了那種只有在罪證確鑿、被當場逮到時，才會出現的震驚而憤慨的表情。「豈有此理！我只是正要過來拜訪，向薩琳娜道賀，並向可憐的倫克表達慰問！」

提拉翻了個白眼，但沒能藏住笑容。「哦！而我大概是剛好撞見妳正要爬上梯子，沒錯吧。而且一聽到那明顯正在打屁股的聲音，妳就立刻移開目光，準備回家，出於對『可憐的倫克』和薩琳娜隱私需求的尊重！」

法朵紅著臉爬下梯子，心中已經在緊張，要是提拉把這事說出去，她的屁股會遭到什麼下場。「當然了！畢竟……我們大家都被打過屁股，不是嗎？我們都知道可憐的倫克現在正在經歷什麼，所以……這件事就當作我們之間的小秘密，最好不過了！」

提拉雙臂交叉，露出一個露齒的笑容。「當然！『看在可憐的倫克份上』，這將是我們的小秘密！」

法朵從梯子跳下來，然後僵住，擔心剛才的動靜是否驚動了薩琳娜。法朵撤退時，用顫抖的雙手遮住自己的屁股，卻瞥見提拉嘲弄的表情正尾隨著她。作為回應，法朵狠狠瞪了提拉一眼，然後假裝伸展手指，並將雙手優雅地交疊在背後。

讓法朵離開後，提拉環顧四周。似乎沒有其他尼伯龍根在附近。她納悶，究竟有什麼吸引力能誘惑法朵？誠然，目睹一場打屁股，值得冒自己也被打屁股的風險嗎？

突然，寂靜被倫克樹屋裡重新傳來的、規律的巴掌聲打破。提拉意識到，薩琳娜一定是暫停了倫克的懲罰，結果又重新開始了！

提拉撫著下巴，回想上次她發現自己趴在薩琳娜膝蓋上的情景。那一次，提拉去找那把藏在巨礫林中的古老「霧之刃」，無視了那些標示，說明除非緊急情況不得觸碰。

根據她自己的經驗，提拉猜想薩琳娜大概會用髮刷或木勺來讓倫克記取教訓。

提拉伸手抓住梯子的橫檔。偷看一眼，不會怎樣的！

***

法朵在梯級上前後搖晃。這簡直是美夢成真！她再也不用懷疑薩琳娜在打倫克時，是否比對其他尼伯龍根孩子手下留情了。事實上，薩琳娜打倫克的嚴厲程度，甚至超過了法朵自己感受過……或見識過的任何一次。

知道尼伯龍根村發生的一切，是法朵的職責。法朵能怎麼辦呢，如果她剛好有時就在附近，碰上薩琳娜某次傳奇般的打屁股正在進行？

「法朵？妳在做什麼？」

法朵感到一陣顫慄沿著脊椎流下，她勉強忍住一聲尖叫。在她下面，提拉偷偷溜到了梯子底部，懷疑地盯著她。

法朵幾乎要怒聲回嗆，但她忍住了，低下頭輕聲說：「提拉？管好妳自己的事！」

「聽起來是個好建議！妳在偷看薩琳娜打倫克屁股嗎？」

法朵露出了那種只有在罪證確鑿、被當場逮到時，才會出現的震驚而憤慨的表情。「豈有此理！我只是正要過來拜訪，向薩琳娜道賀，並向可憐的倫克表達慰問！」

提拉翻了個白眼，但沒能藏住笑容。「哦！而我大概是剛好撞見妳正要爬上梯子，沒錯吧。而且一聽到那明顯正在打屁股的聲音，妳就立刻移開目光，準備回家，出於對『可憐的倫克』和薩琳娜隱私需求的尊重！」

法朵紅著臉爬下梯子，心中已經在緊張，要是提拉把這事說出去，她的屁股會遭到什麼下場。「當然了！畢竟……我們大家都被打過屁股，不是嗎？我們都知道可憐的倫克現在正在經歷什麼，所以……這件事就當作我們之間的小秘密，最好不過了！」

提拉雙臂交叉，露出一個露齒的笑容。「當然！『看在可憐的倫克份上』，這將是我們的小秘密！」

法朵從梯子跳下來，然後僵住，擔心剛才的動靜是否驚動了薩琳娜。法朵撤退時，用顫抖的雙手遮住自己的屁股，卻瞥見提拉嘲弄的表情正尾隨著她。作為回應，法朵狠狠瞪了提拉一眼，然後假裝伸展手指，並將雙手優雅地交疊在背後。

讓法朵離開後，提拉環顧四周。似乎沒有其他尼伯龍根在附近。她納悶，究竟有什麼吸引力能誘惑法朵？誠然，目睹一場打屁股，值得冒自己也被打屁股的風險嗎？

突然，寂靜被倫克樹屋裡重新傳來的、規律的巴掌聲打破。提拉意識到，薩琳娜一定是暫停了倫克的懲罰，結果又重新開始了！

提拉撫著下巴，回想上次她發現自己趴在薩琳娜膝蓋上的情景。那一次，提拉去找那把藏在巨礫林中的古老「霧之刃」，無視了那些標示，說明除非緊急情況不得觸碰。

根據她自己的經驗，提拉猜想薩琳娜大概會用髮刷或木勺來讓倫克記取教訓。

提拉伸手抓住梯子的橫檔。偷看一眼，不會怎樣的！

***

提拉看得入迷了。這份激情！這份戲劇性！她一直很喜歡倫克，不知怎地，看著他承受屈辱的幽谷，只讓他在她眼中更加令人欽佩。

幾週前，提拉自己趴在薩琳娜膝蓋上時，曾透過窗戶瞥見一頭金髮。從那時起，提拉就懷疑法朵試圖在尼伯龍根村偷看別人被打屁股。現在她明白原因了！

「很精彩，對吧？」法朵的聲音插了進來。

提拉心不在焉地點點頭，然後輕聲說：「是啊，法朵，薩琳娜不停地打啊打，但倫克就是趴著一動不動地承受！妳怎麼──」提拉僵住了，回頭一看，發現法朵正從梯子底部仰頭望著她。

「法朵？妳在這裡做什麼？妳會害我們被發現的！」

法朵得意地笑，絲毫不費心用低聲細語掩飾音量。「害『我們』被發現？我又沒有侵犯可憐的倫克的隱私！薩琳娜會怎麼想？」

提拉的目光在上方的打屁股聲和下方的折磨者之間來回掃視，祈禱自己的耳語不會傳到薩琳娜耳中。「法朵，妳這個偽君子！不到一分鐘前，妳自己也在偷看！」

「提拉，妳這個偽君子，不到一分鐘前，妳還在教訓我關於偷看的事呢！」

提拉絕望地舉起一隻手，做出投降的手勢。「好啦，好啦！但這是我們的小秘密，對吧？聽著，我現在懂了！妳一定得看看這個！」

法朵眉開眼笑，彷彿提拉剛剛邀請她參加一場愉快的茶會，然後爬上梯子，站到提拉身旁。「既然這樣，我們倆最好都小聲點！」

提拉聽到木梯橫檔在她們兩人重量下吱嘎作響，全身緊繃。這局面遠超出她的預期，但提拉將手指壓在唇上，示意法朵優雅地安靜。兩個同謀點了點頭，慢慢抬起頭，觀看倫克樹屋內正在上演的一幕。

***

髮刷打在倫克薄薄的內褲布料上，聲音比先前懲罰時更清脆，但不如隔著羊毛外衣打時那種沉悶響亮。倫克發出一聲戰吼，然後咬住嘴唇維持鎮定。「一下，薩琳娜！」

薩琳娜思考著第一個問題，決定從最基本的開始。「你今天對永恆森林學到了什麼？」

「我完全不知道它這麼危險！我再也不會聽那小子的話了！」

薩琳娜揚起一道眉毛。「什麼小子？」

倫克瑟縮了一下，感覺第一下拍打的餘波仍在擴散，在髮刷留下一道新腫痕的地方灼痛。那感覺就像第二下懲罰一樣自成一體。然後他才反應過來這個問題。「那個沒有臉、紅眼睛的男孩！我在永恆森林遇到他的！」

薩琳娜既鬆了口氣又惱火地吐了口氣。「我知道他。所以，你就是這樣被帶偏離森林小徑的？」

倫克用力點頭。薩琳娜暗自思忖，今天是否有時間去找一個虛無飄渺的森林精靈，再打它一頓屁股。她重新注視著倫克，心中充滿新的寬慰。知道倫克離永遠迷失有多近，讓她既想把倫克緊緊擁入懷中，永遠不放手；另一方面，卻也讓她恨不得把他的懲罰從頭再來一遍，就因為他這麼愚蠢。薩琳娜嘆了口氣，選擇了折衷。「好吧，我不會因為你不知道那些你本來就不可能知道的事而懲罰你。但是……」

她將髮刷斜斜地打在倫克的左臀瓣上，力道之重，倫克痛嚎著猛地彈起。

「數二下！」薩琳娜不為所動，命令道。

倫克在喘氣間勉強喊道：「兩下，薩琳娜！」

薩琳娜舉起髮刷，準備打出第三下。「你以後還會不會再揹著我，獨自去探索永恆森林？」

倫克喘著氣，停下來思考他的答案。「我不能保證，薩琳娜！」

薩琳娜的耳朵抽動了一下。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倫克雙腿夾緊，彷彿擔心自己即將多挨一下。「妳要我仔細想過再回答，薩琳娜。要是以後有別人在森林裡迷路了怎麼辦？我會需要像妳幫我一樣，去幫助他們！」

薩琳娜心中欽佩，點了點頭。她已記不得上一次有孩子在她膝蓋上如此無助地趴著時，還敢這麼大膽回答問題是什麼時候，但她無法生氣。「說得有道理。但如果你自己都迷路了，就無法幫助任何迷路的尼伯龍根……這樣吧，下次我去永恆森林時，我帶你一起去。等你學會那些路徑，要認路並不難。但在那之前，那裡是禁區。保證？」

倫克放鬆了雙腿。因為他的扭動，內褲開始往上勒成 wedgie（卡在臀縫）。薩琳娜可以看到他臀部的粉紅色已加深為淡淡的、糊狀的紅色。雖還不是薩琳娜喜歡看到的那種亮紅色，但他們有進展了！「我保證，薩琳娜！」

薩琳娜微笑起來，舉起髮刷。「那就這麼說定了！別忘了數三下！不再提醒你了！」

她將第三下瞄準他下臀的正中央。在緊繃短褲未能完全覆蓋肌膚的地方，倫克感覺那結實的髮刷表面，同時蓋住了他兩邊的坐骨點！感到兩滴新鮮的眼淚湧上，他幾乎是用吼的：「哈——呀！三下，薩琳娜！」

薩琳娜想起聽老疙瘩講述倫克的惡作劇時，心中一股怒氣又升起。「等我帶你去見老疙瘩時，你要對他說什麼？」

「我會告訴他我很抱歉！我再也不會去騷擾他了！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又要用火花種子射我！或是用大棍子打我！」

薩琳娜好奇地仔細看了看倫克的屁股。果不其然，在他左臀瓣下方，有一塊小小的、斑點狀的瘀傷，形狀恰恰就是一顆火花種子。「這主意不壞！等我帶你去見他時，我們讓老疙瘩來決定！」薩琳娜很滿意將倫克後半邊天未來的命運交由老疙瘩裁決，決定原諒他霸凌的行為，然後轉向她議程中的下一項。

她打出第四下，同樣打在中央，但這次略高一些，力道在倫克緊繃的棉質內褲上掀起一陣漣漪，在撞擊點留下一個橢圓形的印記。倫克專注於壓抑叫喊，以至於忘了數數。薩琳娜等了幾秒，然後迅速連續打出第五和第六下，兩邊屁股各一下。「你的數數，倫克！」

「嗯！四下！五、六！」

薩琳娜輕輕壓住倫克的腰，像是在擁抱他，卻也是在提醒他目前的姿勢，準備好必要時迅速接連揮打。「不，倫克。只有四下。別再假裝不痛了，專心數數，專心回答問題！」

倫克將額頭貼到木頭桌面上。世界上沒有什麼比屁股上那陣敏銳的刺痛感，更能讓你覺得自己像個傻瓜了！「四下，薩琳娜！」

薩琳娜問了第一個跳進她腦海中的問題。「你當初到底為什麼要聽梅多的話？」

薩琳娜本以為這個問題可以爭取一些時間，也許能讓倫克思考，是哪一連串愚蠢的決定導致他差點喪命。她以為這問題可能會激怒他。沒想到，出乎她意料的是，倫克開始抽泣，雙肩顫抖。

「我……我當時……很害怕！」

「怕梅多？他再也欺負不了你了！你打得過他！」

倫克搖搖頭，淚水轉為劇烈、顫抖的啜泣。「怕……他會叫我懦夫！怕我自己就是個懦夫！」

剎那間，薩琳娜的心融化了。她把髮刷放在身邊，離開倫克的視線，輕柔地撫摸他的背。「你不是懦夫，倫克。梅多說那些話，是因為你現在比他強了！」

「不是因為他！是因為我！我怕那些噩夢！我怕到不敢睡覺！我怕那個騎馬的男人！我什麼都怕！」倫克崩潰了，毫不掩飾地哭了起來，他下方的桌面被淚水沾濕了一片。

薩琳娜既驚訝、又寬慰、同時也擔心，她讓他好好地哭了一場，撫摸著他的頭和肩膀，直到他擦乾眼淚，試圖重新堅強起來。倫克感覺到她的右手放在他屁股上，但這次是撫摸，彷彿她想撫平她在那裡留下的紅色印記。

「倫克，我要你知道，你是我認識最勇敢的尼伯龍根。每次要打你屁股時，我都會緊張……你想知道一個秘密嗎？」

倫克金色的頭髮隨著他好奇地抬起頭而晃動。當他與她目光相接時，薩琳娜朝他眨了眨眼。「每次我打梅多屁股，他在我落下第一下之前，就哭得像個嬰兒。所以，下次梅多找你麻煩時，記住這點，看看對你有沒有幫助！」

倫克一聲抽噎的喘息轉為咯咯笑，然後他的呼吸終於平緩下來。「但我的噩夢怎麼辦？」

薩琳娜思考著自己能說什麼。她知道倫克原本並非尼伯龍根所生。她從未對倫克撒謊過他的身世，但也沒有告訴他全部真相：他的母親不是尼伯龍根……尼伯龍根沒有母親。她一直在等時機成熟。

但倫克每天都在長大、變得更強壯。很快，他不是森林之子的事實就會顯而易見。薩琳娜想把倫克從膝蓋上抱起來，告訴他一切。乞求他的原諒。懇求他打她屁股來代替。但智慧長老樹尊重了倫克母親的臨終遺願，要盡可能地將他的真實出身嚴加保密，讓他遠離外界的爭鬥與戰爭，至少等到他長大能夠面對。

薩琳娜感到胃裡一陣下沉，她選擇讓智慧長老樹來決定何時才是正確的時機。「我不知道你的噩夢是怎麼回事，倫克，但不論它們會帶來什麼，我保證，你不會獨自面對。」

倫克咀嚼著薩琳娜的話，有點困惑，但同樣感到安慰。

「現在，」她說，語氣溫柔。「我得把你的屁股露出來，才能好好地打完你這頓屁股。」

***

在倫克的樹屋外，法朵和提拉努力忍住各種驚喘和反應：對倫克所承受的猛烈拍擊感到震驚，對聽到梅多是愛哭鬼的消息忍俊不禁，看到倫克卸下心防那種心碎場面時的淚水，以及對薩琳娜安慰他的溫馨場景發出輕嘆。

她們本以為，經過這一切，薩琳娜該滿意了。但現在，光屁股打屁股？這可是只留給最嚴重的過錯才會動用的！話說回來，倫克確實觸犯了尼伯龍根村一條最根本的規矩。

而更令她們震驚的是，倫克似乎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這個命運，連一聲抗議的嗚咽都沒有？提拉和法朵為了爭取更好的視野，臉頰都擠在一起了。在

尼伯龍根村的女孩之間，一致公認倫克是男孩中最英俊的，儘管他自己並非尼伯龍根。

一個如鳥鳴般高亢的聲音響起:「嘿！妳們兩個壞蛋到底在做什麼？」

法朵和提拉在共用的梯級上危險地搖晃，她們各自放開一隻手去護住自己的屁股，彷彿薩琳娜是個復仇的幽靈，前來在半空中打她們屁股。她們轉頭，發現是她們兩人的精靈同伴。提拉的精靈雙臂交叉，翅膀平穩地搧動。法朵的精靈則是雙手叉腰，用腳點著空氣，彷彿站在看不見的地板上。

提拉和法朵目光相遇，各自希望對方能給出什麼絕妙的解釋。她們的精靈同伴不只是朋友。她們是守護者、顧問、道德嚮導！提拉和法朵無法提出任何辯護，只能看著她們的仙子，等著她們去通知薩琳娜，甚至命令她們爬上梯子，禮貌地請求立刻在倫克面前被打屁股！

但兩名仙子卻邪惡地一笑，輕快地飛落在各自尼伯龍根孩子的頭頂上。「妳們竟敢看這個......不邀請我們！」

***

倫克的心因期待而狂跳。他害怕這一刻，很清楚它終將來臨，但心中仍抱持希望，薩琳娜會免去他這最後的屈辱。但漫長的打屁股過程已磨掉了他的倔強，現在他發現自己準備好接受命運。他知道這是他懲罰的最後一部分，他決心要像個勇敢的尼伯龍根一樣承受。

薩琳娜輕柔地扶倫克站起來，伸手到他外衣的裙襬下，解開繫住他白短褲的繩結。倫克的雙手先一步飛向那些繩結。「拜託，薩琳娜！......我可以自己來嗎？」

薩琳娜點點頭，禮貌地將頭轉開，讓倫克拉下他的內褲，剛好褪到臀部以下。當他將短褲往下滑時，他才意識到它們有多不舒服。他拉住外衣的前襬，遮在腰前，慶幸破爛的外衣殘骸仍提供了最後一絲端莊的遮蔽。倫克感到自己臉頰發燙，站在那裡，暴露而脆弱。然而，颯颯吹過樹屋的涼風拂在他另一對泛紅的雙頰上，卻感到一陣舒適。

倫克順從地回到原位，將破爛外衣的後襬像一片整齊的蓋子般翻起來，露出他泛紅的臀部。薩琳娜正準備開始，眼角餘光卻捕捉到一縷閃光，像陽

光下的精靈塵。她眨了眨眼，仔細看向門外的梯子，但看到眼前倫克光裸的臀部，她選擇專注於手邊的任務，繼續打屁股，從手掌開始，彷彿他們又重新開始一遍。

薩琳娜對倫克在質問中的回答感到滿意。要是他回嘴或找藉口，她原本計劃要將懲罰延長到必要為止。現在這樣，薩琳娜急於結束倫克的苦難，卻也決心不留情面，直到他的屁股像紅蘋果一樣閃亮。

倫克已經知道自己接下來好幾天都會很難坐下。但羞恥、罪惡、屈辱和痛苦，都與一連串新的感受形成強烈對比：愛、安全感……以及無畏。倫克的淚水再次湧出。倫克幾乎沒注意到薩琳娜暫停了手掌的拍打，眾多拍打累積的痛楚，如今已壓過了他感知單一下巴掌的能力。

但當他感到清涼的木質髮刷在他屁股上撫過，並聽到警告性的輕敲時，他最後一個念頭，是對薩琳娜的感激，以及對自己命運的接受。

***

法朵和提拉及時縮頭躲過薩琳娜的注意後，又壯起膽子抬起頭來見證這最後的高潮。薩琳娜用髮刷毫不留情地拍打倫克，倫克哭嚎著、四肢撲騰，但薩琳娜只用一隻纖細的小手將他固定在原位，倫克卻憑藉純粹的意志力，拒絕離開姿勢或用手阻擋！

她們這場偷窺頑皮舉動的樂趣，早已被敬畏與同情取代。兩個女孩都想衝到倫克身邊安慰他，或撲倒在薩琳娜腳下坦白一切。提拉頭抬得更高，忘了任何假裝躲藏的藉口，準備喊出：「拜託！打我代替他吧！」

但命運介入。倫克左腳踢得如此猛烈，他的靴子飛過整個房間，穿過敞開的門口，正中提拉的臉。法朵有時間看到事情發生，卻來不及反應。提拉反射性地抓向法朵，她們兩人共同踩著的梯級呻吟了一聲，斷成兩截，法朵反射性地抓向最頂端的梯級，整個梯子從平台鬆脫，她們全都在一場瘋狂的混亂中摔落地面，最後變成一個最終的、女孩式的擁抱，連同兩個無助地抓著女孩頭髮的仙子。

倫克忙於承受懲罰，完全沒察覺這陣騷動，但薩琳娜什麼都看見了。她低頭看向倫克，檢視自己的傑作。輕柔但迅速地，薩琳娜把自由哭泣的男孩從膝上扶起來，讓他將頭靠在桌邊休息。

薩琳娜從平台邊緣探頭，認出了法朵和提拉，兩人皆昏迷不醒，臉上掛著困惑的表情。薩琳娜無聲地憤怒想著:「真是夠精彩的一天！」

她拍拍自己上衣胸前提醒她的精靈，派她下去查看那兩個間諜。既然仙子天生具有治癒魔法，薩琳娜也沒法為她們多做什麼，因此決定暫時將全部注意力放在倫克身上。

倫克哭得稀里嘩啦，用前臂擦去淚水，仍努力維持著姿勢。「哇？怎麼了？是我踢得太用力了嗎？」

「不是，你的梯子垮了。你有備用的嗎？」

倫克眨了眨眼，然後用外衣前襟擤了擤流個不停的鼻子，努力回想任何與悔改自己不當行為、接受應得懲罰無關的事。「有，我袋子裡有一條繩梯。」

薩琳娜驕傲得容光煥發。「你太棒了，倫克！去角落站著等我。」

倫克的目光飄向立在角落的那根木杖。「妳……妳接下來要用那根棍子抽我藤條嗎？」

薩琳娜順著他的目光看向那根偷來的棍子。在被打斷之前，她一度非常想額外用枝條抽他，或用那根偷來的棍子抽他藤條，以懲罰他的偷竊行為，增添一分最終的詩意正義，但倫克是那麼勇敢、那麼聽話、那麼悔悟，她的心融化了。「不了。你勇敢地接受了懲罰，倫克。我以你為榮。」

倫克抬頭看著她，眼中閃爍著淚光。「謝謝妳，薩琳娜。我為了我做錯的事，害得必須挨這頓打，感到很抱歉。」

薩琳娜微笑，伸出手臂環住他，引導他走向角落，同時自己一把抄起那根偷來的木杖，掛在腰帶上。她有種預感，這根棍子會派上用場。「你被原諒了！但別忘了，你還欠老疙瘩一個道歉。我們明天把這還給他。如果你到那時還覺得內疚，你可以問他，他是否覺得你該挨一頓藤條。我不會強迫你開口問他。這由你自己決定。站在這裡，好好想想今天發生的一切，直到我來叫你。」

倫克點點頭，拉起短褲，儘管有可能被藤條抽打，卻奇異地感到安慰和被原諒。薩琳娜最後一次滿足地看著她最喜愛的小朋友站在那裡罰站，然後轉身去繫繩梯。

她關上身後的門，不想讓倫克立刻知道他被偷窺了的可怕事實。該怎麼辦才好？

令薩琳娜鬆了口氣的是，她的精靈回報，法朵和提拉都沒有受到持久的傷害，不過她們兩個都打了個非計劃中的盹。

薩琳娜看著四個搗蛋鬼在草地小丘上堆成一團的荒謬景象，抿緊了嘴。「她們的精靈同伴呢？」

「醒著，但翅膀有點凌亂。」

薩琳娜放下繩梯，當繩梯尾端輕輕拍在下方法朵朝天翹起的屁股上時，她忍不住笑了。未來的預兆啊！真可惜法朵沒醒著欣賞！

「我要去安頓倫克睡覺。等她們三個都從午睡中醒來，再讓女孩們好好地向他道歉。」

薩琳娜的精靈扳著指節，然後伸展手臂，做出打精靈尺寸小屁股的模擬動作。「別忘了也要好好教訓一下她們的仙子。偷看倫克本身就已經夠糟了，但精靈守護者引領她們的尼伯龍根步入歧途？無論你給她們什麼懲罰，我都要加倍！事實上，趁她們的尼伯龍根還在恢復，我看沒理由拖延！」

薩琳娜想到自己有這麼一個志同道合的守護者，咯咯地笑了起來！當薩琳娜重新進入他的樹屋時，倫克好奇地看著她，但記憶中剛被打完屁股的鮮明印象猶在，他既不敢探問也不敢爭辯。「我決定了。我要請老疙瘩用藤條抽我。我還想請智慧長老樹也用枝條抽我一頓！」

薩琳娜愣了一下，希望倫克是在開玩笑。「沒必要這麼急著討懲罰啊，倫克！」

倫克以一種不容爭辯的堅定眼神投向薩琳娜。「我不怕！」

薩琳娜聳聳肩，然後揉了揉他的頭髮。「好吧，我想我們可以把決定權留給他們。」

他打了個呵欠，揉揉惺忪的睡眼，薩琳娜將他從罰站中解放出來，引導他走向床鋪。

薩琳娜伸手去抓他外衣的領口，想把它向上拉過頭頂脫掉。「你的衣服破成破布了！我會幫你縫好！」

倫克抓住外衣的衣襬，紅著臉說：「不要！拜託，薩琳娜，讓我自己來！」

薩琳娜鬆開手，覺得自己有點冒失。「哎呀！對不起，倫克。習慣了。我出去，給你一點隱私。」這是一個苦樂參半的時刻。倫克還是嬰兒時被託付給她照顧，是她幫他穿衣服的。一眨眼，她感到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復返。

倫克將破爛的衣服放在門外，然後從簾子後探出頭來。薩琳娜還以為他仍對裸露身體感到害羞，直到她看到他已換上了備用的束腰外衣和帽子。「薩琳娜？謝謝妳，為了所有的一切！」

薩琳娜的回答是在他額頭上印下一個吻，然後留他一個人午睡。她聽見他在永恆森林徹夜未眠後，撲通一聲跳上床。

當薩琳娜爬下梯子時，她聽見自己的精靈正在召集法朵和提拉的仙子，每隻翅膀都被她捏著引導。「嘿！聽著！你們兩個真可恥！一個精靈引誘自己的尼伯龍根陷入如此墮落？這簡直是整個精靈族的恥辱！」

就在薩琳娜準備攔腰抱起法朵時，那個金髮的尼伯龍根動了動，顫聲咕噥道：「……再五分鐘，媽咪！」

薩琳娜咧嘴一笑，在法朵屁股上輕快地拍了一下。「哦，太好了！妳醒了！」

法朵像小狗一樣驚叫，這一巴掌把她打醒了。她才從一個生動的夢中醒來，夢裡她被按在膝蓋上，在全體尼伯龍根面前被打屁股，法朵嚇得說不出話，隱約意識到她的噩夢成真了！

令法朵鬆口氣的是，薩琳娜把她放下，卻又給了她扎實的一巴掌，並指向法朵的樹屋。「馬上回家等我。如果妳這麼好奇我怎麼打倫克屁股，妳不必偷看，我會親自示範給妳看！」

「求求妳，不要在所有其他尼伯龍根面前打我屁股！」法朵哀求。

薩琳娜假裝考慮這個提議，彷彿法朵剛剛給了她一個絕妙的主意。「嗯！這倒是教妳尊重他人隱私的一個公平辦法！」

薩琳娜從腰帶抽出那根木杖，在攤開的掌心上啪地一抽，然後遞給法朵：犯人得自己扛著斧頭去刑場！「等我打完妳和提拉，我會給妳一個機會，當面向他道歉。我們再看看，他是否認為妳值得保有隱私的尊嚴。但無論如何，在妳向倫克道歉之後，妳會額外挨一頓藤條。現在，開步走，法朵！」

法朵服從了，已經認命，絕望地祈求倫克對她仁慈。

薩琳娜的精靈用腳指了指仍昏迷不醒的提拉。「如果妳要等那個醒來，我先去開始給這兩個傢伙一點教訓！」那兩個罪孽深重的仙子抖得如此厲害，灑下了一陣精靈塵雨。薩琳娜點點頭，驕傲地看著自己的精靈把那兩個怠忽職守的仙子拖走，她們倆都護著自己微小的、閃閃發光的屁股。

薩琳娜看著提拉，失望地嘆了口氣，她仍昏迷不醒，臉上掛著傻傻的笑容。「嘖嘖，提拉。我懷疑法朵在鬼鬼祟祟地想偷看其他尼伯龍根被打屁股。但我本以為妳會更懂事的！」

薩琳娜原本一直在考慮請提拉跟她一起，分擔一些尼伯龍根村更多的責任。這些日子，惹麻煩的尼伯龍根實在太多了！

當她將提拉軟綿綿的身子扛上肩膀時，薩琳娜盤算著她的待辦清單：先是法朵和提拉，然後是她們的仙子，然後是梅多（他總是特別棘手），然後法朵和提拉得向倫克道歉，這意味著法朵和提拉又要挨一頓打，這又意味著她們的仙子又要挨一頓打！

提拉呻吟了一聲，在薩琳娜肩上挪動著重量，彷彿在夢境中正承受著想像中的打屁股。

薩琳娜在提拉朝天翹起的屁股上，戲謔地拍了一記警告的巴掌。「別亂動，提拉，我正揹妳回家！」

「……對不起，薩琳娜……」提拉迷迷糊糊地咕噥。

薩琳娜翻了個白眼，疲倦地微笑。對一個趴在膝蓋上、屁股朝天準備挨打、又滿心悔悟的尼伯龍根，不管你有多調皮，你實在無法一直生她的氣。

尾聲：
薩琳娜忙碌了好幾天。她趁提拉恢復時，開始打法朵的屁股。等提拉完全清醒，看到那景象時，她真希望自己從未醒來！薩琳娜指示法朵雕刻一塊木牌，上面寫著：「我喜歡在別的尼伯龍根被打屁股時偷看！」這讓法朵有充分的時間，一邊猜測自己未來的命運，一邊看著薩琳娜執行提拉當天的第一頓打。在一場嚴肅的對話後，兩個淚眼汪汪的女孩保證絕不再犯。法朵甚至坦白了過去每一次她偷看到的打屁股，希望能證明自己的誠意。

儘管如此，薩琳娜還是把法朵按在膝蓋上，用木勺打了第二回合，而提拉在等待輪到她時，也得刻自己的木牌。薩琳娜的精靈也沒讓她忘記，要對那兩個犯錯的仙子重複整個程序，不過薩琳娜為了節省時間，一次同時打那兩個仙子，她的手掌和木勺都能輕易覆蓋那兩個微小的屁股。

兩個女孩被迫把木牌掛在頭上，被押送到倫克的樹屋去道歉，並接受倫克的裁決。倫克從最初的震驚恢復後，被允許用接骨木髮刷，幫薩琳娜打那兩個搗蛋鬼（以及她們的仙子）的屁股。這遠遠足以讓他忘記最初的不快。當薩琳娜開玩笑地問，提拉和法朵是否該當眾挨藤條時，倫克情願讓法朵和提拉完全免受藤條之刑。

然而，法朵和提拉卻因自己對待倫克的行為而深感自責。提拉請求在全體尼伯龍根村面前，接受一頓漫長、用力、光屁股的打屁股，好讓她成為其他孩子的榜樣。這比法朵原先預期的多了一點，但當薩琳娜稱讚提拉的成熟與勇氣時，法朵也自願接受公開的懲戒。到這個地步，兩位仙子乾脆認命，她們大概會日夜被薩琳娜的精靈打屁股，只為了跟上進度。法朵和提拉被派去，掛著她們的木牌挨家挨戶，向每個尼伯龍根和精靈宣布她們公開受罰的時間、地點和原因。

法朵和提拉的公開鞭打被推遲到隔天。薩琳娜終於在傍晚抵達梅多的家，發現他正怒氣沖沖地踱步。起初，梅多激烈爭辯自己太重要了，不能被打屁股，但薩琳娜堅持，如果他沒有勇氣面對，打屁股對他也沒有好處。令她意外又高興的是，梅多請求打屁股，並將自己的皮帶遞給薩琳娜。儘管梅多一貫愛欺負人，薩琳娜知道梅多確實真心想幫助其他尼伯龍根。當然，這並沒有阻止她把梅多的屁股打到皮開肉綻，直到他保證再也不會去招惹倫克。

隔天，薩琳娜護送倫克到永恆森林向老疙瘩道歉。在倫克的提議下，老疙瘩有點太高興能將倫克按在他那細枝般的膝蓋上，作為打斷他午睡的報復。倫克懊惱地發現，老樹人的手掌硬得像木頭髮刷，而他的每根手指都如同藤條般柔韌而纖細。倫克還雙手扶膝，接受了老疙瘩用接骨木棍抽打的六下藤條。當老疙瘩開始滔滔不絕，說起在他那個年代，頑皮的小樹苗還會被用爆炸火花種子射擊來懲罰時，薩琳娜在倫克自願接受更有創意的懲罰之前，介入阻止。老樹人似乎滿意了，並將那根偷來的木杖送給薩琳娜，作為讓擅闖的小孩子守規矩的禮物。

當她和倫克手牽手走回家時，薩琳娜瞥見了永恆森林中那孤獨、紅眼精靈小孩的身影，盤旋在陰影深處的一具頭骨上方。因為倫克與她同行，薩琳娜選擇暫時不理會那精靈，但心中記下，要去問問智慧長老樹，有沒有可能捕捉——並打屁股——骷髏小孩的方法。

回到尼伯龍根村，薩琳娜懇求倫克幫她完成提拉和法朵的藤條刑罰，倫克猶豫地同意了。他討厭看到任何其他尼伯龍根受苦，但他知道薩琳娜已分身乏術。想像一下倫克有多驚訝，當不僅法朵和提拉，連梅多都來到石陣，準備接受公開打屁股！當發現倫克將擔任薩琳娜的助手時，梅多差點氣呼呼地退出，但薩琳娜的一個眼神，加上幾聲竊笑和起鬨的評論，就足以說服他堅持到底：而且是不只一種意義上的到底。

提拉雙手放在腦後，脖子上掛著那塊宣告她羞恥的木牌，光著屁股，緊張地看著薩琳娜將法朵按在膝蓋上，而倫克則在石陣中央，將臉色蒼白的梅多按在他膝蓋上，周圍環繞著好奇的旁觀者。提拉看見薩琳娜向她眨了眨眼，然後落下打向法朵的第一巴掌。這不算太令人振奮，但一想到倫克在面對他自己的正當懲罰時所展現的勇氣，提拉便感到一陣解脫。她準備好面對即將到來的一切了。

由於兩個打屁股的人必須輪流懲罰五個挨打的人，這場公開懲罰持續了整個下午，而薩琳娜乾脆堅持從頭開始懲罰，程序包括：先用手打屁股，然後依序是髮刷、木勺、皮帶、一捆由智慧長老樹親自提供的細枝條、由萬事通兄弟雕刻的一把拍板，最後，終於用那根接骨木杖執行藤條刑罰。薩琳娜的精靈確保法朵和提拉的仙子，在過去這一天一夜裡持續不斷地被打屁股（精靈的屁股由於其治癒魔法，有著驚人的恢復力）。

最後，所有尼伯龍根都向梅多、法朵和提拉道賀，恭喜他們挨完了打，甚至倫克和梅多也握了手。薩琳娜看著那三個光裸、被打得通紅的屁股列隊回家的景象，慶幸自己任務圓滿達成。

小母親的工作永遠做不完，而她也樂此不疲！

[全書完]

獸腹中的美人

第一章：大魚

「救救我。我被困在達格加多爾大人的肚子裡。
——拉碧斯

附註：別告訴我父親！」

倫克和奈薇亞在阿瓦隆湖邊釣魚時，發現了藏在瓶子裡的字條，到現在已過了一天一夜。倫克原本還懷疑是惡作劇，直到他偶然遇到兩個梅羅漁夫（倫克心想，以他們滿身的鱗片和魚鰭來說，「魚人」這職業還真貼切）。給他們看了那張奇怪的字條後，倫克才得知拉碧斯是他們公主的名字，而且她確實失蹤兩天了。原來，達格加多爾大人是一條神聖的大魚，因智慧而備受全體梅羅族崇敬。

在梅羅領域周邊探索了一週，尋找有關魔法「梅羅藍寶石」下落的線索後，這成了倫克目前為止碰上的唯一一條線索。雖然費了番功夫說服，但那兩個梅羅漁夫覺得，一個能抓到那麼多魚的男孩，對阿瓦隆人來說，應該不至於太壞，所以他們同意領他去梅羅王的宮殿。

倫克心意堅決，知道無論如何都得救出公主……即使這意味著要無視拉碧斯公主的指示，把事情告訴她父親——梅羅·德·邦十六世國王。

國王那肥嘟嘟的鯰魚鬚顫抖著，檢視那張字條。「呵，這封信！是拉碧斯公主寫的！嗯……我看看……她在達格加多爾大人裡面？那不可能！我們的守護神達格加多爾大人，絕不會吃掉我親愛的拉碧斯公主！可自從那個陌生人，馬多克·德拉科米爾來到這兒，達格加多爾大人的鰓就有些發青……」

倫克等著，國王似乎停頓下來思考這個問題。他又多等了幾秒。然後又幾秒。正當倫克張嘴想說話，國王坐直身子，肥肚子因使力而劇烈晃動。

「證據似乎很清楚了。你當然要去找拉碧斯。你可以穿過這裡，到達格加多爾大人的祭壇。這封信我留著。裝信的瓶子你留著。恭敬地拿著……梅羅！」

梅羅王試了好幾次，才把他那龐大的身軀從座位上挪開，開始往旁邊挪動體重，緩緩打開了藏在他水中寶座後方、通往祭壇的路。

國王為這英勇的挪動他肥臀的舉動，尖銳地呼了口氣。「咿唔！好了，小伙子！去吧，快去吧！哦……要是你發現拉碧斯公主又不聽話，跑去達格加多爾大人嘴裡玩耍，務必告訴她，她麻煩大了！叫她等著回家後，被爸爸狠狠打一頓屁股！」

梅羅王舉起一隻纖細有蹼的手，用力揮下，但手臂搆不到他那巨大肚腩之外的地方。「唔……話說回來，或許她沒不聽話。希望她不在達格加多爾大人的肚子裡。我可不想打她屁股……那種事，我以前都是託付給她母后的！」

倫克只聽進一半，死命地點著頭，試圖擠過國王那雄偉的腰圍。「是，陛下！我很樂意幫忙！那梅羅藍寶石的事呢？」

梅羅王停下從寶座蹭下來的動作，讓倫克危險地被擠在一塊岩石和一個柔軟肥滿的地方之間。「嗯？是啊，是啊！那是件宏偉的神器！還有，既然你這麼說，你是個樂於助人的年輕人，我能否厚顏請你再幫個小忙。假如……唯有假如！但，如我所說，假如你真發現我心愛的河豚小公主又離家出走，跑進達格加多爾大人嘴裡玩耍，能否勞你駕……代替我懲戒她？當然，我不是說她一定有罪！她是個可愛的孩子，就像她母親！我只是出於對你已付出莫大努力的尊重，也考慮到你必須以她父親身分，代行父母之責的需要，才提起這個可能性，這你當然明白！萬一有此需要，萬一她真的、確實該受罰；你自然獲有我的許可，打她的屁股！」

倫克狂點著頭，奮力擠過國王朝出口走。「是，陛下！只有在她不聽話的時候！明白了！那，關於梅羅藍寶石呢？」

「哦！等我家親愛的小兔几——小碧斯幾公主被酒出來，我們再談那個也不遲！太棒了！我正琢磨著，什麼時候會來個能幹的年輕人問起梅羅藍寶石呢！我甚至不介意你是阿瓦隆人！」

奈薇亞納悶梅羅王到底在說什麼，但她還來不及問，倫克已奮力擠過梅羅王那巨大的臀大肌，喊道：「是，陛下！救出梅羅公主，找到寶石，送她回家！」

「還要打她屁股……只在必要的時候！」梅羅王一想到得讓別人來懲罰他心愛的女兒，便垂下了頭。

「對！只在必要的時候！」倫克回答，不再理會國王，衝下那華麗的拱形走廊，朝隱密的聖所而去。

達格加多爾的祭壇，是一片巨大、純淨的池塘，四周被高聳難越的岩層圍繞。倫克走近池塘，驚訝地看見一條比任何鯨魚都巨大的魚破水而出，然後把頭靠在加高的木頭碼頭上，活像一隻期待零食的友善小狗。

奈薇亞在倫克的帽子後輕輕彈跳。「好了，倫克，上啊！要有禮貌！」

倫克不確定該如何向一條神聖的巨魚致意，便鞠了個躬。「呃……偉大的達格加多爾？我來找拉碧斯公主！您見過她嗎？」

碼頭的木頭在魚的重量下呻吟，那魚明確地上下晃頭回答：見過！

倫克縱身一跳，發出一聲中氣十足的「哇呼！」慶祝，才想起該恭敬鞠躬。「既然如此，我能見她嗎？」

達格加多爾發出一聲低沉隆隆的呻吟，左右搖了搖頭：不行！

倫克惱了，猛抬起頭，忘了恭敬，回頭向奈薇亞尋求答案。「那……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倫克！當心！」精靈尖聲喊道。

就在倫克移開視線時，達格加多爾的頭猛然前衝，濕黏的嘴唇啪地重重撞上倫克，力道之大，把男孩打得向後跌坐在地。聽到一聲可怕的咆哮，倫克握住劍柄，卻只見達格加多爾縮回水中，側身翻滾。倫克這才意識到，那咕嚕咕嚕的聲音不是戰鬥的怒吼，而是從大魚胃裡傳來的。

倫克揉著摔疼的尾椎骨，站起身，抹掉臉上的魚口水。「你……餓了？」

達格加多爾又點了點頭，伴隨著一聲宛如鯨歌的呻吟，但這回倫克注意到，大魚的叫聲帶有悲傷、痛苦的意味。難怪梅羅族如此崇敬祂。

倫克低頭瞥見補給袋外晃著一條風乾的鹹阿瓦隆鱸魚，本來是他打算當晚餐的。達格加多爾大人正飢餓地盯著它。倫克用鉤子吊起鱸魚，在達格加多爾面前晃了晃。達格加多爾的肚子再次咕嚕作響，但大魚仍沒有動作。

「呃……來，魚魚，魚魚，魚？」倫克唱道，隨著時間流逝，覺得自己越來越蠢。

聽到倫克唱歌般的聲音，達格加多爾把頭往碼頭一甩，力道之猛，倫克不得不用空著的手撐住自己。他感到一股熱風，帶著臭雞蛋的味道，巨魚張大了嘴，那嘴足以一口吞下梅洛妮牧場的一整匹馬。倫克一陣噁心，但達格加多爾以急切、充滿智慧的眼神低頭看著他。

奈薇亞興奮地振著翅膀。「哦！記得那張字條嗎？『我被困在達格加多爾大人的肚子裡！』但我們怎麼能……等等！倫克？你在做什麼？！？」

奈薇亞還來不及反應，倫克已向前躍入巨魚的口中。奈薇亞慌忙跟進，嘴巴正好猛地閉合，她的精靈光芒成了唯一的光源。

奈薇亞用小小的拳頭捶著倫克的帽子，力道跟小貓差不多。「倫克，那太瘋狂了！你到底在想什麼？」

「我在聽妳的啊！」倫克回答，十分真誠。

奈薇亞還來不及醞釀出說教模式，周圍便開始亮起病態的黃色光芒，每團光都有人頭那麼大，與達格加多爾口舌的紅粉色血肉形成鮮明對比。

倫克遮住眼睛，擋住那詭異的光芒。「那些是什麼？」

「賈里-吉里瘡！是寄生蟲引起的。可是……我從沒見過也沒聽說過這麼大的？」

「危險嗎？」

「瘡本身不危險，但那是由賈里蟲或吉里蟲把卵埋在肉裡造成的感染。正常大小的會電你一下，像黃蜂一樣刺痛，但這麼大隻的？」奈薇亞厭惡地尖叫，飛到倫克帽子下躲了起來。「呃，要是你看見什麼像在飛的水母的東西，千萬別碰！你會被電死的！」

「謝了，奈薇亞！」倫克咧嘴一笑，收劍入鞘，伸手去拿他的木製長棍。倫克曾雇可可利可的鐵匠改造他的棍子以便攜帶。棍子不是用單一樹枝做成，中央有個金屬握柄，帶有凹槽，可完美接合兩根較短的棍子，重量分配得宜，不論從中央握持，還是像傳統長棍那樣從任一端揮舞都很順手。

倫克試揮幾下，暖暖手臂。「來看看吉里蟲能不能電木頭！」

說曹操，曹操到！達格加多爾喉嚨深處一顆大瘡腫起、爆開，露出一隻滴著黏液、如水母般的生物，發光的藍色半透明皮膚，長長的觸手像細線般垂掛。

倫克不想讓這飄浮怪物有機可乘，一棍把它從空中擊落，看到一道電光啪地一閃。吉里蟲受了致命傷，嘶嘶作響飄落地面，觸及達格加多爾顫抖的舌頭時，釋放出第二股電流。

「可憐的達格加多爾大人！祂一定痛苦極了！」倫克心想。

奈薇亞從倫克帽子下探出頭。「那我們呢？我們要怎麼離開這兒？」

倫克回頭看了看，聳聳肩。「退回去不可能了。我們得往更深處探索，找到拉碧斯公主。要是她還活著，說不定知道怎麼讓達格加多爾張開嘴！」

奈薇亞看了眼前的景象，苦著臉。「往更深處探索？你到底打算走多深——噢噢噢！」

她還沒能問完，倫克便縱身跳下達格加多爾的喉嚨，她的最後一個問題化作一聲長長的哀鳴。

他們噗通一聲，輕輕落在達格加多爾食道的底部，那裡水平地通向一個大洞穴，洞壁佈滿厚實、波浪狀的肉：那是祂的胃壁。下方，黃綠色的酸液輕聲嘶嘶作響。倫克笑了，心因腎上腺素而狂跳。聽到奈薇亞在他帽子下氣急敗壞，倫克輕輕拍了拍帽子。「哦，別鬧了，奈薇亞！我們還活著！……哈囉？有人在嗎？」

一個纖細的聲音回答了，彷彿來自虛無。「哼，總算有人來救我了。你！你是誰？！」

儘管那聲音很虛弱，倫克注意到話中明顯帶著嘲諷的語氣。那不像任何人類的聲音。它有種同樣細薄、飄渺的音質，如同倫克遇見的梅羅漁夫的聲音，但音調比他們的高得多。

倫克搔搔頭，尋找聲音來源。「我是尼伯龍根森林的倫克！」

那聲音帶著一種王室的威嚴回答，彷彿在達格加多爾的胃壁間迴盪。「我是拉碧斯，梅羅族的公主。」

倫克小心地從食道邊緣探頭，發現下方有幾道天然形成的圓弧形岩架。在其中一道岌岌可危的岩架上，背靠著牆站著一個與倫克年紀相仿的年輕梅羅女孩。倫克第一印象是她長得像鯊魚的頭，但當她轉頭看他時，他才發覺那是視覺錯覺。從正面看，她漂亮的臉蛋屬於一個纖弱、卻怒氣沖沖的年輕女子，有著鰭狀的耳朵。但從後面看，她的「頭髮」如同雙髻鯊的頭冠，還帶著第二對眼睛。她真的後腦勺長了眼睛！

倫克咧嘴一笑，伸下一隻手要拉她上來。「啊！拉碧斯公主，妳在這兒！我找到了妳的瓶中信。妳父親非常擔心妳！」

拉碧斯公主睜大了眼，接著哼了一聲，把鼻子翹得高高的。「什麼？！你是說我父親派你來這救我？我才不會求人做這種事呢！『瓶中信？』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！我父親擔心我？我才不在乎！總之，我現在不能回家。還有你……」

拉碧斯公主跺了跺她有蹼的腳，吼道:「給我出去！！……聽懂了沒？」

她跺腳時，公主腳下一滑，沿著胃壁向下滑了幾呎。「噢噢噢，不不不不！咚！！！」
她屁股著地，落在下方的一道岩架上，離胃底那些冒著蒸氣、咕嘟冒泡的液體只有幾呎。公主爬起身，在兩片像裙子的尾鰭後揉了揉自己的尾巴。

「真是個被寵壞的任性鬼！」奈薇亞尖聲說，但倫克舉起一根手指，是他們「完全安靜」的手勢信號。倫克示意看向牆上更多發光的瘡，裡頭的發光寄生蟲已快要孵化，正在裡頭蠢動。

倫克小心地降下到第一道岩架上，希望從那還能搆到魚女孩。

拉碧斯公主看見他下來，迅速停止揉屁股，裝出一副命令式、高高在上的態度。「你還在這兒磨蹭？我叫你走開！」

她的聲音在室內迴盪，倫克看見有些瘡在顫抖，彷彿裡頭的生物正被喚醒。他絕望地揮手要公主安靜。「噓！我是來幫忙的！如果妳——」

不習慣被鄉下男孩噓聲制止，拉碧斯公主繼續她的大發雷霆。「我沒事！我從小就進達格加多爾大人的肚子裡玩！祂喜歡有人幫祂清理牙齒，而且祂真的會聽我說話！可是……」

拉碧斯公主對顫動的瘡渾然不覺，低下了頭，怒氣消散。「達格加多爾大人最近很怪……平常如果我掉得太深，祂會立刻把我吐出來，但現在祂的喉嚨好像卡住了。到處都是會放電的水母和奇怪的洞……」

一提到水母，倫克便拼命指向附近那面滿是瘡的牆。

拉碧斯公主翻了個白眼。「哦，我當然知道那些東西！牠們在達格加多爾的喉嚨裡追我追了好幾天了！而且我的寶石還……可是……」

一提到她的「寶石」，拉碧斯公主飛快用手摀住自己的嘴，隨即惡狠狠地瞪了倫克一眼。「那不關你的事！總之……你！現在回家去！聽懂了沒？！」

奈薇亞在倫克耳邊低語。「寶石？那一定是梅羅藍寶石！你得說服她，讓我們把它帶去給伊索德公主！」

倫克面露難色。如果那寶石就是梅羅藍寶石，而且如果拉碧斯公主擔心倫克打算從她那偷走她的「寶石」，那她的擔心還真是有憑有據。倫克原本私心期望，梅羅王會把寶石當作救他女兒的謝禮送給他；可如果寶石是公主的，不是國王的，這就讓他的計畫變得複雜了。

倫克伸下一隻手要拉公主上來。「拜託，跟我一起回去見妳父親。如果妳弄丟了，呃，某樣東西，我可以自己回來幫妳找。我保證，我會立刻帶回來給妳！」

奈薇亞藏到他耳後，悄聲低語，小到只有倫克聽得見。「你在做什麼啊？要是你向她保證了，我們就沒法把寶石帶回去了！」

奈薇亞明白，倫克的榮譽感意味著他一諾千金。一方面，她希望倫克乾脆說謊，只要能說服拉碧斯公主交出寶石，什麼話都行；但另一方面，作為倫克的良心，她有責任，不能昧著良心叫他背棄諾言。

倫克動了動耳朵，要奈薇亞閉嘴。

拉碧斯公主沒察覺倫克的同謀，她眨著眼，被倫克這番騎士般的提議感動了，舉起一隻纖細的手，彷彿要讓他親吻。「你這麼擔心我？那我就賜你這個榮幸，抱著我吧！」

倫克得意地咧嘴一笑，抓住她的手腕，準備把她拉上他的岩架，豈料拉碧斯公主竟用全身重量往下扯他的手臂。倫克猝不及防，滑下濕滑的岩架，啪嗒一聲摔在胃底的地面上。他吐掉嘴裡噁心刺痛的黏液，把臉從地面抬起，卻看見拉碧斯公主居高臨下望著他，氣勢凌人。「不過……在找到我要找的東西之前，我絕不離開。你最好相信！」

倫克抹抹嘴，被那味道弄得作嘔。「好吧。妳最後在哪看到這個……重要的東西？」

拉碧斯公主上下打量倫克，或許是在衡量他，然後微笑。「我最後看到它是上週，那時——」

一聽這話，奈薇亞再也忍無可忍。她從倫克帽子飛出，懸停在拉碧斯公主鼻尖前。「妳上週就把它弄丟在這兒了？可是梅羅族的人說妳才失蹤兩三天！妳為什麼不告訴妳父親，或告訴其他梅羅族人？」

拉碧斯公主被突然出現的憤怒精靈嚇了一跳，一時語塞。「這！我以為只要等夠久，達格加多爾大人可能會把它咳出來……再不然……呃，後來祂的病加重了，好幾天幾乎沒吃東西！我不知道還能怎麼辦！」

奈薇亞在空中跺了一腳。「哼！意思是妳不想承認自己弄丟了它！我還以為這東西對妳很重要呢！」

拉碧斯公主一聽，脾氣也上來了。「慢著，這麼說不公平，你這……螢火蟲玩意兒！它對我非常非常重要！那是我母親的寶石——」

拉碧斯公主咬住嘴唇，飛快補了一句：「聽著，一週前，我在餵祂的時候，祂突然把我吞了下來！我嚇了一大跳，把它掉在裡頭了。達格加多爾大人

把它吞下去時，我非常沮喪……可一直到兩天前，我從來沒有比祂的懸雍垂更深入過達格加多爾大人的嘴！是那時水母才出現，把我追到喉嚨底下去的！我已經仔細搜過喉嚨，所以我很確定，它已經穿過胃，進到達格加多爾大人的小腸裡了。」

奈薇亞繞著拉碧斯公主的頭憤怒地飛轉著圈。「哦，好極了，那我猜我們還得憋口氣，游過祂的腸子？」

倫克發覺，偶爾看著別人承受他守護精靈的怒火，還挺有趣的。

拉碧斯公主護住頭，抵擋精靈那無害的拍打攻擊。「哎喲！你敢碰我一根寒毛試試看！聽著，我們不需要那麼做！你看不出達格加多爾大人嚴重脫水了嗎？祂的腸子會是乾的、空的。倫克只要揹著我穿過胃，我就能進去又出來！」

倫克看著那匯聚在達格加多爾大人胃底、嘶嘶冒泡的液體，猶豫了。「可是公主，要是我揹妳過去，胃酸會把我溶掉的。」

拉碧斯嗤之以鼻。「別傻了。它沒那麼強。只會有點刺刺癢癢的而已。」

倫克疑惑地望向奈薇亞。精靈遲疑地檢視那池不祥的液體。「嗯，如果是普通的胃酸，短暫接觸不會灼傷你。但要是達格加多爾大人的消化系統比普通人的更強呢？」

拉碧斯公主不以為然地一揮手。「呸！我餵達格加多爾大人餵了好多年了！」她的手背不巧掃過奈薇亞小小的屁股，力道之大把精靈打得偏離航線幾吋。

「喂！」倫克和奈薇亞同聲喊道，倫克護住了他的精靈同伴。

拉碧斯公主懊悔地看著精靈。她本意並未想玩鬧過頭。「真對不起！我不是故意……我是說，大家都知道胃酸沒強到能把人溶掉。你想想看！如果會，它怎麼沒在達格加多爾大人的胃上溶出一個洞？再說了，沒有我的寶石，我們也不能回去！」

倫克緊張地嚥了口口水，但看向奈薇亞，對她默默點了點頭。奈薇亞緊張地回以手勢，回到倫克的帽子下。兩個朋友無聲地達成共識。要拿到寶石，倫克就得相信拉碧斯公主的經驗。

倫克坐下來，脫掉皮靴，塞進背包。

拉碧斯公主瞇起一隻眼，好像他是瘋子。「你到底在做什麼？」

「我的靴子要是浸滿了胃酸，不管它多弱，幾天後就會爛掉。再說，它對我的腳也提供不了多少保護。」倫克把背包甩到胸前，然後彎下腰，讓拉碧斯公主爬到他背上，手臂環住他的脖子。

他把她托起來，雙臂環住她的腿支撐她的重量，拉碧斯公主發出一聲可愛的輕叫：「呀！」

倫克小心翼翼地把一根腳趾探進酸液，沒有感到劇痛。令他鬆口氣的是，只有一點刺刺癢癢。

「看吧？我就說不會太糟。」拉碧斯公主得意地說。

倫克翻了個白眼，快步涉入池中。他估計就算在最深的地方，也只會淹到他上胸。可走到一半時，他發覺腳上那刺癢感已逐漸累積成輕微的灼痛。

他猛地加快，朝對岸衝去，不理會拉碧斯公主的抗議，她雙臂緊緊摟住他的脖子。「你在做什麼？慢點！慢點，我要摔下去了！」

倫克奮力喘氣，感到灼痛感蔓延上小腿和大腿。「別勒那麼緊！我抓著妳呢，讓我——」

但拉碧斯公主沒在聽。她緊緊勒住倫克的脖子，把他向後扯，讓自己的臀部和尾鰭浸入他們身後的酸液中。才剛碰到，拉碧斯公主的眼睛就瞪得老大。「呀！好燙！快點！快點！」

倫克努力保持平衡，感覺自己對拉碧斯右腿的握力正在鬆脫。

「求求你，別把我摔下去！」拉碧斯哀號，這時酸液已淹過倫克胸口，浸到她的雙腿。她因碰觸而扭動，腿掙脫了倫克的掌握，下半身栽進酸液裡。

倫克反射性地閉上眼，把整個頭浸到酸液下，調整姿勢讓拉碧斯的腿枕在他肩上，然後向上、向前猛衝，朝胃的另一邊的岸去。他仍緊閉雙眼，雙手捧在拉碧斯公主臀下，就在她下臀的下方，把她托舉過頭頂，用身體的力

量將她拋向安全處。她飛過空中時尖叫出聲，面朝下摔在對岸，尾巴朝天翹著，短暫接觸酸液後仍嘶嘶作響。

倫克聽到頭頂傳來一陣劈啪聲，他盲目地踉蹌上岸，邊咳邊吐水。

奈薇亞立刻採取行動。「倫克！吉里蟲醒了！牠們朝你來了！」

倫克一試著瞇眼睜開，就感覺某樣濕黏的東西啪地打在他頭上，然後一股強烈的電擊傳遍全身。一隻吉里蟲攻擊了他的臉！倫克抽出接骨木長棍，做了唯一能想到的辦法。他把頭往前一頂，連同怪物一起壓進酸液裡，然後用棍柄朝那受驚的怪物身上一捅，讓自己脫身。

倫克盲目奮戰，聽見奈薇亞警告喊著：「更多過來了！第一隻，在你右後方！」

倫克一邊涉過酸液，一邊向身後揮棍，感覺打到另一隻飛行的怪物。越來越淺了！他快到了！
「兩隻！第一隻在你左邊！第二隻在你正上方，朝你脖子來了！」倫克向左揮出一記大弧線，打中第一隻，然後迅速一翻手腕，把棍尾往自己脖子一拍，向上一頂，正好在最後那隻吉里蟲的觸手纏上他脖子之前擊中。

就在他感覺一腳踏上對岸時，有東西抓住他的手臂，把他往前拉。拉碧斯模糊的聲音喊他：「我抓到你了，慢郎中！從這兒過來！」

他聽到一聲吸吮、噘嘴的聲音，感到某種濕軟的肉刷過他的手臂和腿，然後向前仆倒在柔軟如海綿的地面上。

奈薇亞的聲音如天使的歌聲般響起。「牠們撤退了！我們成功了，倫克！……哦不！你的眼睛！讓我醫治你！哦，倫克！可憐的小東西！」

倫克感覺奈薇亞的精靈塵撒在他眼睛上，冒險睜開眼。他感到眼睛周圍的酸液灼痛立刻消退，鬆了口氣。然後他才發覺，他的眼睛真的是他全身上下唯一沒有瘋狂灼痛的地方。他壯起膽子快速看了一眼。他的腳和腿是甜菜根般的紅色，身體其餘部分，從胯下和臀部，一直往上到胸口，都是亮粉紅色。

當第二波灼痛襲來時，倫克意識到他的衣服浸滿了酸液。他大吼一聲，撕掉外衣和短褲，不理會拉碧斯的尖叫，她遮住眼睛，雙頰羞成了天藍色。「你瘋了嗎？你在做什麼？」

他連尖叫的力氣都沒有。倫克以雙手雙膝撐地，顫抖著，第二波如烈火般的灼痛漸漸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感覺。以前在尼伯龍根森林，倫克有次在大太陽下工作太久，背上曬傷得厲害，梅多曾戲弄地拍了一下。他整個下半身，從腳趾尖到上胸，還有下臂，感覺精確地說就像那樣。他的肩膀和臉也刺痛，只是程度沒那麼嚴重。

倫克忍著痛，試著理性評估傷勢。他的腿還能動，但這絲毫沒減低他想尖叫的慾望。

他聽見奈薇亞插話。「謝天謝地。大部分只是表面傷。這些灼傷自己會好……過幾天吧。」

「……謝謝妳，奈薇亞。」倫克禮貌地回答，拒絕把怒氣發在不該承受的人身上。就在這精確的一刻，一道尖銳、高亢的梅羅女性嗓音打斷了他的思緒。「拜託你穿點衣服好嗎？你眼前可是有一位淑女！」

倫克眨眨眼，轉頭看見拉碧斯公主正用一隻手揉著自己的腿和屁股，另一隻手則沒能完全遮住她的雙眼。

倫克檢查他的背包，不是找衣服，而是希望還有一瓶從城堡鎮帶來的治療藥水。奈薇亞的魔法在生死關頭很有用，但那是一種寶貴的資源，對一般的灼傷起不了什麼作用。

「奈薇亞？我們在哪？還在胃裡嗎？」

「我想這是通往小腸的開口。公主殿下把你拉過一道看起來很噁心的門。呃！它一直噗通噗通地開開關關！」

倫克回頭看，果然，那門是一圈圓形的肌肉束，開口通往胃部。透過它，倫克瞥見那片胃酸湖，然後它又閉合了。

拉碧斯嗅了嗅，怒視奈薇亞。「那不是門！那是達格加多爾大人的幽門括約肌！妳什麼都不懂嗎？」

奈薇亞回到攻擊模式，像大黃蜂般繞著拉碧斯的頭嗡嗡作響。「哦！當然了！我好蠢啊，居然把達格加多爾大人的幽門括約肌說成『門』！當然啦，仔細想想，這『地板』和『天花板』其實不過是腸壁的皺褶，那我們幹嘛不乾脆走在天花板上？！？」

倫克不理會那兩個吵鬧的女性，忙著翻找補給品。令他欣慰的是，他有兩瓶紅色的治療藥水，而且酸液沒有浸濕他的物品。倫克抽出一塊破布，擦掉最後幾滴酸液，然後把一塊布和一瓶治療藥水遞給拉碧斯。

「穿！上！衣！服！」她尖聲叫道，一把搶過布，死命地往她屁股上擦，那部位接觸酸液的時間似乎最久。

倫克真希望有一整缸的治療藥水可以泡進去，他把手邊的藥水集中用在受創最嚴重的腳和腿上。那憤怒的紅色褪為亮粉紅，又開始刺痛起來。

太棒了！這表示治療藥水剛好起作用，足以讓他的腿再次感到疼痛！這樣再過幾天，他就能生龍活虎了！

倫克找出一套備用衣服，把自己重新穿戴好，慶幸稍早記得保住了唯一一雙靴子。

現在他終於體面了，拉碧斯公主火辣辣地瞪了他一眼，雙頰（兩邊都是）仍泛著亮藍色。「真不體貼！你怎麼能那樣把我摔下去？」

倫克上下打量她，希望她的傷勢沒有他那麼嚴重。看到她腿和臀部上鮮明的藍色灼傷，他心想，梅羅族的皮膚說不定比他們尼伯龍根人更薄。「妳從我手裡滑掉了。」

拉碧斯的眼神對上他的，她苦著臉轉過身，惱怒地不讓他再檢查她的屁股。「你要是個男人，就像個男人！負起責任來！」

倫克低下頭。「對不起，我讓妳摔下去了。我很高興妳平安！」

聽到這麼真誠的道歉，拉碧斯放鬆下來，似乎又恢復了先前那種調侃的語氣。「那你剛才那樣抓著我的……那樣把我像市場的漁獲一樣拋上岸，又是怎麼回事？你當時在想什麼？」

倫克堅定地與她四目交接，直到拉碧斯迎上他的目光。「我沒時間思考。我憑本能行動。我得讓妳離開那酸液。」

拉碧斯想不出還能怎麼爭辯，一想起自己驚險的遭遇，雙腿便一陣顫抖。她無法再直視倫克的凝視，瞥了一眼自己燙傷的屁股，突然間，不管尾鰭有沒有燒傷，能活下來都心懷感激。「嗯，總算沒更糟！那真是驚人！真不敢相信我們撐過來了！我完全不知道達格加多爾大人的胃酸有那麼強！」

當拉碧斯轉過臉對倫克微笑時，奈薇亞彷彿憑空出現在她面前。「完全不知道？那根本不是普通的胃酸！妳還自稱對達格加多爾大人無所不知！」

倫克搖搖頭。「那不是她的錯。我冒那個險的時候就知道有風險。再說了，說不定是因為祂嚴重脫水，狀況才比平常更糟。」聽到這話，奈薇亞似乎冷靜了些，飛回倫克身邊。

拉碧斯揚起眉毛（或者說，揚起她代替眉毛的那些細緻魚鱗）。「是啊，說得通。我知道加布加布有很強的消化系統，但那比我想像的糟太多了。」

奈薇亞咻地又飛回去，和拉碧斯鼻尖對鼻尖。「比妳想像的糟？妳知道加布加布有很強的消化系統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拉碧斯公主眨眨睫毛，甩甩頭，自誇地說：「嗯，達格加多爾一直在吐，所以我試著檢測膽汁的酸性，來評估祂的狀況。我知道有東西讓祂得了潰瘍，只是不曉得程度這麼嚴重。」

終於，倫克那堅忍的決心上出現了一道極細微的裂縫。「等等，所以，妳知道狀況比平常更糟？卻沒想過要提一下？妳說普通胃酸應該不危險的！」

拉碧斯噘起嘴，用一種睿智老師向特別遲鈍的學生解釋顯而易見之事的口吻回答。「這話完全正確！我知道我們在冒險，我只是……以為不至於那麼糟！」

奈薇亞正想回嘴，倫克卻先開了口。「妳在不知道真相的情況下，拿我的命去冒險？妳應該告訴我的！」

倫克回答得如此迅速，令精靈感到驚訝，她已習慣倫克不善表達。她也立刻認出了倫克聲音中的語氣：輕柔、克制，但危險，就像他即將投入戰鬥時那樣。

不幸的是，對拉碧斯公主來說，她不如奈薇亞那麼了解倫克。因為倫克沒有提高音量，拉碧斯並未察覺到他話中壓抑的怒氣。

她被逮到自己說謊，既尷尬，又太倔強，不肯承認自己做錯了任何事。她雙臂交叉。「哼，要是你這麼不高興，乾脆去向我父親，梅羅族國王，告狀啊？」

她戲謔地拍了下自己的屁股。「說不定他還會為了我說小謊，打我一頓屁股呢！」

拉碧斯瑟縮了一下，那玩笑般的一拍引來了刺痛的餘波。為什麼她非得這麼皮薄呢？

但當她望進倫克的眼睛時，她感到一種截然不同的刺麻感。

她突然明白，他是認真的。

倫克伸了伸懶腰，感到灼傷處再次憤怒地抗議。「不，我不會去告妳的狀，拉碧斯公主。」

奈薇亞比拉碧斯更早意識到即將發生什麼事。不想打斷，奈薇亞輕快地飛開，去找個好位置看戲。

拉碧斯鬆了口氣，直到她感覺倫克左手穩穩抓住了她的手腕。倫克領著她，離開通往酸液湖（又名幽門括約肌）的門更遠些，好讓他們安全地待在一道岩架上。拉碧斯正想解釋這道岩架叫做「十二指腸」，並要求倫克立刻放開她，倫克轉過身來面對她，那眼神讓她立刻閉緊了嘴巴。「妳父親已經知道妳離家出走的事了。就是他派我來找妳的。我想他也知道妳在達格加多爾嘴裡玩耍的事，但不太確定。不過現在我大概明白，為什麼妳在信裡求我別把這件事告訴妳父親了。」

拉碧斯眼睛左右飄移，彷彿在尋找逃脫的路線。「他……他知道了？你給他看了我的——」

她清清喉嚨，試圖裝作冷靜。「……我是說，什麼信？」

倫克把背包扔在地上當作軟墊，然後整齊地坐在上面，一刻也沒放開拉碧斯的手腕。「就是那封瓶中信，上面寫著：『救救我。我被困在達格加多爾大人的肚子裡。署名：拉碧斯。附註：別告訴我父親！』對，他知道了，而且他很不高興。說不定別的地方還有另一個拉碧斯，也被困在某條神聖巨魚的肚子裡，也不想讓她父親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妳父親要我來找妳，把妳安全送回家，而且必要時，要為了妳不聽話，好好打妳一頓屁股。」

「倫克，你開玩笑的吧，」她說，聲音顫抖，空著的那隻手飛快遮住她被燙傷的藍色屁股。

倫克輕輕一拉，引導拉碧斯往前，趴在他的大腿上，用右手把她固定住，好讓左手空出來。他刻意朝自己手掌哈了口氣，像是要暖手，好讓拉碧斯看得一清二楚。

拉碧斯微弱地掙扎，試圖對抗倫克的右臂，意識到自己完全任由這兇狠的男孩擺佈，腦筋飛轉，尋找任何脫逃路線。「等等！你應該要把我安全送回家，對吧？我們不能等到那時候嗎？我確定爸爸就是這個意思！」

這是她能想到最好的拖延之計了，但也許，只是也許，一旦倫克把她帶回家，父親會心軟，罵她幾句就放過她。自從母親過世後，事情一直都是那樣的。

倫克高高舉起左手。「別擔心，等我把妳安全送到家，我一定會給妳該挨的那頓打屁股。」

拉碧斯如釋重負地顫抖了一下，試圖從倫克腿上抬起身體，卻感覺他的右手輕而易舉地將她固定在原位。

拉碧斯並沒有真正感覺到第一下。她感覺到撞擊，但那刺痛並未立刻意識到。可她聽見那聲音，如雷鳴般在她身後洞穴般的牆壁間迴盪，當她明白那是什麼時，驚愕得陷入沉默。然後她才感到那股刺痛，伴隨著原本就憤怒灼痛的臀部，火辣辣地爆發開來。

倫克停頓了一下，給拉碧斯一點時間好好想想自己惹上了多大的麻煩，讓那認知徹底沉澱：那就是好好打一下屁股的感覺。拉碧斯已經感覺眼眶盈滿了淚水。

「但我不會等到我們回家，才給妳第一頓打屁股，公主。妳父親的指示是，必要的話就打妳屁股。妳現在就需要學到教訓！」

「倫克，求求你！你不能這樣做！」她哭著，回頭看向倫克，讓他看見自己嘴唇在顫抖。在家裡惹上麻煩時，用這雙悲傷的小狗眼對爸爸總是很有效的！

當她看到倫克舉起手準備打第二下時，她喊道：「不！我是公——」但太遲了。

她還沒能提醒倫克，她確實是位公主，第二下已經落下，而這位梅羅族的公主終於明白了自己的處境。她那副在梅羅族中無往不利的高傲態度，在這裡毫無保護作用。它沒能在達格加多爾腹中的危險中保護她，而此刻，當她被按在膝蓋上時，同樣保護不了她。

即使最輕的拍打，也足以在她那燙傷的臀部引發一波痛楚，更何況倫克的肌肉經過每日鍛鍊。這回，拉碧斯完全意識到了那巴掌的刺痛，在敏感酸液灼傷的抽痛餘波上疊加累積。

當倫克的手第三次落在她屁股上時，拉碧斯的身體因那猛烈的衝擊而繃緊，她的臉扭曲起來，試圖忍受那在她整個臀部、尾鰭和雙腿上蔓延的第一波和第二波痛楚。

倫克看到自己的左手在她臀上留下一道亮白色的印子，然後迅速轉深為海洋般的藍色。第一眼看去時，倫克本以為梅羅族的皮膚摸起來會黏滑、像魚一樣。沒想到，拉碧斯的臀部摸起來確實冰涼帶露，卻也觸感光滑。

至於拉碧斯，她發現比起母親的掌心，倫克的手出奇地溫暖而粗糙。終於，拉碧斯明白自己麻煩大了。但她那王室的本能拒絕接受她內心深處早已明白的事實。

在她的內心深處，拉碧斯知道自己該挨這頓打屁股，也準備好接受了，也許還祈禱著，如果她表現出悔意，倫克會對她仁慈。

但拉碧斯公主自以為更懂：一定有辦法脫身的！

「這不公平！就算你燙傷了一點又怎樣？我也被燙傷了啊，你知道！」

倫克停頓下來，疑惑地低頭看著拉碧斯。「不公平？妳說得對！我不想對妳不公平！」

他伸手在身下的行囊裡摸索著什麼。

拉碧斯感到一絲興奮的顫動。當大大的悲傷眼睛不管用時，用她那頤指氣使的聲音總是能奏效！「是啊……你根本沒立場打我屁股，阿瓦隆人！」

「而妳也沒立場回嘴，公主，」倫克嚴厲地回答，從背包裡拿出了一把厚厚的木髮刷。髮刷背面，刻著代表智慧長老樹的尼伯龍根印記，手工雕刻並漆成了紅色。

拉碧斯驚恐地睜大了眼，明白了那東西的用途。梅羅族沒有人有頭髮，但梅羅王后曾經擁有一把珍珠母貝的髮刷，是阿瓦隆王室送的禮物。而母親在世時，拉碧斯公主頻繁的頑皮行徑，使得她的屁股對一把結實髮刷的背面，再也熟悉不過。

一句辱罵哽在嘴邊，倫克以更快的節奏用髮刷拍打她時，她發出一聲驚叫。髮刷的每一下沉悶撞擊，遠比他先前手掌的拍打強烈得多，她能感覺到那漣漪宛如巨浪般，在她藍色的臀部擴散開來。

倫克暫停處罰，教訓她：「公主，妳做錯了什麼？」

拉碧斯腦筋飛轉。那悲傷的小鹿眼沒用。辱罵沒用。擺出權威也沒用。想啊，拉碧斯，快想！

她記起上次她趴在母親膝蓋上時，她如何不住地道歉，保證自己已學到教訓，母親才終於心軟。

拉碧斯試圖藏起顫抖聲音中的痛楚與恐懼，用她希望是禮貌端莊的口吻回答。「對不起，倫克。我不該跑走，讓自己身陷險境。我知道我在達格加多爾嘴裡玩，是不聽父親的話！我也知道，當我弄丟了……弄丟了母親的禮物時，我應該告訴別人的！」

倫克考慮著她的道歉，手仍威脅般地握著髮刷。拉碧斯知道自己屁股的命運懸於一線，希望她的道歉足以結束這堂疼痛的課。她感覺髮刷在兩邊臀瓣上，各輕敲了幾下警告。即使只是那樣，也足以喚醒那持續不斷的灼痛。

火焰和灼熱對梅羅族來說，是相對陌生的現象。當一位梅羅母親想對頑皮的孩子發出嚴厲警告時，她會威脅說:「讓你的尾巴著火！」

拉碧斯很小的時候，有一次去阿瓦隆宮廷作客，曾無視母親的警告，去碰燃燒的蠟燭。燒傷了手指，小公主發現了「火」這個字的意義;而當她哭著跑去找母親，手指還燙傷著時，她又趴在母親膝蓋上，再次體會了那個字的意義。

當拉碧斯感受著髮刷每一次輕柔的敲擊時，那蠟燭火焰的記憶在她腦中鮮明無比。

「拉碧斯公主，誠實回答我。妳覺得，就妳不聽話這件事，妳父親會滿意我剛剛給妳的這頓打屁股處罰嗎？」

兩滴新鮮的淚珠在她臉頰上閃爍，拉碧斯公主嬌羞地微微一笑。這是結束她煎熬的機會！

「會的，我相信他會對你懲罰我的成果非常滿意。我已經學到教訓，不再離家出走了。」

這是實話！父王從來不喜歡看到他的公主被打屁股。沒錯，換作是母后處在倫克的情況，或許會持續更久，但拉碧斯公主可沒說謊！

倫克微笑。「很好。」

正當拉碧斯鬆了口氣，他出其不意地再次用髮刷打她屁股，這回打在兩片下臀瓣上，正是酸液灼傷最嚴重的地方。

「我已經為妳離家出走的事，按照妳父親的要求，懲罰夠了。但現在，我要再打妳一頓屁股，因為妳態度無禮，而且對我說謊隱瞞酸液的事，直到妳真的、真心的感到抱歉為止。」

倫克迅速接連打了她左右臀瓣。就在倫克話中的含意開始滲透時，拉碧斯感覺髮刷陷進了她的肉裡。她真的能分辨出髮刷背面雕刻圖案的印子。然後，灼痛猛地爆發。

那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突然間，拉碧斯再次記起，做個趴在母親膝蓋上的孩子是什麼感覺。所有她身為公主地位的想法，都慢慢燒熔殆盡。在倫克膝上，拉碧斯只不過是個頑皮的小女孩。

當倫克落下接下來的十下時，她哭了，她吼了，她哀求了，但倫克的回應是放慢髮刷的速度，這只給了她更多時間去感受每一下拍打留下的持久灼痛。

她從一開始就忍不住淚水，但拉碧斯仍努力抗拒著徹底崩潰的衝動。當她感覺自己的決心開始瓦解時，拉碧斯終於記起她唯一還沒嘗試過的事：真心誠意地道歉。

「可是……我真的很抱歉！真的，我真的很抱歉！」

倫克在揮動髮刷的半途中，收住了下一擊，讓刷子輕輕彈在目標上（即使如此，仍遠足以喚醒灼傷）。「哦？這是個好的開始，拉碧斯。既然如此，幫我拿好這個，別掉了。」

倫克把髮刷放低到她面前，幫她手指握住刷柄，拉碧斯好奇地看著它。
「咦？你為什麼要把這個給我？」

「以防我等一下還需要它。如果妳真的很抱歉，那麼等我向妳要的時候，妳就會把它交還給我。」

拉碧斯嚥了口口水，用雙手緊緊握住髮刷，生怕不小心掉了。

倫克調整了姿勢，讓拉碧斯下半身枕在他的右腿上，腰被他右臂環住。他幾乎是愛憐地用左手輕拍她的屁股，測試這個新角度。「話說，這些尾鰭，妳會被打在上面嗎？」

拉碧斯從肩上回頭看。從這角度，她的臉枕在倫克柔軟的補給袋上，她勉強能看到倫克的左掌正好奇地拍著她的尾鰭。拉碧斯憶起在梅羅王后膝蓋上完全相同的景象，不禁打了個冷顫。「嗯，當我真的非常不乖的時候，母親會用手打我的尾鰭、腿和屁股，然後她會把我的尾鰭翻起來壓在我背上，最後只用髮刷打我的屁股。」

「是嗎？嗯，聽起來她做得很徹底！我真想見見她。也許她能給我一些訣竅！」

拉碧斯眼眶湧上新鮮的淚水，臀上的疼痛被遺忘了。「你……你不能見她……她……她已經不在了！」

倫克搔搔他金色的頭皮。「她也失蹤了嗎？」

奈薇亞把臉埋進掌心。倫克每次開口，總有辦法說錯話。

拉碧斯惱怒之下，淚水蒸發了，她吼道:「她死了，你這笨蛋！」

倫克為自己的錯誤紅了臉。「哦！我很抱歉，拉碧斯公主！我不知道！」

一陣尷尬的沉默。

拉碧斯突然意識到自己奇怪的處境。此刻，她身處達格加多爾大人肚腹深處，趴在一個來自外界、固執的農家男孩膝蓋上，而他正用愚蠢、真誠得可愛的語氣向她道歉，彷彿有麻煩的人是他。「唉……我原諒你，倫克。」

倫克審視著四周圍。「妳知道嗎，再仔細想想，也許這件事該等我們把妳送回家再說。」

拉碧斯拒絕從倫克右膝上移動分毫。「哦，你休想！你真沒用！你說你必須代表我父親這麼做？好，我母親向來都是代表父親打我屁股的，她絕不會半途而廢！你要是個男人，開始了就要做完！」

倫克感到無所適從。「可是……妳母親不是男人，對吧？」

在他們上方，奈薇亞彎著腰，忍著陣陣竊笑。拉碧斯終於開始讓她喜歡了！

拉碧斯抿著嘴，半是好笑，半是惱怒。「當然不是！可如果她在這裡，她一定會這樣告訴你！」

倫克點點頭。「哦！既然這樣，拉碧斯公主，依妳母親，對於妳今天的行為，她會用手和髮刷打妳屁股嗎？」

這魚女孩愣住了，瞬間恍然大悟，完全明白了事情會如何發展。前一刻，她還覺得自己比倫克聰明那麼多。然而，此刻她手中正握著那把無可逃避

的髮刷。她想起他剛才說的話：當她被問到時，把髮刷交還給他，才能證明她真的很抱歉。「是——是的？」

倫克再次拍拍她的尾鰭，試圖找回失去的節奏。「那樣的話，我會盡力表現得宛如梅羅王后正在一旁看著我。妳準備好了嗎，拉碧斯公主？」

拉碧斯抽著鼻子。「是的……先生！」她加上了敬語，記起母親的指示，在這種姿勢下回答一定要有禮貌。

倫克微笑著，再次開始，將巴掌集中在拉碧斯的尾鰭上。如果她像人類一樣的臀部像枕頭，那尾鰭就像兩片柔軟的毯子。他慢慢地各拍一下，直到它們從白色羞紅成藍寶石色，然後輕輕將它們撥到一旁，宛如拉開窗簾，露出一輪閃爍的淡藍色月亮。

當拉碧斯感覺倫克把她的尾鰭撥開時，她輕輕抬起了臀部，讓他把鰭片塞到她腰下，然後才重新安頓下來。

倫克對拉碧斯的決心印象深刻。他第一印象本以為她是個愛哭鬼兼任性鬼，但現在她正向他展現自己新的一面，既出奇地順從又勇敢。

然而，倫克也下定決心，在拉碧斯流下真心悔悟的淚水之前，絕不讓她起來。他自責問了那些蠢問題，也因挑戰要超越拉碧斯母親設下的高標準而雄心勃勃。

倫克檢視他的目標。果然，酸液留下的藍色灼痕看起來很痛，但他看到她臀瓣兩側顏色較淡，這得歸功於她的尾鰭同時保護了它們免受酸液和倫克手掌的侵襲。倫克決定要把顏色打均勻，直到拉碧斯臀部的每一吋都與她灼傷的藍寶石色一致，然後朝拉碧斯左臀瓣的遠側揮下一記向下的拍打，作為開始。

拉碧斯咬緊牙關，忍住抗議，淚水再度歸來。她覺得自己的愚蠢並不比倫克少，也同樣急於證明自己的決心，但她感到額外的負擔：羞恥。那緩慢、穩定的打屁股節奏，給了她時間思考一切，而巴掌落在她臀側和大腿上的新鮮感覺，彷彿她的懲罰又從頭來過了一遍。

她臀部的中央，承受了灼傷與拍打最重的傷害，現在正穩穩地疼痛著……抽痛著！她感到怒氣再度上湧，感到想吼出咒罵和尖酸話語的渴望。她的另一部分則想掉幾滴鱷魚眼淚，哀求他的慈悲。

她只想這頓打屁股趕快結束！

可是，在她心靈之眼中，拉碧斯看到一幅景象。有三個版本的自己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，而她能選擇自己的道路。她可以選擇不當個被寵壞的任性鬼。她可以選擇不擺公主架子。她可以選擇發自內心說話。她自由地哭了起來，喊道：「求求你！原諒我，倫克！我會……我會當個好女孩！」

倫克朝她臀部中央打下最後一下，然後停了下來。「我原諒妳，拉碧斯。現在，把髮刷遞給我。」

拉碧斯眨了眨眼睜開，她手中的髮刷，似乎被她自己淚水的朦朧瀑布所掩蓋。她啜泣著，把髮刷高舉過頭，順從地遞給她的懲戒者。她後腦勺上那雙雙髻鯊魚的雙眼，給了她絕佳的周邊視野。當她毫不掩飾地放聲哭泣，把臉埋進自己手中時，她看到了除了梅羅族小孩以外，沒有任何孩子能看到的光景：倫克高高舉起髮刷，一次又一次落下，留下宛如一片藍色紫羅蘭花田般綻放的腫痕，她自己的屁股一覽無遺。

像兩棲類一樣，梅羅族在皮膚中儲存額外的水分，以便在離水時保持濕潤。在普通孩子早已哭乾所有眼淚之後許久，拉碧斯的淚水仍如兩道瀑布般自由流淌。她扭動、蠕動、顫抖、踢著雙腳，但她沒有遮住屁股，也沒有逃走。她看到、聽到、也感受到了倫克所施予的最後那十下髮刷中的每一下。

倫克默默數完髮刷的第十下後，對拉碧斯動了惻隱之心。她的道歉是真誠的，而且不管梅羅王后是否會同意倫克，他決定拉碧斯挨的打屁股已經遠超過足夠了。「好了。聽妳的聲音，我能聽出妳真的很抱歉。現在，我還有一件事得給妳。」

拉碧斯緊張地抬頭，嗚咽道：「是……再打一頓嗎？」

倫克把她扶起來，輕輕將她轉過來，讓她坐在他腿上，給了她一個溫暖的擁抱，然後拉開距離，拍了拍她的背。「好了好了，拉碧斯公主。一切都結束了。」

當她感覺自己的坐骨點落在倫克腿上時，拉碧斯輕叫了一聲，稍微彈跳了一下，然後雙臂環住倫克的肩膀支撐體重，讓自己燙傷的臀部微微懸空，垂在他的大腿邊緣之外。「我……我想媽媽會對這成果滿意的！」

突然意識到自己感覺有多孩子氣，拉碧斯紅著臉站起身，掙脫倫克的懷抱。「哼！那你現在要怎麼辦？」

奈薇亞徹底享受了她的好戲，回到倫克身邊。「我們現在送拉碧斯公主回家嗎？」

倫克審視四周圍。「我們都走到這兒了，應該試著找到佐——呃，拉碧斯的寶石。也許我們能找出達格加多爾大人生病的原因。」

拉碧斯抽抽鼻子，藏住一滴淚，然後假裝對自己那敏感、刺痛的屁屁完全不受影響。「你總算說了句人話！還有，你可別動歪腦筋想從我這搶走它！你似乎對我母親的寶石非常感興趣！」

倫克一手按在心口。「我向妳保證。我絕不會從妳那偷走它。」

奈薇亞呻吟一聲。她的男孩就是這麼個真誠的傻瓜，這讓她以身為他的精靈為傲。

倫克急切地行動起來，抓住拉碧斯的手，邁著輕快的步伐向前走，把她拖在身後。「來吧，公主！」

拉碧斯睜大了眼，但當她用空著的手揉著屁股時，嘴角卻彎起一抹傻傻的微笑。「哦！你不抱著我嗎？……我是說，不要只是拖著我走！我又不是繫在線上的玩具！」

奈薇亞提高了聲音。「妳想再挨一頓打屁股嗎？試著繼續走！」

但奈薇亞還沒說完，倫克就停了下來，輕輕把拉碧斯攔腰抱起。

奈薇亞的翅膀抽動了一下。「倫克，你不必讓她對你頤指氣使！」

倫克聳聳肩，完全沒察覺拉碧斯正害羞地把臉轉開，臉紅得像火燒。「她說『請』了呀。再說，這樣我能走更快！」

終於，拉碧斯能直視倫克的眼睛了。「倫克……等你把我安全送回家後，你還會再打我屁股嗎？」

倫克皺起眉頭，彷彿答案該是顯而易見的。「會的，公主。」

拉碧斯感到一陣興奮的刺痛，那刺痛與她雙腿和尾巴上的刺痛相呼應。「……哦！當然了！」

她再次雙臂環住倫克的肩膀以支撐自己，然後粗聲粗氣地補了一句：「保證你不會忘記？我要你說話算話！」

倫克揚起眉毛。「嗯，要是我忘了，妳會提醒我嗎？」

「哼！虧你想得出忘記這麼重要的事！你到底是不是個說話算話的男子漢？」

倫克綻開笑容。「我會信守諾言。我保證不會忘記！」

拉碧斯把頭偎進倫克的胸膛，記起很久以前，母親將梅羅藍寶石傳給她時所說的話。「這塊寶石代表我們一族的心。是你父親給我的訂婚禮物。絕不要把它獻給男人，除非他是一個你能尊敬的男人，一個會信守諾言的男人……還有，拜託別弄丟了，不然我就打你屁股！」

拉碧斯深吸一口氣，吸入這野性阿瓦隆男孩身上那陌生的、帶鹹味的氣息。終於，這裡有一個信守諾言的男人了！

[第一章完]

獸腹中的美人

第二章:神聖的誓言

在尋找拉碧斯公主寶石的共同任務中，倫克和拉碧斯經歷了一連串心驚膽跳又溫暖人心的冒險。當這兩個朋友在達格加多爾大人腸道內，被一隻狂暴的巨型八爪怪伏擊而分散後，倫克開始懷疑，這背後恐怕有黑暗魔法在作祟。倫克繞著可憐的達格加多爾大人的小腸盤旋，直到找到源頭:一隻噁心、長滿觸手的膠狀怪物，奈薇亞認出那是賈里納德，感染的源頭。

看到那怪物抓住了拉碧斯公主，倫克英勇地衝上前去。不幸的是，他無法用劍碰觸它，否則就會被電擊。倫克以為自己完蛋了，直到拉碧斯透露，她手中也抓著某樣東西。迴旋鏢？

「真是的！在這下面能撿到的東西。好在達格加多爾大人這麼貪吃，」拉碧斯吼道，此時倫克拼命避開怪物的攻擊，用迴旋鏢從遠距離攻擊它。

擊敗那駭人的怪物後，他們取回了拉碧斯的寶石，那果然就是神秘的梅羅藍寶石。（「意外吧，意外吧！」奈薇亞挖苦地補了一句。）

謝天謝地，魔法寶石的力量將他們傳送出達格加多爾大人的腸子，無需完成他們神聖魚類消化道之旅，將兩人雙雙濺落在湖水中。

冒險結束，拉碧斯公主打了個呵欠，彷彿他們只是完成了初次約會、在公園裡尋常散步般，然後游向倫克，直視他的眼睛，雙手交扣在背後，搖晃著身子。「你！你看起來很酷……總之比我原先想的酷……只有一點點啦！嗯，總之，你救了我，所以我想我該獎賞你。你希望什麼？儘管告訴我……」

倫克指向那閃閃發亮的寶石，三顆藍寶石嵌在黃金框架中。「我想要那顆精靈石。」

拉碧斯感覺自己的胃翻了個觔斗。「你是指水之石，對吧？我母親把它交給我，說我只應把它交給將成為我丈夫的男人。你可以稱它為梅羅族的訂婚戒指！好吧！我就把我最珍貴的寶物……梅羅藍寶石，給你！」

「……訂婚戒指？」奈薇亞問，但太遲了。倫克熱切地接過寶石，得意地將它高高舉起。

拉碧斯眨了眨眼，爬出水面。「別告訴我父親……」然後，她蹦蹦跳跳地跑到倫克前頭，自個兒哼著甜蜜的小調。

奈薇亞等到拉碧斯走遠聽不見，才轉向倫克。「倫克……你知道什麼是訂婚戒指嗎？」

倫克收起寶石，他那天真的傻笑消失了。「咦？我不太懂她在說什麼，但我終於收集到三顆精靈石了！我幫助伊索德公主打敗馬多克的任務，就快完成了！」

奈薇亞嘆了口氣。

倫克揚起一道眉毛。「別擔心，奈薇亞！我知道這是拉碧斯公主最珍貴的寶物。等伊索德用完之後，我會把拉碧斯的『訂婚戒指』安全完好地還回去！」

奈薇亞沒有回應。倫克忽然納悶，自己是不是漏掉了什麼。

「呃……奈薇亞？我應該知道什麼是訂婚戒指嗎？」

奈薇亞在他帽子上戲謔地彈跳了一下，然後飛到他前頭。「那個啊，以後有的是時間說。」

但願是再過幾年之後，奈薇亞心想。

***

倫克和奈薇亞衝過走廊，回到梅羅王的宮殿，卻發現梅羅王巨大的臀部正堵住出口。他們能聽見他模糊的聲音從拱門後傳來。「原來如此。這麼說，妳終究還是違抗了。我非常失望，拉碧斯公主！妳母親會怎麼說？」

倫克搔搔頭。「呃，陛下？能請您讓我們過去嗎？」

「嗯？哦！我們的英雄到了！等一下，小伙子！等一下！咿唔！唔咿唔！！！」

奈薇亞無聲地怒火中燒，她聽著梅羅王咕噥著，開始一寸一寸地把他的龐大身軀從出口挪開，不確定自己對建築師和對這位肥胖國王本人，哪個更惱火。「話說，這宮殿是誰設計的？」

「咿唔！哦？大部分是我自己設計的！大多數梅羅族不太重視紙張，但我在離水時可是個厲害的製圖師！這格狀雕飾難道不可愛嗎？」

奈薇亞看著國王的臀部，在那可愛的拱門格狀雕飾間擠過幾吋。「嘆為觀止！完美極了！您可真是離水之魚，與眾不同！」

「哎呀，多謝讚美！」梅羅王呵呵笑著，一道光線從門口裂縫透入，恰好足以照亮他那兩片雄偉臀瓣間的縫隙，但那仍擋住了拱門的十分之九。倫克屏住呼吸，費力擠過國王的髖部，終於回到了梅羅領域。

拱門另一側，迎接他的是一幅賞心悅目得多的景象。拉碧斯公主站在父親寶座前的石砌高臺上，雙手端莊地交握在身前，手裡緊握著一個小小的、白色物件，倫克看不清楚。高臺周圍，似乎聚集了全體梅羅族人。或許他們是來聽聞拉碧斯獲救的消息，並留下來聽她完整的懺悔。

看到倫克從她父親身後出現，拉碧斯身子一僵，然後低下頭。「倫克？你來了！我方才正在向父王稟報發生的一切……我是指所有的一切！」

看到父親舉起一隻纖細有蹼的手指，拉碧斯嘆了口氣，在高臺上轉身面對她的子民。「各位，為了我給大家帶來的所有麻煩和擔憂，我很抱歉。我沒有善盡對水之精靈石的責任。我向大家隱瞞了真相。我離家出走。我刻意違抗父王的命令，並且……又跑進達格加多爾大人的嘴裡玩耍！」

成年梅羅族嘖嘖作聲，搖頭嘆息，有些孩子在聽到「在達格加多爾大人嘴裡玩耍」時倒抽了口氣。

拉碧斯雙肩顫抖，繼續她正式的道歉。「若非這位勇敢的阿瓦隆人，我肯定早已喪命。我也未能對他展現應有的禮節。」

倫克正想打斷，解釋自己是尼伯龍根人，不是阿瓦隆人，奈薇亞在他頭上跳了跳，噓了他一聲。

公主忘了端莊的儀態，瞥了一眼自己尾鰭上那閃亮的藍紫色印記，那是她為自己的無禮所付出的代價，公開的明證。

梅羅王注視著他那懺悔、受過懲戒的女兒。「嗯，看來倫克確實執行了我的請求，而且非常徹底！很好，拉碧斯公主……回妳房間去！」

拉碧斯轉身再次面對她的父親。「不，父王！」

觀眾們低聲議論，梅羅王坐立不安。「呃……請聽話？」少了另一半——已故的梅羅王后——在身邊，他永遠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。

拉碧斯望向倫克，默默催促他來到高臺上她身邊，然後再次羞愧地垂下眼。「我會聽您的話，父王，但我必須先贖罪。倫克在達格加多爾大人腹中對我的懲罰，是出於我自己的固執。他承諾過，等我們安全到家後會懲罰我，而我也保證接受我的命運。為了梅羅族，我必須信守這個承諾。」

她偷偷瞥了一眼身後，聚集在石階底的父母與孩子們，她的全體臣民。「而梅羅領域的人民，無論老少，都必須看到，他們的公主絕不能凌駕於律法之上。」

梅羅王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，然後舒服地往後靠坐。「啊！當然了！繼續吧，倫克，我的好孩子！」

倫克登上石階，在高臺頂端與拉碧斯會合，她再次轉身面對他，並遞出手中的那個小小的白色物件：一把華麗的珍珠母貝髮刷。「這是我母親的遺物。我想你能猜到，她用它來做什麼。我要你現在就用它。」

奈薇亞從倫克帽子下探出頭，低語：「倫克，你真的要——」

但倫克舉起一根手指，示意奈薇亞安靜，順手把帽子塞回原位，同時從拉碧斯手中接過髮刷。倫克感到喉嚨一緊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到底該說什麼？他幾乎忘了要再打拉碧斯屁股的承諾，原本還在考慮饒了她。即便在他最憤怒的時刻，他也想像過這景象是在某個隱蔽的地方發生，從未想過會有這麼一大群見證人。

拉碧斯公主沒有等待，溫順地擺好姿勢，用她有蹼的雙手扶住膝蓋。倫克看見幾個孩子刻意繞到高臺側邊，想更清楚看見拉碧斯的臀部。倫克看見

拉碧斯的眼眶濕了，雙頰緋紅，她望著眼前景象：一整群民眾，她的族人，全來見證她的公開鞭打。

倫克感覺那些目光同樣尾隨著他，他用右臂環住拉碧斯的腰，支撐她的重量。她在顫抖。他盡可能輕柔地攬住她，希望她從他的觸碰中能感覺到，他並未生她的氣。

他高舉髮刷，覺得自己必須說些什麼，幫助拉碧斯面對這一切。他平時保持沉默的習慣，此刻完全行不通。「各位！我要你們知道，拉碧斯公主也非常勇敢。沒有她，我可能已經死了。我知道她今天之前的所作所為是錯的，但你們誰也不該對你們的公主今天的表現感到羞愧。」

聽聞此言，孩子們低聲議論，幾位表情嚴肅的成人也露出微笑，揮動魚鰭，倫克希望那是友善的表示。倫克不理會下方群眾的低聲評論，對拉碧斯耳語，只有她能聽見。「那也包括妳，公主。」

倫克感到她的顫抖放鬆了，一抹微笑閃過她臉上，然後她假裝惱怒地藏起笑容。「哼，你是打算讓我懸著一整天嗎？整個梅羅領域都在等你呢！快動手吧！」

倫克點點頭，用珍珠髮刷的平坦面輕拍拉碧斯早已燙傷的臀部。他發覺，雖然這把比他自己的手工木刷小，但材質堅實沉重。每一擊都會覆蓋更小、更集中的區域，他擔心這是否會留下瘀傷。

倫克嚥了口口水。一方面，經過這麼正式的儀式，他不想讓任何梅羅族人以為他對拉碧斯手下留情。另一方面，他已對她心生憐憫。他又該如何判斷自己是否打得太重？梅羅族人天藍色的屁股，很難與阿瓦隆人或尼伯龍根人蜜桃色的臀部相比。

第一下響亮地拍落，在群眾頭頂上空迴盪。倫克看見一道斑駁的紫色印記，在髮刷落在拉碧斯左坐骨點的位置浮現。倫克只能祈禱，梅羅族人不會比人類更容易瘀傷。

倫克決定採取折衷。他會保留全力，但進行更長時間的懲罰，等待聆聽來自群眾和拉碧斯本人的線索，來決定她何時已受夠懲罰。他減輕了拍擊的力道，但確保覆蓋拉碧斯臀部和上大腿的每一吋。到這時，拉碧斯那王室臀部的顏色已加深為鮮明的皇家藍。倫克感覺她努力保持不動，感覺她腹

部的重量壓在他右手的指節上以尋求支撐。她正英勇地掙扎，但灼傷的持續影響肯定痛苦萬分。

倫克停頓下來，希望這已被視為對她罪行的公正懲罰，或至少給她一個喘息的機會。「拉碧斯公主，站起來，面對妳父親。」

拉碧斯聽話照做，新鮮的淚水自由地落下，在清冷的光芒中閃爍。在他們身後，倫克聽到一群成年人的聲音在低語，他希望那是認可，甚至有一些孩子氣的聲音發出欽佩的輕嘆。梅羅王把手從眼前放下，顯然對目睹他嬌生慣養的小寶貝受苦的景象，感到十分掙扎。「非常好！嗯，我從來就不是個嚴厲的管教者，但我確實覺得，她的母親會對你的表現非常滿意，年輕人！對你也會非常滿意！這對梅羅族來說，是個快樂的日子！」

終於，那群滿懷期待的梅羅族人，以顫音發出一聲戰吼，他們音樂般的聲音更習慣在水底說話。倫克如釋重負，把髮刷遞還給拉碧斯，她卻把他的手指合攏在刷柄上。「不，傻瓜。這當然是給你留著。將來你肯定還會用得著它的！」

奈薇亞真希望倫克能看到自己臉上困惑的表情。「但我已經有一把髮刷了呀？」

拉碧斯翻了個白眼，然後在他臉頰上輕輕一吻，右臂輕搭在他的左臂上，兩人一同走下石階。「嗯，那就留著作為我感謝的紀念。下次你得打我屁股時，我比較希望你用母親的刷子，不過我想，要是我太難搞，你也可以拿出你那根你稱為髮刷的笨重棍子。」

倫克微笑，成年梅羅族人拍著他的背，他納悶為什麼有些十幾歲的梅羅女孩在荒唐地咯咯傻笑。「打妳屁股？我什麼時候還會需要再打妳屁股？」

拉碧斯咯咯笑著，輕輕捏了捏倫克的手臂。「你這麼說真貼心，但我想我們都知道，我就是個固執的類型！不過為了你，我保證會盡量乖一點……一陣子！」

倫克心不在焉地點點頭，努力在擁擠的梅羅族人那些奇怪的鼓勵話語和竊竊私語中，聽清楚拉碧斯的話：

「好小子，幹得好。我們公主終於找到了一個夠男子氣概來馴服她的男人！」

「天啊，他真英俊。想像一下！我們自己的阿瓦隆小王子！」

一個可愛的梅羅小女孩在他們面前蹦蹦跳跳。「我希望有一天也能找到一個像你一樣勇敢的梅羅伴侶，阿瓦隆人！你們結婚後，會生很多很多小孩嗎？」

倫克害羞地笑了笑。「呃，我其實是尼伯龍根人。我想，那些其他的事我還沒怎麼想過。我想長大後，也許有一天生小孩也不錯。但我得先完成伊索德公主的任務才行！」

瞬間，人群陷入一片沉默。倫克感到拉碧斯再次捏緊他的手臂，但這回她捏得如此用力，他手臂都發麻了。她緩緩轉過身，面對他。「伊索德公主？你認識她，是嗎？你跟她什麼關係？」

她笑得如此甜蜜，令倫克緊張起來。難道兩個王國之間有什麼他不知道的緊張關係？倫克真希望自己對阿瓦隆和梅羅的習俗不要這麼無知。「她交託給我一項重要任務，要收集三顆精靈石。我一開始就是為了這個才來到梅羅領域的。整個阿瓦隆的命運都扛在我肩上！」

「所以你接受我母親的寶石，就只是為了這個原因？難道你不是想把它當作來自我的一件禮物？」

奈薇亞倒抽一口涼氣，試圖飛到倫克耳邊，但太遲了！

倫克雙手抓住拉碧斯的雙肩，急切地回答：「哦不，那是件很棒的禮物！我永遠感激妳。等我幫助伊索德公主阻止馬多克·德拉科米爾的……不管他打算做什麼，我馬上就回到妳身邊！」

聽到這話，群眾似乎讚許地點點頭，繼續他們的慶祝。他們已經開始在倫克和拉碧斯面前懸掛裝飾，撒著花朵。倫克納悶，這些奇特的梅羅習俗，難道只是為了慶祝拉碧斯獲救？看起來簡直像在準備某種奇怪的節日。

拉碧斯公主點點頭，顯然鬆了口氣，然後在倫克臉頰上種下一吻。「嗯，我很了解伊索德公主。她是個好朋友，也是智慧的典範。我懷疑她會想偷走對我如此珍貴的東西！……我希望我母親的寶石能在你的任務中幫上忙……嘻嘻！」

倫克笑容滿面，緊緊擁抱拉碧斯，很高興交到這麼一個好朋友。拉碧斯臉紅得發燙，然後開玩笑地把他推開，雙臂交叉。「別在大家面前啦，你這呆頭鵝！」

倫克狂點著頭，奈薇亞在他的帽子裡被彈得前後搖晃，根本無法引起他的注意。他朝瀑布衝去，瀑布遮住了梅羅領域的入口，他向拉碧斯揮手。
「好。再見，拉碧斯！」

這聲道別來得比拉碧斯預期的快得多。她偽裝的惱怒消失了。她舉起一隻手，做出一個優雅的道別，然後放下所有偽裝，衝向倫克，在瀑布邊為他送行。「別讓我等太久！婚禮就在下一個滿月舉行！」

倫克在瀑布前停下腳步。「婚禮？嗯。不會又長又無聊吧？」

在被倫克帽子裡顛來簸去之後，奈薇亞幾乎是撲向他的耳朵。一切發生得太快了！「等等，倫克！嘿！聽我說！」

拉碧斯搖搖頭。「不。它會簡短、甜蜜……又美麗！」

奈薇亞停頓了。她看著拉碧斯溫柔地將手放在倫克的臉頰上，然後將他拉入一個粗魯、半擁抱半鎖喉的姿勢。奈薇亞瞬間明白，拉碧斯是在試圖彌補自己先前推開倫克擁抱的舉動。試圖創造一段永恆的回憶。

渾然不覺的倫克，真誠地回抱了她。拉碧斯緊繃的掌握融化了，她沉入他的臂彎中。

奈薇亞感到那急切的警告在她嘴邊消逝。無論拉碧斯有多少缺點，她都值得擁有這一刻。奈薇亞得另找時間，再把消息告訴倫克。

倫克滿面春風。「我一定會盡快回到妳身邊，拉碧斯公主！」

[全書完]

妮莎終於得到報應

第一章：小惡魔與狼

倫克被困在狼的形體中已經好幾個星期了，他的聲音只剩下兇狠的咆哮。他四肢著地飛奔過森林，敏銳的嗅覺與聽覺接收到遠超他想像的資訊，他記得自己第一次在巫師凡·桑特的監牢中醒來，等待命運的審判，卻突然被一個名叫妮莎、調皮搗蛋的小惡魔給釋放了。她施展黑暗魔法，而且似乎以取笑倫克的詛咒為樂。

他記得他們逃跑時她嘲弄的話語：「你現在真是頭野獸了，不是嗎？哈！別擔心，我不會像你那些所謂的人類朋友一樣拋棄你。」倫克一個字也無法回答，卻能感到羞恥和挫折在胸中翻騰。

世上再無其他盟友，從那天起，倫克便聽從妮莎的指引。妮莎似乎樂於領著他在鄉間瞎轉，一路不停嘲笑他。「快點，小狗！駕！」她會笑著，坐在他背上，拍打他的後臀，彷彿他是她的馬。有一次，他咆哮著猛力向前衝，速度之快讓妮莎從他背上騰空而起。當他感到她的屁股砰地一聲重重落回他身上時，妮莎只輕輕「哦！」了一聲表示驚訝。倫克回頭望去，看到她正死命抓緊他的毛髮，臉上掛著自尊受挫的表情。這是倫克幾星期以來唯一的小小勝利。她打他的後臀，他則找到方法打她的屁股，即使沒有雙手。

他的狼性本能很敏銳，但他無法與人類溝通，仍不免感到失落。在鄉間覓食、繞著唐恩城堡邊緣徘徊的漫長日子，終於有了回報。妮莎聽到了傳聞，說有一把魔法刀刃能破除凡·桑特的黑魔法。

他嗅聞空氣，偵測那些因凡·桑特黑魔法奴役的可憐靈魂所產生的怪物「暗影惡靈」，聞到妮莎黑暗魔法的微弱氣味，聽見她長髮輕柔的窸窣聲，那頭髮帶著魔法的內在光芒。他不禁懷疑，妮莎是認真想辦法要解救他，還是只是拿他尋開心。

當他們終於抵達目的地——一座被迷霧籠罩的破敗石造神廟，妮莎終於提起了倫克的詛咒。「那麼，你現在當狼很不開心囉？嗯，我也許能幫你……不過，這對我有什麼好處呢？」想到自己得任由一個似乎以他的不幸為樂的人擺佈，倫克的心一沉。

她在四周的陰影中忽隱忽現，突然從他面前的地面冒出頭來——呃，不是真正的地面，而是他投射在地上的影子。「你怎麼說，小狗？我幫你找到一個神奇小玩意兒，幫你重新用兩條腿走路，然後你幫我去找我一直在找的另一個神奇小玩意兒？」

倫克只能低下頭，吠了一聲，默默點頭。「我保證。」他心想。

憑藉飄浮魔法和穿梭陰影的能力，妮莎完全可以跟上他的速度。然而，她卻在他背上坐定，用力踢了他身側一腳。「快點，慢郎中！你不是應該當英雄嗎？」她嘲弄道，但儘管言詞刻薄，倫克仍感覺到，她正領著他去他該去的地方。

終於，他們進入了神廟牆內，那是早已被遺忘的上古文明廢墟。妮莎下了「坐騎」，帶著一種新的敬意看著倫克。「你知道嗎，對一隻骯髒、長滿跳蚤的畜生來說，你還不算太差。」她說，依然帶著嘲弄，但語氣中有一絲真誠的欽佩。

他們搜索神廟，每遇到陷阱或障礙，妮莎就對他大呼小叫，倫克被迫用牙齒、爪子和蠻力穿行廢墟，直到終於找到他們尋覓的聖林:內殿。在一座石台上，放著一把看似古老的劍，藤蔓蔓生，但倫克能感覺到劍身散發出微弱的光芒。

他用鼻子碰觸劍身，感到詛咒正在解除。他可以感覺自己正變回人形。妮莎目不轉睛地看著他，表情莫測高深。

倫克握住劍柄，輕輕從石中拔出，轉身對她說，心中混雜著解脫與感激。「謝謝妳，妮莎。沒有妳我做不到。」

妮莎無視他的感激，專注地盯著那閃亮的劍刃。「這把劍認你為主了……」

倫克覺得自己有點蠢，低頭看了看手中的武器。他拔劍拔得如此輕鬆，根本沒想到這竟是件強大的遺寶。

當他抬起頭，妮莎正把一塊黝黑、華麗的水晶湊到他面前。「這東西是凡·桑特對你下的邪惡魔法化身。這絕對和我們族裡的暗影魔法不同。」

倫克本能地伸出空著的手，想接過水晶檢視。這就是造成他苦難的根源？

「小心！」妮莎厲聲說，拍打他的手腕背，好像逮到他在偷糖罐裡的糖果。「要是碰到它，你又會變回野獸！」

倫克將那華美的劍刃收入鞘中，揉去右手腕的刺痛。「我們該怎麼處理它？」

「這東西太危險了。也許最好就把它留在這裡吧？不過話說回來……如果留著它，你就能隨時隨地變身成野獸了。」

倫克一聽，耳朵豎了起來。「我再也不想當狼了！」

妮莎瞇起她橘色的眼睛，面露憾色。「哦，別這麼小家子氣。你總不能告訴我，你不享受那種衝勁吧？你不會懷念那股力量和速度？你肯定看得出來這有多有用！」

倫克努力想找個反駁的論點，甚至一個字也擠不出來。既然說不出什麼有價值的話，他寧可保持沉默。

妮莎感覺自己贏了，便像玩小孩玩具般，將水晶輕輕在指尖上平衡。「是啊，既然凡·桑特大發慈悲給了我們這個，我們就該心懷感激，盡量利用！你需要的話，叫我就行。我想低調點，所以當你是人類時，我會躲在你影子裡，但我隨時都能把你變身。」

「意思是，只要我想，」倫克終於冷冷地回嘴。

「我就是這麼說的！」妮莎咯咯笑著，無言地聳了聳肩，那表情像在說「我真迷糊！」但倫克注意到她那富有表現力的雙眼，其實很專注。她說的正是她想說的話。

這就是妮莎的方式。她的話語、她的思緒、她的眼神。彷彿在任何時刻，她都在同時表達三件不同的事，而你若分不清她意指哪一件，就是個傻瓜。「你隨時都可以變成狼！而且，多虧這東西，你只要切換到狼的形態，就能隨時使用我的暗影穿梭魔法。」

她滑入陰影，又在他肩後出現。「嘿，不過聽著，倫克……我想請你幫個忙。」

她把水晶在手指附近的空中旋轉，讓光芒映照在兩人眼中，然後抬頭看他，就像在求爸爸買個特別玩具給她。「你介意跟我去找一樣叫『暮光之鏡』的東西嗎？那是一面有魔法的黑鏡，藏在阿瓦隆的某處。沒錯，暮光之鏡……是我們用來對付凡·桑特的最後一個潛在『倫克』。」

倫克迎上她的目光，但用餘光留意著水晶。那水晶近得他不得不注意，但還沒近到有碰觸到他危險的程度。「那就是妳剛才說的那東西？妳的魔法小玩意兒？」

她眨了眨眼。「聰明！你還記得！我還以為你當狼時不保留人類的記憶呢。有時你看起來那麼遲鈍，我還以為你的腦子開始退化了。還是說，你本來就這樣？總之，你願意幫我去拿我那個小玩意兒，對吧？除非，你還想再擔心自己又會變成狼！」

倫克感到一股怒火衝上，正是他當狼時被暗影惡靈追獵的那種感覺。「沒必要威脅我，妮莎。我保證過會幫妳，就會幫妳。我是言出必行的人。」

妮莎倏地從他身邊退開，她那輕佻的笑容換成了一副受驚小女孩的神情。她眨了眨眼，甩了甩頭髮，試圖恢復鎮定，低吼道：「我才不威脅人，狼小子。那是個保證。我幫你不是出於同情。我需要你，而你要償還欠我的這份義務。就這樣。」

倫克瞇起眼睛。「對妳來說，就只是這樣？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？」

妮莎的笑容褪去，眼中閃過一絲內疚。「嗯，也許不只是那樣。你……算是挺好逗弄的，我想吧。」她低下頭，看著地面。倫克懷疑自己是否對她太嚴厲了。他伸出手，想放在她頭上。正當他想為她給予的幫助道謝時，妮莎又溜進了他的影子。「話說回來，還是你當狼的時候逗弄起來更好玩。我想現在騎小馬！」

他脖子後的汗毛豎了起來。倫克舉起左手，握住劍柄，開始拔劍。妮莎出現在他餘光中，水晶正對準他的眼睛，這時——

陽光從他腦後炸裂開來。他不得不緊緊閉上雙眼，即使如此，世界仍是一片刺痛眼的紅光。當他睜開眼，發現那並非太陽，而是他背上的那把劍。聖光黯淡下來，他低頭一看，發現攻擊他的人倒在他腳邊。

倫克的臉色一沉。但當他看向妮莎，卻注意到有些不一樣。她的皮膚微微發光，顏色也不同了。倫克花了一秒才釐清究竟哪裡不同。之前是黑與白，現在是白與黑。那不一樣嗎？不，當然！是顏色倒轉了。

「果然！」她啐道。「一個保護咒。你們阿瓦隆男人都一個樣。完全不懂得欣賞魔法和暗影魔法之間的細微區別！只會用聖光到處亂轟！」

「妳受傷了嗎？」倫克關切地問。

她怒視著他。「要是我受傷了，那也是你的錯，阿瓦隆人！」她檢視自己發光的身體，光芒慢慢褪回原本的顏色花紋。「感謝女神。這一定是個簡單的結界咒。我已經開始恢復原狀了。說到這個……」她慌忙去找掉落的水晶。從草叢中一把抓起，她像貓一樣迅速轉向倫克。「我們來瞧瞧，該怎麼把你變回原形，狼小子！」妮莎輕盈地躍入空中，準備以暗影魔法飄浮。倫克還來不及思考，就已拔出劍，向後一跳，擺出戰鬥姿勢。

但接著，最奇怪的事發生了。她向上升了大約一呎，臉上帶著邪惡的得意，那表情卻轉為困惑。在那彷彿永恆的一秒鐘裡，她懸在半空中，然後向前撲倒，面朝下摔在神廟廢墟石地上那鋪滿露珠的青草和苔蘚上。

啪！

撞擊揚起一片真實的灰塵。待塵埃散去，妮莎用一種倫克不認識、卻認出是她母語的語言咒罵起來。「穆多拉！我的飛行呢？沒關係，我就……」她雙手按地，然後瘋狂地拍打石頭和苔蘚。「不！不，不不不！！！」

倫克瞬間明白了。她的暗影魔法，曾經能讓她在黑暗中無聲無息行動的能力，現在消失了。她不是在拍石頭，而是試圖溜進陰影裡。

她站起來，甩甩頭，那橘色的馬尾掃到她臉上。「我的頭髮！我沒法操控它了！詛咒阿瓦！願艾什、阿哈瓦和夏娃全都坐在黃金三角上！」

「妳覺得這會是永久的嗎？」倫克謹慎地問。這看來像是好運，但話說回來，這樣的妮莎對他可幫不上什麼忙。

她跺著腳，拉扯自己的頭髮，但它仍毫無生氣地垂著，失去了內在的光芒。「我怎麼知道，白痴！這又不是我的魔法！」

倫克走近她時，不禁想起當他被困在狼形時，她無數次戲弄他、踢他的情景。他站到她面前，雙眼緊盯著她的眼睛，問道:「嗯，現在妳知道無能為力的感覺了。妳還記得妳那些把我當狗一樣對待的時候嗎？」

妮莎哼了一聲，翻了個白眼。「喔，拜託，你不會又要翻舊帳吧，會嗎？我只是找點樂子罷了。」

倫克瞇起眼，又逼近一步。「樂子？妳覺得把我當動物對待是樂子？當我甚至無法自衛時，踢我、嘲笑我？」

妮莎雙臂交叉，怒視他。「你太荒謬了。那只是個遊戲。再說了，你當時不過是隻笨狼。你能指望我怎麼樣？宮廷禮儀嗎？」

倫克感到怒氣上升，但他深吸一口氣，試圖保持冷靜。「我指望妳能對我保有一點尊重。理解即使我被困在那個形體裡，我仍然是我。但相反地，妳把我當成玩具。現在我自由了，我看到妳失去了對妳很重要的東西。也許這是一個徵兆，提醒妳該想想自己對待別人的方式。」

妮莎氣呼呼地別開臉。「我不需要你來教訓我，英雄。我更不需要你的原諒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生存，而且我不後悔。」

倫克搖搖頭，轉身離開。當他走開時，不禁感到一絲悲哀。他原本希望妮莎能明白，她的行為對他造成了多大的傷害，但看來她依然像以前一樣固執又自私。他邊走邊想，是否有辦法能讓她明白自己的錯誤。但眼下，他只能盼望她終有一天會想通。

***

倫克走在妮莎前頭，心情沉重，仍沉浸在剛才的對話中。他不禁感到一種悲哀，因為她的行為讓他們的友誼蒙上了陰影。嗯，也許「友誼」這詞不太對。「關係？」「夥伴關係？」倫克暗忖，也許阿瓦隆語裡根本沒有詞能形容他倆之間這東西，管它是什麼。

走著走著，童年的回憶如潮水般湧上心頭:他在奧德蘭村由養父拉塞爾撫養長大。倫克記得有一次，他為了在其他孩子面前炫耀而惡作劇打破了好幾個罐子，拉塞爾是怎麼處罰他的。那懲罰很嚴厲，但倫克從未忘記那次的教訓。「真奇怪，」倫克納悶。「我怎麼突然想起這個？」

他邊走，邊聽見妮莎努力跟上的聲音。她仍沒了暗影魔法，顯然很難跟上他的步伐。「真不敢相信，我竟像個凡人一樣被困在這裡，什麼力量都沒有，」她怨恨地抱怨。

倫克停下腳步喘口氣，妮莎立刻朝他咆哮：「我命令你現在就揹我！」

「妳得學著像我們其他人一樣，用自己的兩隻腳走路。」

妮莎怒視他。「我告訴你，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，尤其不會接受你這種區區凡人。」

倫克對她翻了個白眼。「好，隨妳便。但我不會再揹妳了。妳得自己跟上。」

妮莎雙臂交叉，噘著嘴，拒絕移動。「我拒絕走路。這太有失我身分了。」

「我不是妳的狗，」他堅定地說。「妳得開始尊重我。」

妮莎嗤之以鼻。「尊重？哦，那你又能怎麼樣，英雄？像打頑皮小孩一樣打我屁股嗎？你只不過是個拿著劍的蠢小子。我肯讓你跟在身邊，你就該慶幸了。」

倫克感到血液開始沸騰。他們一起經歷了這麼多，她怎能還如此無禮？他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了。

倫克臉色一沉。「妮莎，」他嚴厲地說，「我想是時候教訓教訓妳了。」

妮莎大笑。「你要教我訓？沒我幫忙，你連條魚都抓不到。」

倫克不理她，在旁邊一個樹樁上坐了下來。「過來，」他說，示意她上前。

妮莎猶豫了一下，但最終還是走向他。「這笨蛋想坐下來聊天。好。我就配合一下，等他囉哩囉嗦的時候，我再從頭髮裡拿出水晶——」

他毫不猶豫，一把抓住妮莎的手臂，將她拉到自己大腿上趴下。妮莎驚駭地瞪大雙眼，他揚起左手，重重地落在她的屁股上。

啪！

妮莎全身僵直，陷入完全的震驚。其實，並不真的那麼痛。嗯，她不太確定到底痛不痛。她只是無法相信剛剛發生的事。「不。他不可能打我屁股。這不可能！」

就在妮莎思索這個哲學問題之際，倫克用手輕柔地在她臀上揉了揉，那觸感意外地柔軟。拉塞爾的妻子烏爾麗克曾教他，在開始認真打屁股之前，這是個「確認他們清醒、注意聽話」的好方法。判斷妮莎絕對清醒後，倫克抽回手，又落下第二記清脆的巴掌，聲音在神廟中迴盪。

妮莎倒抽一口氣，驚訝於倫克的手落在她屁股上的刺痛。她轉頭怒視倫克，但他正堅定地注視著她，等著她完全意識到自己的處境。

「你——你好大的膽子！」妮莎憤慨地驚呼，掙扎著想起身。

倫克按住她的背，強壯的手把她穩穩固定在原位。妮莎能感覺到他肌肉緊繃，準備施以懲罰。

他又打了她兩下，左右臀瓣交替，手臂劃出兩道大大的弧線。

當倫克的手落在她屁股上時，妮莎發出一聲喘息。那衝擊讓她全身一顫，她感到他整隻手掌和五根張開的手指帶來的刺痛。她看不到傷勢，卻能想像自己左臀瓣上，印著他左手近乎完美的印子。她咬緊牙關，試圖忍住不發出任何聲音。

倫克的手再次落在她屁股上，力道不如之前，但刺痛感依然加劇。妮莎扭動身子，踢著雙腿，試圖逃脫，但倫克抓得太緊了。

「這是妳自找的，」倫克堅定地說，聲音低沉而嚴厲。「妳得學會尊重我。那把劍有保護魔法又不是我的錯。是妳想背刺我的時候，大概自己觸發了它。」

妮莎咬著嘴唇，拼命忍住回嘴的衝動。他的話刺痛了她的自尊，因為她發現自己內心有一部分同意他。過去這一個小時，她一直在對自己生氣。但把怒氣轉嫁到倫克身上，容易多了。「你這叫打屁股？你打屁股像個老奶奶。」

「多謝誇獎，」倫克回答，又落下四下清脆而平穩的拍打。「我在奧德蘭村認識一些老奶奶，這是高度的讚美。」

妮莎對這句俏皮話嗤了一聲。她驚訝像他這樣沉默寡言的人，竟能像他的身手一樣反應機敏。她輕聲笑了出來，感覺最後幾下巴掌讓她的臀肉彈跳、晃動。這還不算太糟嘛，她想。她能挺過去的。但另一個念頭忽然擊中了她。這還不是倫克能打出的全力。從最初那四下顫動的猛擊中，她很清楚這一點。那他為什麼現在手下留情？好讓她能聽他訓話？但這意味著……

妮莎的竊笑哽在喉頭。她轉過脖子，得以用一種新的眼光看待倫克。這不是因為軟弱才對她手下留情。這是……經驗老到。「這個男人打過的屁股，我可不是第一個？」妮莎心想，心頭掠過一絲驚駭。

倫克保持平穩的節奏，回想起拉塞爾睿智的話語。「拿起一根棍子亂揮，不會讓你成為劍士，小子。這些事是有門道的。用劍，你得學時機、精準……優雅。就像跳舞一樣。」

「我看，劍術跟打屁股大概很像吧，」烏爾麗克曾在他倆對練時打趣道。倫克不論是挨打屁股還是打人屁股，都親身體會了這話的智慧。你不能只是漫無章法地上下亂揮，還指望有好結果。

倫克壓低左臂的角度，瞄準妮莎左臀瓣的下緣，就在與大腿連接處，狠狠打下一掌。那就是所謂的「坐骨點」。就在那兒來個幾下。他比較喜歡把這個部位留到最後，當作一種最後一擊。顧名思義，這正是妮莎接下來好一陣子會坐在上面的——或者該說會盡量避免坐在上面的——部位。但還不是現在，倫克心想。只是先警告她，接下來會發生的事。

當倫克的手落在她坐骨點上時，妮莎感到自己的上半身微微向上、向前抬起，幅度不到一公分。倫克這最後一掌不同於向下施力，而是用了較低的角度改變了節奏。它沒有同樣的震懾力，但涵蓋了更大的表面積。妮莎真切地感受到手掌與臀部摩擦的感覺，就像被搔抓過後片刻那刺刺癢癢的感覺。而且，就在妮莎還沒來得及感覺到刺痛沒立刻消退時，倫克又在她的右坐骨點上，落下了同樣的第二下。

倫克不疾不徐地恢復了先前較輕的節奏，讓妮莎好好反思自己的處境。當她轉向內心思索，她想起每當倫克是頭狼時，她嘲笑他、輕視他的種種。她從未想過，自己的行為可能對他造成多大的傷害。現在，當她感受著他手掌留在她屁股上的刺痛時，她想到了自己當初是怎麼拍打他的後臀，逼他「快跑」。

倫克啪啪兩下，維持穩定的節奏，卻加重了力道，不知怎地還能讓手掌在落下後多在臀上停留零點幾秒，而不打亂節拍。

妮莎因撞擊而瑟縮，但只發出一聲輕哼，壓下原本想爆出的怒吼。她的屁股才挨了幾下，就透出淡淡的粉紅色，但倫克知道，這還不足以讓她學到教訓。

「噢！倫克，會痛！」妮莎抗議，在他腿上扭動。

「很好，本來就該痛，」倫克嚴厲地回答，繼續打屁股。

妮莎不停扭動、抗議，但她的反抗只更堅定了倫克好好懲罰她的決心。他的手以更快的節奏落在她屁股上，每一下都讓她的肌膚更紅一層。

妮莎努力維持強悍的假面。他能感覺她在他加重力道時全身緊繃，但她很快試圖用嘲諷來掩飾不適。

「哎喲，哎喲，哎喲。瞧瞧現在誰才是了不起的大英雄，打著區區小女子的屁股，」妮莎譏諷道。

倫克咬緊牙，瞄準她臀部正中央，打下一記「低角度投球」，幾乎覆蓋了兩瓣臀瓣。然後他變換成較難預測的模式。快拍，重拍，這兒那兒小小的變化。倫克想起曾與艾瑞亞共舞的一支輕快舞蹈，而非城堡鎮訪客偏愛的那種緩慢、可預測的華爾滋。現在，妮莎就是他的舞伴。他的手和她的屁股，似乎正隨著只屬於他倆的節奏起舞。

隨著他每一次扎實的拍打，妮莎的嘲罵也越來越憤怒。

「你自以為高高在上，很了不起，是嗎？」她啐道。「要不是我，你根本不會在這裡。你欠我的，你只是在對我發洩你的挫折！」

倫克停下懲罰，嚴厲地看著妮莎。「我不欠妳什麼，妮莎。我想幫妳，不是因為以為自己是妳的奴隸。我想幫妳，是因為我把妳當朋友。可妳卻表現得像我的敵人。沒錯，妳或許幫我解除了詛咒，但這並不代表妳有權把我當狗一樣對待。」

妮莎哼了一聲，雙臂交叉。「好。快點把這愚蠢的懲罰弄完，我們好辦正事。」

倫克點點頭，繼續打屁股，一邊思索自己是否太過分了。妮莎不太談自己的事，但在那漫長的幾星期裡，他仔細聽過她說的每一句話，她那份驕傲是無庸置疑的。她也許日後會因為他把她當成頑劣小孩般打屁股，而向他報復。但他隨即又想起，當他被困在狼形時，她一次又一次地戲弄他、踢他，他知道她必須學到教訓。

妮莎終於開始在每一下拍打下發出驚叫，那聲音甚至驚得附近樹上枝葉一陣窸窣，幾隻鳥驚慌飛走。她試圖再次撐起身體，但倫克牢牢把她固定在原位，每一下手掌落得比前一下更重。隨著懲罰持續，妮莎的臀部開始轉為鮮紅色，她皺著臉，發出一聲嘶嘶的吸氣。

「住手，倫克！」妮莎吼道，聲音嘶啞。

倫克停頓片刻，手仍放在她灼熱、櫻桃紅的臀上。

「妳明白我為什麼這麼做了嗎？」倫克嚴厲地問。

妮莎哼了一聲，點點頭。「因為我當了混蛋，」她低吼。

倫克滿意地點點頭，扶妮莎起來。她揉著疼痛的屁股，痛得皺眉。

「現在，我要妳去找一根細枝條來，」倫克說，指向附近一棵樹。「我們還沒完呢。」

妮莎僵住了。他不可能是認真的！「倫克，拜託住手，你不能這樣對我！我是個……」她及時住口，免得洩漏太多。「我是說，對不起？」妮莎哀求，刻意讓自己的聲音帶著情感顫抖。裝出一點可憐小狗的模樣，不會有壞處的，對吧？

倫克停下來，嚴厲地看著她。「妳還沒真的感到抱歉，」他說。「現在去撿妳的枝條。找根結實點的。」

妮莎怒視倫克，但知道最好別再爭論。她心不甘情不願地拖著腳步走向附近的樹林，仍死命揉著自己那發著燙、紅通通的屁股。她火辣辣地瞥了他一眼，但當他迎上她的目光時，注意到她的怒氣似乎消融了。

她眨了眨眼，忍回一滴淚，看著他的神情幾乎有些……羞澀？那正是她過去戲弄困在狼形中的他時，習慣露出的表情。妮莎驀地一驚，轉開臉，顯然對自己的眼淚比對自己的屁股更感難為情。倫克覺得這舉動出奇可愛，對自己這奇怪的想法感到驚訝。

當妮莎像個聽話的士兵般，走進樹林消失時，倫克不禁反思起眼前的情況。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想原諒妮莎對待他的方式，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就這樣把她丟下。她現在是他旅途的一部分，他決心要走到最後。與此同時，他發現自己對她懷有一種奇特的敬意。某方面來說，如果她徹頭徹尾是個壞蛋，事情還簡單些。她的力量和機智，只讓她的刻薄話語更加傷人。

他記起拉塞爾和村裡其他父母，偶爾會請他幫忙懲罰奧德蘭村的孩子們。圖羅、穆羅、貝絲，甚至康納。他們全都至少有一次，趴在「大哥哥倫克」的膝蓋上過。其中有次特別難忘，是圖羅帶他們跑進永恆森林。當他們的父母發現他們失蹤，全村都加入搜索隊時，是倫克找到了在森林裡哭泣的那些迷路孩子。後來，安全回家後，他們又為了另一個原因哭泣——倫克把他們一個接一個打完屁股，才送他們回家等父母回來。直到倫克離開奧德蘭村那天，奧德蘭的家長們發現，威脅要把頑皮小孩送去給倫克處罰，往往能促成完美的行為。

拉塞爾曾教導他，打屁股的目的是幫助孩子成長為好人。一場恰當的打屁股，需要原諒。倫克陰鬱地想，對妮莎，他可得好好在「原諒」這部分下點功夫。

[第一章完]

妮莎終於得到報應

第二章：公主與騎士

妮莎試著不去理會敏感臀部的刺痛，一跳一跳地想搆到一根看起來夠結實的樹枝。她甩動有魔法的頭髮，啪地一聲折斷樹枝。「那防護咒的效果一定終於開始消退了，」她想。她測試能否躲進陰影裡，卻發現不行。「這咒語一定對我更複雜的暗影魔法，效果持續更久，」妮莎明白了。但她的頭髮能用，這足夠發動突襲嗎？妮莎把細枝條握在手裡，掂量著它的重量和堅韌的樹皮。她不怕倫克傷她，但他絕對有能力。把他變回狼，是她重新掌控局面的最佳機會。「萬一他結束這場小小的訓誡，就決定把我丟在這裡呢？」她尋思。但不，倫克是那種單純、心腸好的類型。她正在算計的對象，是個可能寧死也不願對她失信的人。

一個念頭浮現妮莎腦海。她告訴自己不怕倫克，但這完全是真的嗎？她是不是在自欺欺人，就像過去幾星期她用精心挑選的暗示和戲弄，對倫克隱瞞真相那樣？就某方面來說，她不可能怕這麼一個善良的靈魂。但她真的不怕他傷害她嗎？一陣涼風拂過她臀上那刺燙、掌形的紅印。如果她毫不留情地攻擊他呢？她打得贏他嗎？如果把他逼入絕境呢？他會對她拔劍嗎？殺了她？她願意只為避免挨頓打屁股和傷及自尊，就去冒這種風險嗎？牽涉的風險太大了，遠超過倫克所能想像。

到頭來，真正的問題只在於：她願不願意回去面對她的打屁股，並以一個自由之人的身分，信任他會幫助她；還是要無緣無故，只因為這對她方便，就試圖迫使他為奴。

「我不是懦夫，」她大聲說，用魔法一揮，削去枝條上多餘的細椏。

妮莎從樹林裡出來，手裡拿著一根細長的白樺枝條，不甘願地遞給倫克。倫克仔細檢查，確認大小和形狀都符合他打算進行的懲罰。有點短，他想，但結實又柔韌。「妳挑了根好枝條，妮莎。這很合用。」

他揮動枝條破空一抽，試試手感。妮莎被那聲音嚇得僵住，光是想像接下來得聽多少次那同樣的「咻」聲，緊接著一聲清脆的「啪！」，就夠受了。但倫克沒有立刻開始懲罰，任憑那一刻懸著。

「妮莎，」他說，聲音嚴肅。「妳為什麼那樣對待我？只是因為我被詛咒，無法為自己說話嗎？」

妮莎垂下目光，臉上混雜著羞恥與憤怒。「你不懂，倫克。你當時對我來說只是個工具，一個達成目的的手段。我沒把你當成一個人，只把你當作幫我破除族人詛咒的方法。」

倫克的表情陰沉下來。「那不是藉口，妮莎。即使妳不在乎我，也可以對我保有一點尊重。沒必要像踢狗一樣踢我、嘲笑我。」

妮莎毛了起來。「可你技術上來說，就是條狗啊！」她抗議。「再說，你被困在詛咒形體裡的時候，我又不是沒用處。」

倫克搖搖頭。「那也不能讓這件事變成對的，妮莎。妳傷害了我，妳得為此負責。妳不能就這樣輕描淡寫，假裝那都沒關係。」

妮莎移開目光，無法迎上倫克的視線。她知道他是對的，卻不願承認。她一直自認強悍又獨立。要她道歉、認錯，感覺像是對她自尊的打擊。

但當她站在那兒，看著倫克握著白樺枝條，她開始感受到別的東西。懊悔。既是對即將發生在她屁股上的事，也是對她之所以該受此罰的所作所為。她意識到，她感受到的那種傷害，就和倫克從她的踢打中感受到的一定是同一種。

終於，她重新抬眼看倫克。「對不起，倫克，」她低聲說，聲音很輕。「我那樣對你是不對的。很殘忍、不公平，我後悔了。」

倫克點點頭，但沒有放下枝條。「我接受妳的道歉，妮莎。但我覺得，我們在這兒還有點未了的事。」

當倫克示意她轉身時，妮莎驚訝地睜大了眼。「看到那根倒下的圓木了嗎？」他明確地問她。「過去趴在上面。我得用全臂的力量，才能好好用這根枝條。」

「我們非得這樣嗎？我都說對不起了，還不夠嗎？」她質問，那短暫的悲傷情緒，突然又被她一貫的倔強取代。

倫克表情嚴厲。「說對不起，和真心感到抱歉，是不一樣的。妳要接受懲罰，妮莎。這是我們能讓這件事過去的唯一辦法。」

妮莎猶豫了，但她知道他是對的。儘管如此，她還是覺得有必要在走向她的末日時，倔強地別過頭噘起嘴。她會接受命運，但不必喜歡它。

她小心翼翼地趴在那根圓木上，倫克將白樺枝條試探地輕敲她屁股時，她咬緊了牙。妮莎痛苦地意識到，自己的臀部相對於頭部，翹得有多高。像小孩一樣被按在倫克腿上，有它特有的難堪。但此刻，她的屁股還帶著刺痛，像獻給女神們的祭品般，戳露在森林的曠野空氣中，妮莎感到一種不同的感覺。羞恥。妮莎已經很久沒有對自己感到這麼羞恥了，自從……嗯，自從她離開家鄉。

倫克終於揮下白樺枝條，落在她屁股上，發出清脆的劈啪聲。妮莎很不高興地發現，細枝條能帶來比手掌更持久、更痛的刺痛。當枝條再次與她屁股接觸時，妮莎發出一聲痛叫。那感覺幾乎像是每道細細的線條都要割進她屁股裡，當倫克持續施以懲罰時，她努力保持不動，十分艱難。

妮莎咬緊牙，告訴自己不能哭。她太專注於忍住眼淚，以至於第三下抽得她措手不及。她驚叫一聲，雙手向後伸去護住屁股。沒有支撐的頭部，讓她面朝下栽過了圓木，雙腳在半空中晃盪。

倫克在最後一刻收住了下一記揮擊。「別亂動，妮莎。」

「我有，我有啊！」妮莎嚎道，聲音裡滿是挫折，因為她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保持不動。好一副端莊的畫面！她多麼希望能像個大人一樣，勇敢接受懲罰。她多麼希望倫克看著她時，看到的是一個堅強的女人，而不是一個顫抖的孩子。隨著枝條第四下割人般的抽打，這個希望破滅了，她真切地感到皮膚上隆起一道腫痕，那枝條彷彿以慢動作從她肌膚上撕離。第五下新鮮的抽打過後，她感覺自己的雙腿失控地亂踢。

「把腳放好，」倫克命令道。妮莎沒聽，右腳往後踢，雙手也向後甩，想用任何東西擋在她的屁股和那可怕的白樺枝條之間。她感覺他的手輕輕把她的腳從臀上拉開。然後，他揮下枝條，不是如她預期打在她屁股上，而是落在她右腳的腳底板上。她因這突變倒抽一口氣。又朝她右腳底打了兩下刺痛後，他將那隻腳放回地面，然後，為求公平，抬起她的左腳，免得它感覺被冷落。

在左腳落下第一下後，他停頓了一下。「瞧，如果妳踢腳，腳就可能挨到枝條。要是妳再不聽話，我就把妳送去樹林裡，撿一整捆枝條回來，我們再從頭開始。」他在她左腳上打完最後兩下，便穩穩地將它放回地面。「手也一樣，」他補了一句，抓住她的右手腕，在她掌心打了三下。

不知怎地，妮莎發現自己在這新的困境中，以一種新的力氣喊叫了起來。最近她的注意力太集中於屁股，以至於身體其他部分好像某種程度上不存在似的。當倫克放開她的右手，她抽回手吹氣，試圖冷卻那上頭三道交叉、憤怒的紅痕。涼空氣一點用也沒有，只讓她的掌心更加刺麻。

如她所料，她感覺倫克握住她的左手掌，她繃緊自己，想表現出比剛才更勇敢的樣子。「我才不怕這點小小的打屁股，」她惡狠狠地想，在倫克對她左掌心抽完三下之前。

當左手被放開，她順從地把它放到身前，移出枝條的攻擊範圍。她身子微微前後晃動，試圖用腳底和手掌支撐自己，卻發現每一處都痛得無法承受她的體重。但她現在完全沒有任何誘惑，想把手擋在屁股前面了。「抱歉了，屁股，你只好暫時自己看著辦了！」妮莎氣沖沖地想。

倫克讓妮莎在手腳上不舒服地挪動了一會兒，試圖整理自己的思緒。事情進行得不太順利。他是不是忘了什麼？他試著回想在奧德蘭村的經驗。穆羅很乖，但倫克懲罰他的那幾次罕見場合，小穆羅的表現就像個嚴格的專業人士。打屁股或許是件不愉快的事，但穆羅用一種十足認真的公事態度來面對。康納也很類似，是個非常守規矩的孩子，又那麼敏感，倫克往往在落下第一下後就滿心內疚。他與這兩人的回憶，此刻似乎都派不上用場。

另一方面，圖羅是個麻煩精，他父母經常為倫克找來「僱傭幫手」的差事。和妮莎一樣，圖羅傾向裝強悍、寸步不讓，但至少他知道要怎麼保持不動。貝絲也讓倫克想起妮莎，但是以不同的方式。貝絲骨子裡一直是個戲劇女王，往往在打屁股還沒開始前就哭嚎起來，希望說服倫克對她手下留情。倫克最終學會了忽略貝絲的鱷魚眼淚，直到聽到她真正的哭聲。妮莎有著同樣誇張的戲劇性，卻也比貝絲強悍得多。他已經比懲罰奧德蘭村任何一個孩子時，更嚴厲地懲罰了妮莎。嗯，除了艾瑞亞之外。倫克憶起那景象，喉頭一哽。

「一頓好好的打屁股，應該要在眼淚中結束，」烏爾麗克曾在他還是被打的那個時，就事論事地告訴他。作為保母和「僱傭幫手」，倫克親身體會了烏

爾麗克話中的智慧。真正的眼淚，是訊息傳達到的標誌。它們假不了，即使是貝絲那方法演技般的被打屁股也裝不出來。他瞥見妮莎流了幾滴淚，但她隱藏眼淚的意志力卻驚人地強大。倫克見過那種堅毅的唯一一次，是……艾瑞亞。

沒錯，即使是甜美、富有同情心的艾瑞亞，這些年來也有需要管教的時候。事實上，正是艾瑞亞的父親波，開始了在奧德蘭村讓倫克成為管教孩子的「僱傭幫手」這傳統。有次艾瑞亞去探望奧德蘭村的山羊，忘了把身後的柵門關上，結果整群羊跑光了。在絕望的圍捕結束後，艾瑞亞甚至比告訴她父親更早，就向倫克坦承了自己的過錯。當倫克勸她去跟波說實話時，艾瑞亞保證她會說，只要倫克陪她一起去。果然如所料，波很失望。

但令倫克震驚的是，波毫不猶豫地當著倫克的面打了艾瑞亞的屁股，然後提議，該由倫克來完成艾瑞亞剩下的懲罰，因為是倫克的辛苦工作被艾瑞亞毀了。倫克起初拒絕，想到要傷害像艾瑞亞這樣的朋友，就滿心驚駭。但艾瑞亞爭辯說，反正無論如何她都得再挨一頓打，由倫克來打，她心裡的罪惡感會少一些。她看起來那麼真心地抱歉，倫克不忍心讓她獨自面對第二頓打屁股。波像教導倫克牧羊藝術時那樣，以同樣的慈父關懷，引導他完成打艾瑞亞屁股的過程。而就像烏爾麗克教他的那樣，倫克把艾瑞亞打到了流淚。接下來的兩星期，艾瑞亞每天早上第一件事，就是被送到倫克那兒，再挨一頓打屁股來強化訊息。傳統就這樣定了下來。波在鎮上到處宣揚倫克作為「僱傭幫手」的本事。倫克一直不明白為什麼，直到艾瑞亞驕傲地承認，她挨父親打屁股時從未哭過。倫克是第一個做到的。

倫克回想起這些年來打艾瑞亞屁股的種種回憶，心中五味雜陳。在如何接受被打屁股的命運這點上，艾瑞亞和妮莎絕對不同。艾瑞亞有禮、悔悟、順從，甚至以一種奇特的方式，幾乎是很配合。但即便如此，艾瑞亞從不輕易哭泣。要是能有辦法說服妮莎，接受艾瑞亞那種「趴好，有尊嚴地接受命運」的心態就好了。

一想到妮莎，倫克的思緒回到當下。他瞥見妮莎一隻橘色的眼睛正回頭看他。他拖延得夠久了。讓她有片刻恢復鎮定，並想想手腳上那些新鮮的腫痕，是個好主意，但一頓好好的打屁股絕不該令人感到無聊。倫克以一個會意的笑容，迎上妮莎好奇的目光。妮莎被逮到在偷看，尷尬得悶悶地把頭猛轉回去。倫克覺得自己好像解開了一道特別棘手的謎題。他原本期望妮莎就這麼接受打屁股，並從中學到教訓，但她首先需要學的，是如何從打屁股中學到教訓。

「好了，妮莎，那是妳第二次違抗命令、胡亂掙扎了。妳的手和腳感覺怎麼樣？」

妮莎氣呼呼地吹開臉上散落的一縷橘色髮絲，翻了個白眼。「會痛。我手痛，腳痛，屁股也痛。不然你指望——」

咻啪！

妮莎嚎叫得如同他當狼時一樣漂亮，叫聲最後化為一聲呻吟。就像用手掌時一樣，倫克發現用藤條或白樺枝條，需要手腕精確的一抖。來點變化無傷大雅，但瞄準時讓枝條最末梢落在目標上，就能施出更多力道，留下更粗的腫痕。就像握劍時的反手握法一樣，倫克欣賞著效果，一邊想。

「還有另一件事，妳的態度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頂撞和無禮對妳一點幫助也沒有，妮莎。妳以為那是勇氣，但其實只是單純的固執。見過騾子嗎？」

妮莎露出她頑劣的笑容，回頭說：「我想我最近騎過一頭！」妮莎那頑童般的表情，隨著恍然大悟而消失了。倫克已移到她的左側，揮出一記帶著哨音的反手抽打，讓枝條末梢結結實實落在她的右臀瓣上，留下一道與左臀完美對稱的腫痕。

事實證明，對妮莎那句俏皮話的唯一回應，是白樺枝條斷成兩半的劈啪聲。

倫克看了看它，然後聳聳肩，把它扔到一旁。「可惜，我還沒完全結束。不要緊，妳去撿一根新的枝條來，而且還可以再等著用瑞安農的髮刷，多挨一頓打屁股。這樣應該足以讓教訓傳達到了，今天就到此為止。」

妮莎驚慌失措地從圓木上爬起來，轉身面對倫克，把屁股藏起來不讓他看到。「不公平！你說過只有在我又踢又打斷枝條的時候，才會叫我去撿另一根的！」

「事實上，我說的是如果妳再違抗命令，我就會叫妳去撿一整捆枝條回來。多謝提醒。」

「但我沒有違抗命令！枝條斷了又不是我的錯！」

倫克加重語氣地用指頭一指，那強硬的目光讓妮莎住了口。「第一，它斷掉是因為我用它抽妳。我抽妳，是因為我在警告妳注意態度之後，妳立刻回嘴。故意頂撞就是違抗命令。第二，我沒說如果妳聽話，就不會再挨打屁股，我說的是如果妳違抗命令，就得去撿那一整捆枝條。我從一開始就已經決定，不管妳在挨枝條時表現如何，都要讓妳認識認識髮刷。第三，打屁股是給小孩的懲罰。在頑皮小孩學到教訓時結束。那個頑皮小孩就是妳，妮莎，而妳到現在還什麼都沒學到。我認識一些孩子可能會很任性，但他們至少夠聰明，一旦發現自己趴在膝蓋上——不管是我的還是他們父母的——就會學乖。我從沒見過像妳這樣，挨打屁股態度還這麼差的。妳有那麼怕嗎？」

妮莎齜出尖牙。「我什麼都不怕，更別說像打屁股這麼幼稚的事。」

「那麼，去撿那些枝條應該沒問題吧？」

妮莎感覺喉嚨像被什麼哽住了。她張開嘴，又噘著嘴閉上。去他的！她怎麼就沒法回嘴呢？她應該把這個鄉巴佬牽著鼻子走才對。

「很好，主人，我會去撿你那捆枝條，你可以把它們全都在我的屁屁上打到爛，如果你高興的話。但我不會讓你滿足，看到我哭。」

「我不是妳的主人，妮莎，我是妳的盟友。或者至少，我想成為妳的盟友。而且這一切，我一點也不感到滿足。我永遠不想傷害任何人。是妳先惡劣對待我。是妳攻擊我，給自己招來了詛咒。然後妳又把妳的挫折發洩在我身上。如果我們要當朋友——呃，盟友——那我們兩人之間，就必須有個諒解。」

「所以這諒解就是，只要我不做你喜歡的事，我就要被打屁股？好一個夥伴關係！」

「妳有魔法，不是嗎？妳有一塊可以威脅我的水晶。好，很公平。如果我能信任妳不會濫用那塊水晶，妳也可以信任我，絕不會再打妳屁股。但至於我能打妳屁股這件事嘛，嗯，那就是我的魔法，妮莎。」

一提到她的魔法，妮莎想到了她的頭髮。她又用腳戳了戳地面，測試能否溜進影子裡。不行。她瞥見倫克的目光正集中在她的腳上。「糟了！他知道了嗎？」

終於輪到倫克給她一個會意的微笑。「還是溜不進影子嗎？嗯，至少妳頭髮的魔法恢復了。妳帶枝條回來的時候，它已經重新有了內在的光芒。」

「哼，對於一個完全不會察覺陷阱的人來說，只要是關於對手的事，你倒什麼都不放過！這點對一個劍士——還有一頭狼——大概挺有用！」

「謝謝，確實。而妳明明知道會發生什麼事，卻還是回來了，這代表妳不是懦夫。妳本來隨時都可以用妳的頭髮阻止這一切。為什麼不那麼做？」

妮莎咬著下唇。「我……我告訴過你，我不怕打屁股。而且……我需要你。」

倫克讓她的回答懸在空中。妮莎感到那陣沉默的壓迫。「這沉默寡言的硬漢把戲。」

妮莎嘆了口氣。「我去幫我們再砍些枝條來。十根……夠嗎？」倫克只點了點頭作為回答。

絕望地想至少贏得一點小小勝利，妮莎用她頭髮的魔法，從最近的樹上摘下十根結實的樹枝，一眨眼功夫就清理好、呈上前來。她只恨手邊沒有緞帶，能把它們紮成一個蝴蝶結。

倫克一根根檢查，點頭同意。然後他竟從裝備中抽出一條女人的綁髮緞帶，將它們綁成一捆整齊的枝條。「大概是哪個鄉下漂亮姑娘送的吧，」妮莎恨恨地想。

倫克終於打破他冷峻的沉默。「這才有點進展。現在剩下的，就是讓妳練習練習怎麼挨打。」妮莎走近圓木，準備擺好姿勢，一想起還刺痛的手腳得撐住體重，便小心翼翼。

但就在她趴上去之前，倫克阻止了她。「別只是趴上去。上次是我錯了，不該讓妳那樣。妳又不是圓木上的木疙瘩。把腳穩穩地站好在它前面，彎下腰，雙手按在圓木頂上支撐自己。」妮莎做出服從的樣子，不自在地挪著雙腳，讓手掌懸在粗糙樹皮表面上方。那些腫痕正疼痛地抗議著。

倫克用他那一捆白樺枝條，輕敲她臀上那幾道新鮮的腫痕，讓妮莎的注意力立刻回到他身上。

「那樣不行。妳得穩住。就當作是擺出戰鬥姿勢。」

「這些腫痕......太痛了......」

「會痛，只因為妳心裡覺得太痛了。不管妳怎麼做，這些腫痕都會痛。在上面跳來跳去大概只會更糟。專心在妳的姿勢上。妳的整個身體，而不是那一小塊會痛的地方。」

妮莎聽從了，在腫痕傳來一陣刺痛後，她發現自己確實能挺過去。有那麼一刻，就像倫克正在教她劍術一樣。幾乎......有些尊嚴。

「現在抬起頭，屁股翹起來。」

妮莎皺起眉頭。「這就......全沒了！」

「眼睛看前方。找個點集中注意，把注意力放在那裡。」

妮莎找到一個鳥巢，惡狠狠地將目光鎖定在上面。「笨鳥！」她想。

「背稍微弓起來。想像自己是個士兵：『持槍敬禮！』」

「呃！這到底對我有什麼幫助？」

倫克作為回答，用那捆白樺枝條輕拍她，力道不致疼痛（嗯，除了那些腫痕輕輕一碰就痛得要命這點！），但重得讓妮莎感覺身體微微向前一晃。

「感覺到那動作沒？現在你的肚子沒壓在那根圓木上，所以枝條的衝擊必須穿透過妳。妳的目標，是要接受它，但同時也要抵抗它。」

「你確定你小時候沒有被打到腦袋上嗎？」妮莎揶揄道，隨即咒罵自己又多嘴了。

倫克輕笑一聲。「說得好。既然妳逗我笑了，我就不因為頂嘴再多打妳一頓。」但他還是戲謔地用它拍了她的屁股一下，比剛才那下測試的力道稍重一點點。

「別測試妳的運氣，妮莎。」他們倆同時心想。

「在劍術中，姿勢必須強健，但也必須靈活。妳必須像岩石，也像河流。當妳感覺到白樺枝條時，它會把妳帶著往前，所以妳需要抵抗它，免得我讓妳又整個翻過圓木。」

妮莎翻了個白眼，接著感覺到第三下，只比第二下稍重。這回，她感覺到那翻滾的動作，並穩住了自己。這麼做的同時，她感覺自己將體重壓向那捆枝條。「這就好像我得幫著你打我屁股，」她咕噥道。

倫克落下第四下，這回力道重到帶有刺痛感。「正是！」

「這麼說，他聽到了。該死他那對尖耳朵！」妮莎心想，這回保持沉默。

啪！

第五下大概是他全力的一半力道。妮莎倒抽一口氣，兩瓣臀上的腫痕都刺麻起來。

「別忘了放鬆，妮莎。肌肉不能一直緊繃著。吸氣，吐氣。」

妮莎皺起臉，然後呼出那口氣。她感到一陣輕鬆。

隨著第六下，她知道真正的開始了。倫克不再保留，以劍士般的力道揮打。但妮莎準備好了。她發現自己的身體優雅地承受每一下，並且奇異地，在每一下落下前，她能在心理上接受它。但第12下殺得她措手不及，身體向前傾去，用手肘撐在圓木上。她回頭，深怕這會讓她多挨一頓打。現在打到第幾下了？但倫克仁慈地停頓了。

「好多了，妮莎。但妳還是在靠預測節奏。妳需要隨著對手移動。」

「你接下來是不是要教我劍術了？希望你別把我打得屁股開花！」

「那也沒什麼不好。或者說，學用劍的那部分不會傷到妳。試圖預測對手的節奏是必輸的遊戲。等妳跟自己爭論完——」

啪！

一記偷襲的屁股！

「——他們就打到妳了！試著不要去想妳的身體在做什麼。讓它自己動。現在我要妳專心在別的事情上。」

「什麼，那棵樹上的鳥巢嗎？那是我選來集中注意力的東西。」

「很好。現在我要妳閉上眼睛。想像那同一個鳥巢。」

妮莎閉上眼，想像那個巢，連鳥一起，但一記快速的枝條抽打把她搖了出來。「嘿！我還沒準備好！」

「敵人打妳，妳會抱怨嗎？接受，然後集中精神。」

啪！

妮莎腦中浮現一句反駁，跟趁對手轉身時捅他屁股有關，但她選擇閉上嘴。

啪！

她終於重新在心中浮現那鳥巢的影像。倫克似乎正在從容不迫地來。也許他結束了？

咻！

鳥！跟鳥有關的東西！該死的那些小啄木鳥！

咻啪！啪！

連續快速的兩下。倫克又回到他的自由風格。

啪！

該死！這根本無法預測。

啪！

鳥！巢裡的雛鳥！

咻！

妮莎在腦中清晰地看見那些雛鳥。

啪！

影像之上，她看見自己的身體，在枝條衝擊穿透她時，優雅地向前滑動。

啪！

她一直好喜歡看夜鷹起飛，那翅膀滾動的姿態。

啪！

妮莎猛地睜開眼，感覺最後一下抽打讓幾根枝條斷在她身上。當她凝視那鳥巢時，看見母鳥歸巢了。

倫克瞥了一眼那幾乎耗盡的枝條捆，吹了聲口哨。妮莎在學習挨打藝術方面如此神速，令他印象深刻。她優美地承受著她的懲罰。

「做得好，妮莎。妳的十根枝條只剩四根還活著。現在用它們沒意義了，留著以後或許能派上用場。就如承諾的，我們將以介紹瑞安農的髮刷，來結束這一切。」

他俐落地從背包裡拿出一把結實的木髮刷。妮莎轉頭看，倫克用左手握著它，在他右掌心上輕拍。她注意到刷背裝飾華麗，刻著一匹馬的圖案。不知怎地，她覺得這很合適。它既好看，又樸實。而她的懲罰還沒結束，這似乎也很合適。如今她終於接受了自身的處境，感覺之前的一切某程度上都不算數了。妮莎想要被好好地懲罰，也想證明自己能好好地承受。

「倫克，你能不能……再把我按到你大腿上？我怕沒你幫忙，我沒辦法再保持不動多久了。」她試著從圓木上撐起身，感覺腫痕隨著動作而刺痛。不用看也知道，一定有縱橫交錯的腫痕，覆蓋了她大半的下臀。

「妳很勇敢，妮莎。妳扭動了一點，但留在原位了。不過，這次我想我不會把妳按在我大腿上。我要把妳橫放在我膝蓋上。」

妮莎皺起臉。「那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不盡然。我發現這個姿勢更適合瞄準髮刷。但與其解釋，不如直接示範更快，」倫克說，頗為高興有機會展示他在這方面的經驗。他坐在同一根圓木上，把一條旅行的軟毯鋪在右側的圓木上。然後他輕輕抱起妮莎，讓她面向他坐在他的右膝上，引導她向前，讓上半身趴在毯子上。

妮莎感到雙腿被分開，倫克的膝蓋支撐著她下半身，臉不禁紅了。她驟然感到比剛才趴在圓木上時更加暴露，感謝女神們，至少她的屁股是背對著倫克。這種微妙的平衡，讓她完全依賴他才能保持姿勢。但被壓在柔軟的毯子和倫克厚羊毛褲子上，卻也奇異地舒適。

倫克用熟練的架勢在左手中轉動瑞安農的髮刷，然後靈巧地接住，在妮莎刺痛的兩瓣臀上各輕敲了幾下。即使那些輕柔如愛撫的輕拍，也足以透過腫痕激起一陣憤怒的刺痛，就像曬傷後的餘波。

就在片刻之前，妮莎還在想這都是她應得的。她多想要這一切降臨在她身上。她覺得自己必須說點什麼，一方面是為了多拖延那寶貴的幾秒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做些什麼來恢復她的自尊。

「你最好別想對我手下留情，」她厲聲說，語氣中帶著一絲她慣有的嘲弄。「你剛才枝條打斷之前，差一點就要把我打哭得像個嬰兒了。你難道看不出來，那樣亂揮一通不是個好主意嗎？顯然你的管教經驗還很不夠。」

妮莎感到話中的虛張聲勢，即使在她嘗試的同時也在消退。她明白，以她現在這個姿勢，倫克可以從頭上高處垂直瞄準落下打擊。她眼前突然浮現出，他用類似的劍招，一劍劈開莫布林頭顱的畫面。再加上，她的雙腿垂在他大腿兩側，她沒辦法像之前那樣繃緊臀部。那種奇異的放鬆感再次襲來。

「妳一秒都不示弱，這點我佩服，」倫克回答，印象深刻。

不再浪費時間，他把髮刷朝她右臀瓣與大腿連接處，帶著清脆的「啵」一聲揮下。妮莎完全不知道「坐骨點」是什麼，但倫克已決定，是時候把注意力重新放在那個區域，作為這場大結局。拉塞爾曾開玩笑說：「在臀部上最完美的位置，來上幾下敷衍了事的板子懲罰。」

第二下落在妮莎的左坐骨點。刺痛感比之前更強烈，妮莎叫得更大聲，再也無法假裝自己天賦異稟，有個刀槍不入的屁股。第三下沉悶的撞擊深陷

入她的肉裡，覆蓋了她下臀瓣的大部分表面，並掃過白樺枝條留下的一些腫痕。她才在想這感覺和枝條有多不同，腫痕傳來的第二波刺痛就將思緒打斷，像是在憤怒地抗議。

妮莎感受到所有衝擊在她臀上盪開的漣漪，結合了通常只有枝條才能造成的銳利刺痛。倫克確實不僅是劍術大師。

挨枝條時，妮莎就幾乎要徹底崩潰了，如今來自髮刷的這最後的結辯陳詞，沒花多久時間就達到了預期的效果。眼淚又回來了，而本能地，妮莎仍想與之對抗。

但為什麼？她為什麼要抗拒眼淚？是為了證明自己很堅強嗎？她早已知道自己很堅強。但她真的堅強嗎？她利用了倫克。把他的力量當作她的工具，因為在內心深處，她知道光靠她那張揚的姿態是不夠的。

她所有的羞愧與悔恨，從心底泉湧而出，一波波化作淚水，滾落她的臉頰。在第三下刺痛的打擊下，她緊緊閉上雙眼，世界消失在黑暗中。

一直以來，她都只是在假裝。她的「堅強」一直是個謊言，隱藏著她的恐懼。躲在倫克的力量背後。但現在，她再也沒有什麼能瞞著倫克了。一切都在他面前赤裸敞開。而隨著每一波新鮮的痛楚，她感受到這個男人的力量。

有生以來第一次，她感覺到自己不必為了別人而假裝堅強。而當妮莎接受了自己的軟弱，接受了這痛楚，就彷彿她肉體中的火焰，正將那軟弱燃燒殆盡。

在第四下緩慢而從容的揮打之後，倫克逐漸加快節奏，就像騎著瑞安農從走步，到小跑，到慢跑，再到飛奔。到第十下時，倫克已達到了「慢跑節奏」，並專心將他的目標塗上一層漂亮而均勻的紫紅色。

到了這個地步，妮莎再也無法計數。每一下應得的打擊，其刺痛都融入下一記中。在她腦中，一切褪入一片黑暗的虛空，被閃爍的星辰戳破。她的屁股。她可憐、可憐的屁股！整個世界已不復存在。那就像暮光中永恆的黑暗。

憑著一股意志力，她睜開雙眼，整個世界彷彿在她周圍閃耀著星辰，那正是她在黑暗中看見的那些星辰。

當妮莎瞥見自己的淚水滴落，在她臉下的草地上閃爍時，她感到一股陌生而新奇的感受充滿了她的心。解脫。那是一種解脫，知道自己就是個壞小女孩，而倫克正完全依照她應得的，為她的行為懲罰她。她知道他關心她，希望她成為更好的人。

當淚水再次歸來時，妮莎閉上眼，但這回她不再抗拒它們。她歡迎它們。隨著一聲長長、顫抖的哭泣，她哭著，直到所有的淚水終於流乾。

「對不起，倫克，」妮莎啜泣著，聲音輕如耳語。然後她吸了口氣，以女王般威嚴的聲音說：「我真的、真的好對不起！我不該那樣嘲笑你。我不是故意對你那麼刻薄。我只是……有時不知道該怎麼和人相處……」

倫克將髮刷高舉過頭時停頓下來，目光與妮莎相遇。她聽見自己的話，瑟縮了一下，意識到自己仍在找藉口。

「不，不是那樣的。我一直以來都知道自己對你很殘忍。我……很享受。我只是個被寵壞的、頑皮的小女孩！你能原諒我嗎？你想打我多少下屁股都可以！求求你，求求你原諒我！」

倫克停止懲罰，扶起妮莎，在她哭泣時擁著她。「沒事了，妮莎，」他輕聲說。「妳已經學到教訓了。」他猶豫了一下，最後還是補上了他知道必要的話。「我原諒妳。」

倫克的原諒令妮莎驚訝，卻也心懷感激。她本以為他會心懷怨恨，繼續用她向來對他的輕蔑態度對待她。她知道她必須做得更好，當倫克更好的朋友。懷著這樣的覺悟，她立誓要改變自己的作風。

「謝謝你，倫克，」她說，擦去淚水。「我不會忘記這件事，我保證以後會對你更好。」

倫克點點頭，表情柔和下來。「我知道妳會遵守承諾，妮莎。我相信妳。我再也不想那麼做了。」

聽到最後那句話，妮莎心頭一陣顫動。她感受到其中的真誠，但也明白那隱含的意義。「白痴，」妮莎心想，卻不敢說出口。

她決定還是忍不住要為這口誤，小小戲弄倫克一下，她推開他的懷抱，倔強地直視他的眼睛。「那意思就是，必要時你還是願意再做一次。我懷疑你連這點可能性都沒想到。現在是不是我每次越線，你就要打我屁股了？」

「我，呃，我真的不想。我一點都不覺得享受，」倫克結結巴巴地說，突然滿臉通紅，意識到自己說的話，和他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恰恰相反。

「你真的不覺得，對吧？連一絲享受都沒有？那你搞那整套枝條和髮刷的門道，又是怎麼回事？你這方面真的很擅長。總有一天，你會讓哪個農家姑娘成為幸福的女人，大概還能用那整套程序管住至少十個小孩……說不定還有你的老婆，」她愉悅地嘶聲說，露出尖牙，掛著一個頑劣的笑容。

「什麼？不，不是我的老婆。我絕不會……我是說，這是給小孩的懲罰。」

「那我是小孩嗎？你看著我的時候，看到的就是這樣嗎？一個小孩？那頓懲罰對小孩來說可相當嚴厲啊，狼小子。我覺得那可是一頓適合完全成熟女人的懲罰。你確定你不會有一點點享受，打一個漂亮農家老婆的屁股？也許是她自己要求的？」

倫克吞了口口水。他不想承認，但他之前確實想過妮莎不是小孩。她的機智，她的言辭。在某個層面上，他一直感覺她一定比外表看起來大得多。他真的就這麼忽略了嗎？而且，他沒有感到享受，對吧？「我……我不想傷害任何人。永遠不想。不是妳，不是我對抗的生物，不是任何人，除非……」

「除非必要，對吧？」妮莎接話。

「對，」倫克笨拙地回答。他突然想到，沒有妮莎，他在這趟任務中根本走不了多遠。

妮莎歪著頭，滿臉燦笑。「嗯，如果你再也不想這麼做，那我只要小心點，表現乖一點，你就永遠不必了！」

倫克咳了一聲，僵硬地挺直身子。「沒錯！要是妳再敢把我當狗一樣對待，妳就會發現自己又回到我膝蓋上！不過那應該不會是什麼問——」妮莎用一個命令式的手勢，讓他閉上嘴。

「話說回來，只有你一個人能決定什麼時候該打屁股，好像不太公平吧？」

「妳在暗示什麼？妳也可以打我屁股？」

「哦，才不是呢。你是這麼天真的農家男孩，你永遠不可能像我這麼頑皮。」

「嗯，那以後如果妳不願意接受打屁股，我保證我就再也不會打妳屁股了。」

「你真遲鈍！那也不是我的意思。那要是我覺得我需要被打屁股，而你又是個太紳士的人，看不出我該挨打呢？」

「呃，要是那樣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別擔心，如果我真的覺得我需要被打屁股，我保證會開口跟你要。想想看，與其像這次這樣累積好幾個月才爆發，不如快速打一頓屁股，速戰速決，不是好多了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想是吧。等等，妳是在要我現在再打妳一頓屁股嗎？」

「開什麼玩笑？在你剛剛給了我那麼嚴厲的懲戒之後，我一個禮拜都沒辦法騎在你背上了。但如果我真的在未來任何時候，開口跟你要一頓打屁股，那你給我一頓，這才公平，對吧？也許比這次輕一點，不過你似乎很擅長選擇與罪行相稱的懲罰。」

「好吧，妮莎。我真的不太懂，但聽起來有道理。如果你要我打妳屁股，我是說，真心誠意地認真要求，我想我可以給妳一頓，如果那能幫妳守規矩的話。」

「哦，謝天謝地。我剛才還擔心了一下，怕我再也不會被打屁股了呢。嗯，我會要你遵守那個承諾的，打屁股大師。」

倫克思索著妮莎的要求。不知怎地，他覺得整件事有點不對勁。就好像妮莎是個女王，理所當然地在對一個僕人發號施令，但這命令在他聽來卻不太合理。

「哦，順便說一下，你得揹我。你那麼粗暴地揍了我一頓，我幾乎沒法走路了。」

「哦！當然了，我來幫妳。」倫克抱歉地鞠了個躬，伸手要去抱妮莎。

「哦，等等，別那麼急著聽令。你像隻小狗似的！讓我把這做對！咳嗯！」妮莎清了清喉嚨，退後一步。然後她行了個屈膝禮。「我尊貴的騎士，能否請您賞光，抱著您的淑女？您那最慷慨的指引之手、您的管教之杖，以及您神乎其技的髮刷功夫，為您的淑女留下了一個深受懲戒、疼痛不已的臀部。」

她以單腳優雅地一旋身，彎下腰，姿勢誇張。她雙手扶膝，微微弓起背，好讓她那剛被狠狠打過屁股的美臀，像個心之容器般呈獻給倫克。

倫克頭一次驟然驚覺，這個看似孩子氣的小惡魔，究竟有多成熟。「好的，我的淑女，請讓我幫助妳。」

他用左臂環住她的臀下，輕輕將她抱起，讓她能以雙臂環住他的脖子，下半身的重量由他的手臂支撐。

當妮莎感到他外衣的布料壓在她坐骨點上時，她瑟縮了一下，但倫克還來不及道歉，她已優雅地將一根手指放在他唇上。「好了，好了。讓我記住我的懲罰，對我有好處，不是嗎？過去無法改變，只能從中學習。」

倫克想不出任何話可說，於是只點了點頭，帶著那份固執的力道，那在妮莎眼裡開始顯得愚蠢地可愛。兩人繼續他們的旅程，彼此之間懷著一份新的尊重與理解。

那天夜裡，妮莎的暗影力量恢復了。「那防護咒的效果，可能被那座神廟增強了。或者，也許你那把劍知道我已經知錯，接受了我的道歉，」她出聲沉吟。她從倫克的懷抱中輕盈升起，飄入陰影中。

倫克發現自己對妮莎也產生了新的敬意。她毫無怨言地接受了懲罰。

嗯，不完全是毫無怨言，但她確實是英勇地承受了，甚至還為她的行為道了歉。他意識到，自己從前錯判了她，她可不只是個愛捉弄人的小惡魔。

當晚他們紮營時，妮莎在倫克身邊坐下，仰望著星辰。

「我一直在想你剛才說的話，」她說。「關於我們需要一起合作來拯救阿瓦隆。你是對的。我不該這麼自私。」

倫克對她微笑。「沒關係。我們都會犯錯。」

妮莎也回以微笑，倫克注意到，當她不皺眉時，看起來有多漂亮。他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看她。

「我會不惜一切幫助你，」妮莎說。「我保證。」

倫克點點頭，感到一陣如釋重負。他本來還擔心經過那場懲罰後，兩人之間會變得尷尬，但看來他們又重新做回朋友了。

當他們安頓下來過夜，倫克仰躺在高高的草叢上，妮莎的頭枕在他胸前當作枕頭時，妮莎不禁想起她所承受的那場懲罰。那既難堪又痛苦，卻也是一記警鐘。當她感受著倫克的胸膛在她頭下起伏，妮莎明白了，自己一直在把倫克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，而他值得更好的對待。

她下定決心，今後要更加尊重他，並彌補她過去的行為。突然，她感到一震，倫克的手擱在了她疼痛的屁股上。妮莎驚醒過來，憤怒地瞥了他一眼，卻發現倫克正打著鼾，沉沉睡去。隨著最初的那陣刺痛褪去，妮莎發現那溫暖的麻癢感，竟奇異地令人安慰。「白痴，連自己的手放在什麼上面都不知道。」

她閉上眼，沉入夢鄉，感到一種她許久未曾感受過的平靜與滿足。

[全書完]

倫克遇見拉刻西斯

作者:Yu May 與 Gojira

倫克用他的船笛吹奏完《永恆之樂》的最後幾個音符，便從一片光池中踏入另一個世界的奇異神廟。就是這裡了。在發現原旋律的古老變體後，倫克不僅學會了如何穿越自己世界的時光廊道，也學會了跨越不同世界。

命運神廟是一座雄偉的建築，由刻成男男女女形貌的實心大理石柱支撐。那些人像彷彿在絕望中掙扎著撐起整座建築。倫克感到一陣寒意沿著脊椎而上。這風格迥異於他在阿瓦隆見過的任何東西。它古老、美麗，卻也冷得怪異。雕像上那些絕望的面容似乎在直直盯著他，尖叫著警告他切勿進入。

倫克拔出他的舊短劍和接骨木盾，踏入神廟。他在空曠無人的廊道中遊走，每個轉角都提防著怪物與陷阱，但命運神廟卻空得令人毛骨悚然。最後，倫克來到一個中央房間。唯一的地板是一片巨大的圓形平台，座落在一根從灰濛濛水面升起的柱子上。平台旁懸著一根沉重的攻城槌，同樣由鐵鍊吊著，指向房間另一側的一口大鐘。房間正中央，一尊從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巨大雕像，刻劃著一名美麗女子的面容。

倫克檢查完房間的每個角落後，找到一根拉桿，便拉下它。瞬間，攻城槌往前擺盪，重重撞上那口鐘，發出轟然巨響，迴盪不絕。倫克僵住了，感覺房間裡的空氣在他四周凝滯不動。接著，鐘聲開始變慢，卻沒有減弱，倫克看見那口鐘也凍結了，這根本不可能。倫克感到腰間的船笛傳來一陣溫暖的光芒——那是阿瓦隆公主贈予他的笛子——他瞬間明白了。這個地方被一種類似永恆神廟的魔法所觸及。

當倫克伸手握住船笛時，時間重新開始流動，那口鐘也再次震動、敲響。幾分鐘後，倫克便弄懂了建築師的意圖。房間裡有兩口鐘，卻只有一根攻城槌。這個房間是一道謎題，一場考驗力量與智慧的測試，目的是嚇阻愚蠢的盜賊與擅闖者。如果這裡有兩口鐘，那一定有辦法敲響第二口鐘，對吧？

倫克潛入水下，在中央平台下方找到一座生鏽的轉盤。他用力拉扯，但它紋絲不動，直到他被迫浮出水面換氣。

倫克迅速游回岸邊，抓過他的背包，從裡面拿出前幾趟冒險的裝備。

倫克苦著臉戴上那對黃金護腕，感覺到那不自然的力量灌注全身。他多希望自己沒有被困在這孩童的身軀裡——在伊索德公主將他送回過去、恢復他失去的青春之前。

倫克必須穿上一雙沉重的鐵靴才能踏到水底，他費盡力氣才轉動那古老的機關。當他從水中冒出時，發現平台已經旋轉了，攻城槌現在對準了第二口鐘。他拉下拉桿，第二口鐘如銅鑼般響起，倫克再次感到一陣奇異的寒意沿脊椎而上，四周的時間隨之凍結。但這一次，寒意又消退了，那口鐘繼續響完它深沉、縈繞不散的音符。

倫克一拳捶在自己大腿上。他望向那尊美麗卻面無表情的女子雕像，她不知怎地似乎正在嘲笑他。她的臉讓他想起伊索德公主，但雕像空洞的白色眼珠中，卻絲毫不見伊索德的溫柔。

倫克和伊索德公主才剛勉強從與馬多克·德拉科米爾的戰鬥中存活，那位瘋狂的邪惡之王就已被魔獸瑪各完全附身。伊索德曾警告他，除非萬不得已，否則不可再使用船笛的力量。但倫克記得瑪各最後的威脅，他誓言會帶著復仇回歸。倫克別無選擇，他必須徹底消滅瑪各，永絕後患。

突然間，倫克靈光一閃。他爬到第二口鐘上，用盡全力敲響它。在他感覺到空氣凝滯的瞬間，倫克抓起船笛，吹出第一個音，對上那口巨鐘的音調。接著，他吹奏出古老的《永恆之樂》。一曲奏畢，鐘聲消失了。那不是自然的消散，而是整個房間內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。

倫克想歡呼，卻發現自己無法呼吸。彷彿四周的空氣變得又濃又重。倫克嗆咳著，想衝向控制攻城槌的拉桿，卻覺得自己像是在半空中游泳。腰間的船笛燙得灼人，但倫克不理會它。當他的肺開始尖叫著索求空氣時，倫克終於抵達拉桿，拉下了它。然後，他再次吹響船笛，世界瞬間活了過來。攻城槌猛力撞上第二口鐘，兩口鐘同時和鳴，倫克摀住耳朵。房間正中央，那尊女子的雕像開始碎裂。

倫克大口喘氣，檢視著自己的成果。美麗女子的臉龐如今已毀損。當他明白了這道謎題的關鍵時，倫克笑了。

***

攻城槌撞穿那女子的石雕臉龐後，倫克爬過碎石瓦礫，衝入雕像後方的隱密通道。長長的廊道通向一個空曠、挑高的房間，裡面立著三面如門一般高聳的鏡子，每一面都以失去光澤的金銀華麗地鑲著框。倫克認得它，那是從他在一本古老書卷中找到《永恆之樂》替代旋律的圖畫裡見過的，書中提及某些神祇，力量與阿瓦隆的女神同樣強大，卻對其子民毫無愛憐。這裡就是拉刻西斯的王座廳。

倫克走向中央那面鏡子，看見自己的倒影，但那影像怪異地朦朧，且籠罩在陰影之中。接著，倫克聽到振翅聲，抬起頭來。在他上方，一個膚色黝黑、髮白如雪的高䠷女子俯衝而下，動作如鷹隼撲殺獵物，但速度卻極其緩慢。

當她輕盈地落在他面前時，倫克不禁畏縮了一下。她身著托加長袍，裝飾著一條細腰帶，披著一件以鷹羽織成、飄垂曳地的長斗篷。她的頭盔裝飾成展翅之鷹的模樣。女子開口，聲音絲滑，聽來不像出自她的喉嚨，而是來自遠方。「我們一直在等你，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孩子。我是拉刻西斯，當下女神，命運三姊妹之一。」

拉刻西斯朝他踏出一步，倫克注意到她的一側乳房完全裸露在外，便尷尬地低下頭。女子輕盈地笑了。「以一個擅闖者來說，你倒挺有禮貌的。」

倫克微微抬起頭，皺起眉，但還來不及道歉，女子便舉起一隻手。「不，別說話。我早已知曉你來此的緣由。是的……我一直都知道。它早已織入你命運的掛毯之中。你尋求的是消滅一個可恨的敵人。」

女子一揮手，一面由火焰與陰影構成的圓盤憑空凝聚。在其深處，倫克能辨出一張男人的臉，因痛苦與憎恨而扭曲，無聲地向虛空尖叫。在那沸騰的黑色火焰後方，男人的臉似乎融化、重組成某種巨獸的形貌，如一頭野豬。

拉刻西斯沐浴在那地獄火焰的光芒中。「這個男人，馬多克·德拉科米爾……如今已被邪惡之靈、魔獸瑪各所附身。你已將其肉身封印於牢籠，卻未能摧毀其靈魂。你懼怕他的回歸，以及你世界的毀滅……所以你穿越時空，尋求僅由我及我姊妹們所持有的力量：編織命運之線的力量。我已看見刻在你心上的真相，不是嗎？」

倫克站直身子，強迫自己擺出嚴峻的神情。「是的。」

一聲拳頭重擊玻璃的悶響傳來。倫克全身緊繃，開始拔劍，尋找聲音來源。在他左側，他看見第二面鏡子，在自己倒影的後方，卻浮現另一名女子駭人的臉龐，她與拉刻西斯同樣美麗，卻黑如烏木。那狂暴的女人尖叫著，被困在鏡面之後，用長著長指甲的爪子猛力搥打鏡面。第二名女子嚎叫著，聲音低沉粗啞。「妹妹……小妹……我渴！妳為何不聽我的？我們神聖的廟宇……我們的形象……被褻瀆了！罪魁禍首就站在妳面前！把他交給我！」

拉刻西斯舉起一隻手，第二面鏡子的表面便起了霧遮蔽。「安靜，阿特洛波斯！請原諒我的大姊。她相當老派。可以說她還活在過去。正是她，丈量每個凡人或神祇生命的絲線，並將其剪斷。」

倫克眨了眨眼。「那麼……她能幫我阻止瑪各回歸嗎？」

拉刻西斯搖搖頭，瞥了一眼那尖叫男人無聲的影像，隨後火焰似乎將他吞沒，並再次將他形貌變為一頭野豬。「我看得出，你渴望這生物死亡，並非出於渺小的復仇慾望。反倒是他，圖謀向你、你的人民、你的世界復仇。你的目標很高尚。然而……」

拉刻西斯俯低身子，彷彿要對倫克耳語，然後一把攫住他的手腕。「……即使我能拯救你的世界免於毀滅，我也不會這麼做，因為那便是你的宿命。你瞧，命運的編織是無法改變的。而我，無法原諒你的傲慢，小男孩……」

倫克試圖從女子鋼鐵般的箝制中掙脫手腕，但她居高臨下地聳立在他面前。拉刻西斯用空著的那隻手張開五指，晶瑩如遊絲的線條在空中交織，構成一個由純粹光芒形成的形體。隨著最後一道閃光，一張高聳的王座出現在房間中央。拉刻西斯拖著身後的男孩，大步走向王座，坐了下來。「……所以，為了摧毀我的雕像，我必須嚴厲地懲罰你……」

說著，她將倫克提起，把他面朝下橫放在自己的大腿上，屁股朝天。然後她掀起他束腰外衣的裙襬，粗魯地扯下他的白色短褲，露出他蒼白、赤裸的臀部。倫克感到清涼的空氣從後頭搔拂，不禁倒抽一口氣。他扭頭越過肩膀看去，看見拉刻西斯面無表情地高舉起手臂。「……用一頓結結實實、光屁股的打屁股，正是愚蠢小男孩應得的！」

拉刻西斯揮下手掌，掌擊落在他下臀上，發出響亮的脆響，覆蓋了他兩瓣臀瓣好一大片面積。倫克吼叫著，拼命扭動，想掙脫這亞馬遜般女子的箝制，卻徒勞無功。

拉刻西斯開始以一種穩定的節奏打屁股，彷彿在數著流逝的每一秒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……

當倫克意識到這頓打屁股才剛剛開始，他驚愕的叫聲慢慢變成了絕望的哀嚎。他試著踢腿，但他的內褲卻卡在膝蓋上。

拉刻西斯一邊繼續打屁股，一邊用母親般的口吻開始教訓。「多虧了阿特洛波斯對過去的知識，你在你們世界裡的豐功偉業，我全都一清二楚。打破陶罐、闖進別人家裡、在嘉年華遊戲中作弊……」

拉刻西斯輕輕、緩緩地微笑了，打破她慣常的無表情，發出樂音般的笑聲。「……還有戲弄雞？哎呀呀，你真是個非常頑皮的小男孩，對吧？」

倫克壓抑的尖叫聲，被一陣駭人的刺耳刮擦聲淹沒。在鏡子後方，阿特洛波斯用爪子刮著玻璃表面。「不，妳這傻瓜！把他交給我！我要他的血！」

拉刻西斯嘆了口氣，微微搖頭。「大姊，妳太殘忍了，根本沒必要。畢竟，他只是個小男孩啊！」

阿特洛波斯用頭猛撞鏡面。「小男孩全會長成男人！沒有任何男人可以玷污我的神廟！他的命得沒收！」

終於，拉刻西斯的笑容消失了，她轉向大姊反駁。「太遲了，大姊！妳在過去曾有機會索取他，但我是當下女神。這男孩現在屬於我！而我說，打一頓屁股就足以抵償他的——」

倫克使勁從拉刻西斯的大腿上撐起身，滾落到地上。拉刻西斯吃了一驚，發出一聲近乎少女般的驚叫。倫克試圖衝向出口，但雙腿卻不聽使喚。他掙扎著爬起來，一拐一拐地朝門口走去，雙手緊抓著自己的屁股。他幾乎走不動，更別說跑了。

拉刻西斯沉下臉，站起來，大步追向倫克。「哦，你休想。你逃不掉該來的這頓打屁股的。」

拉刻西斯一把揪住倫克的衣領後背，將他扭轉過來面對自己，她蹲跪下來直視他的眼睛。「看看你，像個醉漢似的被自己的腳絆倒。你是個懦夫嗎？」

淚水沿著臉龐流下，倫克搖著頭，奮力掙扎。「不——不……我不怕——」

拉刻西斯伸手繞到他身後，在他屁股上落下一記清脆的拍打。「騙子！你當然怕。你本就該怕。看看你自己，一個愚蠢、光著屁股的臭小鬼，試圖逃離你的命運……」

倫克低頭一看，看見自己的內褲纏在靴子上。他試圖彎腰把它們拉起來，但拉刻西斯迅速拍了他屁股一下，抓住他的雙手，將它們粗魯地高舉過他頭頂，強迫他擺出投降的姿勢。「……不准再反抗了！你一直是個頑皮、任性、裝英雄的小男孩。但那些都結束了。從今以後，你將受到所有壞孩子都該受的待遇……」

緩緩地，拉刻西斯鬆開對倫克手臂的箝制，改為握住他的腰。「用一頓漫長而用力的打屁股，正如你應得的。」

為了強調，她在他外衣臀部的位置加了幾下戲謔的輕拍。倫克立刻放下雙手，試圖掙脫她的掌握，但即使他感到鍍金護腕的魔法火花般燃起，她的箝制依然牢不可破。

拉刻西斯搖搖頭，一把將倫克攔腰抱起。「真丟臉。就憑這點，我必須讓這頓打屁股更難熬，直到你學會聽話，順從你的命運。」

倫克在半空中蹬著腳，彷彿想跑走。「不——」

拉刻西斯調整她對男孩的箝制，將他夾在腋下，掀開他的裙襬，露出他已佈滿斑駁紅色掌印的光屁股。「哦，是的，孩子。我看見你擁有許多魔法寶藏。能讓你在時間的長河裡泅泳的音樂。能賜予你十人之力的手鐲。但這些，都無法讓你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。」

拉刻西斯再次開始打屁股，但這一次，她每一掌都用盡全力。第一下掌擊落下的瞬間，倫克感到周遭世界的時間減緩為爬行。彷彿他的身體被凍結在冰中，與他臀上那股熾烈的刺痛感形成鮮明對比——拉刻西斯的手掌印在他俯臥無助的後臀上的灼痛。朦朧中，倫克試圖想些什麼來拯救他無助的屁股，但所有念頭隨即消逝無蹤。

隨著每一記新的掌擊，那凍結的時刻似乎都加倍延長，精確地落在衝擊的瞬間。第十下過後，倫克感覺到那凍結的時刻拖了足足十秒鐘，時間才又重新開始流動。筋疲力盡的倫克癱軟垂下，大口喘著氣。

拉刻西斯在倫克光裸的屁股上落了幾下不算太輕的「愛之輕拍」，這已遠足以引發那陣刺痛的灼麻感。「現在，你要當個乖孩子，好好趴著不動，還是要繼續這徒勞的掙扎？」

倫克往身後踢著腳。「不——！」

拉刻西斯又用盡全力打了一下。倫克試著尖叫，卻只感到肺裡的空氣化為石頭。這一次，那凍結的時刻持續了足有數分鐘之久。倫克感到一陣刺麻的針扎感爬遍他的臀部，像是上千根針，一根接一根地刺進他體內，然後拔出，又扎向臀上另一個新的點，如此反覆不停。終於，它結束了。

等了片刻後，拉刻西斯抓住倫克一隻皮靴，將它扯了下來。「最後一次，你準備好要勇敢了嗎？」

倫克抽噎著，淚水和鼻涕沿著鼻子流下。「拜——託……」

「拜託，什麼？」

倫克大口吸氣，聲音顫抖起來。「拜託……我會乖的。」

拉刻西斯輕柔地撫摸他的臀部，然後把他的裙襬翻下來。「這才像話。現在，站起來，小男人。」

倫克被放回地上時仍抽著鼻子，他站不穩地蹣跚搖晃，發現自己少了一隻靴子。他看見自己的內褲掛在光著的腳上。拉刻西斯堅定地指向他的腳。「把另一隻靴子也脫掉。」

倫克單腳跳著，試圖把靴子脫下。最後，他不得不難為情地轉過身，坐了下來。當他感到自己光裸的屁股壓在堅硬冰冷的石地上時，不禁皺起了臉，但他總算奮力脫下了第二隻靴子。注意到自己的內褲，他伸手去拿，正要開始把它們拉上，卻聽到身後的拉刻西斯尖銳地彈了下舌頭。「嘖，嘖。你那種奇怪的襠布已經不需要了。把它們整齊摺好，交給我。」

倫克滿臉通紅，站起來，溫順地遞上自己的白色短褲。拉刻西斯接過，把那條內褲繫在自己的腰帶上。「現在，把你所有的武器，一件一件拿出來，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排成一條整齊的線。」

倫克抽著鼻子，用手臂後側擦了擦鼻子，拉開他的背包。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所有武器。他的舊彈弓。一支迴旋鏢。一把成人尺寸的弓和一袋箭。

拉刻西斯仔細看著，直到倫克把背包掏空。「護腕也一樣……還有你的劍和盾，當然。」

倫克忍著淚水，照做了。

拉刻西斯張開雙臂，指了指那堆武器。「這些……玩具。有些對你這個年紀的男孩來說太大了……是啊，我想我開始明白了。你把過去的思緒帶在身上。從前，你曾沿著時光的廊道而下，以比現在年長七歲的成年男子之姿行走世間。」

倫克只能點頭。拉刻西斯拾起倫克的劍，手腕一抖，那劍便隨著一縷煙霧消失了，連同倫克其餘的裝備。只剩下他的靴子。「然後，你被送回屬於你自己的時間，恢復了你失去的青春……但你仍記得在時間長河的另一條道上發生的一切。你所有的奮鬥、痛苦、作為戰士的一生……直到今日，你仍背負著那一切。」

倫克低下頭。拉刻西斯伸出一隻手，拍了拍他頭上的帽子。「可憐、堪憫的孩子。但這些都改變不了必須發生的事。你曾經是個男人，一個英勇的英雄，但如今你必須回到孩童的生活……多麼屈辱啊。」

倫克的視線模糊了，他輕聲啜泣起來，但無論他多用力擦眼睛，新鮮的淚水仍不斷地自由落下他的臉頰。拉刻西斯跪下來，將他的手從臉上拉開，輕柔地拍著他的手腕背。「好了，好了。現在還不是哭的時候。很快地，會有足夠的時間讓你哭，直到你所有的眼淚都流乾。但首先……你還有一頓打屁股要挨。」

倫克嗚咽著，但拉刻西斯在他鼻子下搖搖手指。「嗯——嗯！不准那樣哼哼唧唧，小伙子。現在，撿起那些髒靴子，把它們留在王座廳前門入口處，看不見的地方。然後，把你那頑皮的小屁股，乖乖開步走回來，好讓我能再打你一頓。」

倫克深吸一口氣，彎腰撿起他的靴子。拉刻西斯撫著下巴。「事實上，從現在起，就讓那屁股保持光溜溜的吧。那應該能幫你記住自己的身分，男孩。」

拉刻西斯彈了彈手指，倫克便感到他的裙襬在他身後神奇地飄起，露出他通紅的臀瓣。倫克瞪著自己那燙紅、疼痛的臀部，淚眼汪汪地抬頭瞥了女子一眼，嘴唇顫抖。但拉刻西斯保持沉默而沉著。最後，倫克低下頭，拖著腳步走向出口。當他抵達走廊時，瞥見隧道盡頭的光芒。那裡就是自由，僅在短暫的衝刺之外。

倫克想勇敢。但那到底還意味著什麼？慢慢地，他把靴子放在走廊裡，重新出現在王座廳中。拉刻西斯微笑了，在王座上坐定，招手要他靠近。「乖孩子。勇敢的孩子。到媽媽這兒來！」

倫克穩住呼吸，試圖把頭抬高，但走向女神時，他仍無法停止顫抖。他在她面前停下，等著她抓住他，把他再次強迫按回她可怕的大腿上。拉刻西斯拍了拍自己赤裸的大腿。「上來吧。屁股翹高。」

倫克從椅子右側爬上去，趴過她的大腿。立刻，她將左手按在他後腰上，高舉起右手。

她開始用一種緩慢、穩定的節奏打屁股，每隔幾秒一下，每次都瞄準一個新的點，用憤怒的紅印覆滿倫克暴露的臀瓣和大腿的每一吋。倫克感到每一掌新鮮的刺痛，他咬緊牙關，努力忍住不哭。至少，他還可以保留戰士的尊嚴。拉刻西斯神秘地笑了笑，暫停了打屁股。「告訴我，你是否曾經納悶，為什麼我的神廟對你來說如此容易穿越？你覺得為什麼沒有巡邏的守衛？沒有設置的陷阱？」

倫克喘著氣，雙眼眨了眨睜開，他感到新鮮的淚珠在睫毛上凝結。「是妳要我來這裡的？」

拉刻西斯笑了，聲音近乎音樂。然後她又開始打屁股，比之前更用力、更快，將倫克臀部的顏色均勻打成一種一致、憤怒的血紅色。「你說出了真相。我預見了你會來此，以及等待著你的可怕命運。你瞧，我們有共同的宿命。我的職責，就是為了懲罰你的頑皮行為，永遠地打你屁股，直到永恆。」

倫克發出一聲長長、拖曳的戰嚎。「哦，不——！」

「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！」拉刻西斯使勁將接下來的三下打屁股用盡全力，強調著每一個痛楚的字眼。「無需恐懼，孩子，因為你不會死。你瞧，這座神廟裡不存在時間，也沒有任何飲食的需求。所以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永遠打你屁股，永遠永遠，而那正是我打算做的。」

接著她恢復了那輕快、毫不留情的節奏，每流逝一秒就打一下。

倫克踢著腳，但下一記掌擊落得如此沉重，他吃驚地彈了起來，發出一聲長長、顫抖的哭嚎。

在她的鏡子後方，阿特洛波斯以毫不掩飾的惡意觀看著這一切。「哼，要我說，妳對這蠢貨未免太寬容了。」

拉刻西斯輕嗤一聲。「好了啦，姊姊。對生者展現仁慈是我的權利。畢竟……他只是個小男孩啊。」

被痛楚與羞辱淹沒，倫克開始像他實際身分的孩童一樣，毫不掩飾地哭了出來。但他的哭聲很快就被每一下響亮掌擊的規律聲響，以及拉刻西斯美麗的笑聲所淹沒。

[全文完]

倫克在希爾佛爾的冒險

第一章：捕獲

作者：Yu May 與 Gojira

瑞安農垂著頭，載著倫克穿過陶爾米納霧氣瀰漫的森林。倫克為了尋找失蹤的朋友奈薇亞，漫長的旅程將他帶到了一個奇異的國度，這裡時間與現實的法則以神秘的方式運作。然而，即使救出了陶爾米納的居民，倫克仍覺得離達成目標一樣遙遠。自從伊索德將他送回失去的童年身體後，倫克一直有種奇異的格格不入之感。不，不是格格不入，而是時空錯置。

霧氣散去，倫克和瑞安農來到一片開闊的丘陵田野，點綴著聚落，幾間茅舍煙囪冒著煙。煙太多了。接著，倫克看見一群穿著簡陋農民服飾的男人，正逃離一名騎在馬背上的裝甲人影，那人影正朝手無寸鐵的眾人逼近。

倫克催策瑞安農小跑起來，抓起他的接骨木盾，轉向攔截那神秘騎士的衝鋒路線。

騎士毫不猶豫，但倫克舉盾一擋，斜斜盪開了刺來的長矛。騎士的戰馬嘶鳴，困惑地偏向一旁。騎士猛拉韁繩，然後轉向倫克。「賤民！你膽敢挑戰女王的騎——」

倫克從腰間拔出彈弓，朝騎士射出一顆火花種子。種子一擊中騎士的面甲，立刻爆出一陣強光。騎士尖叫著，從受驚的戰馬上向後翻落。

一名農夫被騷動驚得停下腳步。「那個男孩……他在對抗女王騎士？」

倫克翻身下馬，拔出劍。「你們的戰士在哪裡？」

農夫眨了眨眼，更多逃竄的農奴停下腳步，好奇地看著倫克。「戰士……？可是，沒有戰士啊？只有女人才可以當騎士。」

這些男人的衣著在倫克眼中很奇特，是廉價粗麻布做的薄披肩。

騎士呻吟著，拉開頭盔，露出一張細緻的臉龐和一頭長髮。倫克瞇起眼，將劍指向女人的喉嚨。倫克曾被加魯丹部落的女戰士困住過，見過女人佩

劍穿甲。其中一人甚至穿過重裝鐵甲。但不像加魯丹沙漠那些堅毅、曬黑的女人，這個女人蒼白得詭異。

一名農夫呻吟道:「哦不，那男孩打了女人？現在我們全都死定了！」

***

倫克繳了騎士的械，然後審問她。倫克進入了希爾佛爾的領地。這座無名村莊及其所有居民，都是夏洛特公主的皇家財產。叛亂的傳聞引來了這名孤身騎士，她在村裡發現一個噁心的男人正在發表演說，談論所謂的「男人權利」。當然，男人在希爾佛爾沒有任何權利，所有男人都臣服於母親與妻子那自然、神聖的權威之下。因此，騎士計畫撞倒幾名男性農奴來平息這異端，然後就回家。

最後，倫克建議放那名女騎士離開。他本以為村裡的男人會反對，或許會要求將女人斬首示眾，但男人們似乎都巴不得放她走。有些人把臉平貼在地上，乞求女人饒命，但她只是笑著跨上馬。「狗東西！你們這些愚蠢的男人，會為這固執付出慘痛代價！」

大多數男人開始絕望地哀號，但那曾停下來幫助倫克的農夫將他拉到一旁。「我從沒見過像你這年紀的男孩展現如此勇氣……話說回來，我也從沒見過男人打敗女王騎士，不管他幾歲。」

農夫們將倫克引見給那名曾發表公開演說、談論男人權利而觸怒女王騎士的人:查普曼勛爵。

身為貴族階層最底層的小男爵，查普曼勛爵是「男性陣線」的公開支持者，這是一個和平主義團體，致力於透過非暴力手段，將男人從母權壓迫中解放出來。

倫克受邀拜訪查普曼勛爵的堡壘，那是位於山丘頂端，或稱城寨土丘上的一座小型石造建築，俯瞰周圍的城寨外庭。倫克興致勃勃地聽完查普曼勛爵的故事，最後舉起手發問。「可是，如果你們不推翻這個女王，要怎麼獲得自由呢？」

查普曼勛爵略帶緊張地瞥了瞥窗戶。「像我們這樣軟弱的男人？和女人打架？大家都知道，女人的體力遠遠優於男人。」

倫克一臉困惑。最後，查普曼勛爵用手帕擦了擦額頭，繼續說：「再說，我們大家仍然忠於女王。一旦我們敬愛的女王聽到我們身為男人的合法訴求，她肯定會賜我覲見，讓我有機會為男人權利陳情。但我們嚴格拒絕任何形式的殺戮，除非是為了自衛的必要。不過，你也許注意到了……我們國家的男人不適合暴力。」

倫克撫著下巴。「那麼，或許你們該學學。」

***

幾週過去了。倫克試著用稻草人教導農夫們劍術，但他們似乎全都對在任何稍微像女人的東西上使劍感到極度恐懼。最後，倫克改為教導他們偵察與射箭的技藝。儘管所有男人一想到要在戰場上面對女人仍嚇得半死，查普曼勛爵倒是採納了倫克的建議，突襲前往女王堡壘途中的補給車隊。幸運的是，帶領這些車隊的男人們似乎全都巴不得立刻投降，交出他們運送的任何東西。食物、武器、盔甲、布料，全都是來自周圍村莊的什一稅和稅收。很快地，查普曼勛爵的村莊便裝備精良，擁有了一支正規軍隊所能要求的一切。

一個月過後，倫克醒來，漫步在木造堡壘的牆上，俯瞰在外庭工作的男人們。鐵匠的鎚子叮噹作響，逐漸壯大的義勇軍志願者隊伍已聚集進行晨間箭術練習。倫克微笑。似乎，這個國度愛好和平的男人們，終於學會了戰爭的藝術。

一陣戰爭號角的轟鳴聲響起。倫克從木造垛口望出去，看見一排士兵正逼近外庭的牆壁。三名騎士策馬走在隊伍前端。中央的騎士身穿黑色盔甲，騎著一匹雄偉的白色母馬。她高聳於其餘士兵之上，高舉著一面飄揚的長條戰旗。為首的騎士取下頭盔，露出一頭如血般鮮紅的瀑布長髮。「懦弱的男人們！你們以為你們的盜匪行徑能逃過注意嗎？」

查普曼勛爵的臉刷白。「我的女神！那是亞歷山德拉將軍！」

那高䠷的女子插下旗幟，高舉一柄沉重的長矛。「查普曼勛爵！你的土地和頭銜被沒收了。打開城門，臣服於夏洛特公主的慈悲吧。或許，若你親吻她的腳，我們光榮的公主還可能饒你一命！」

一名農夫盯著那排士兵，渾身顫抖。「那三個女人全都是騎士嗎？」

倫克數了數士兵人數，微笑，然後轉頭對義勇軍喊道:「沒錯……嘿，大家！她們只有十五個人。而且只有三個是騎士！根本不算什麼！」

義勇軍全都僵住了，像一群膽怯的鹿般瞪著倫克。「夏洛特公主派了十五個女人？還有三個騎士？」接著，他們同時丟下武器，開始四處亂跑，像小女孩般尖叫，彼此撞成一團，在泥巴裡滑倒。「啊——！她們有三個騎士女人！我們全都死定了！」

「或者更慘！如果她們活捉我們，我們會被關進夏洛特公主的地牢，被判處一輩子的奴役和屈辱！」

「媽咪！對不起，媽咪！」

其中一名農夫衝向城門。「放她們進來！如果我們現在投降，她們或許會打我們一頓就放過我們！哦，求求妳，亞歷山德拉將軍！大發慈悲！我根本不想參與這場叛亂。」

查普曼勛爵抓住倫克的肩膀。「倫克，毫無希望了！我們這些軟弱、可悲、懦弱的男人，面對如此壓倒性的劣勢，根本無能為力。你知道女人的，每當男人開始跟她們爭論，她們就會發瘋！」

那狂亂的農夫推開城門，抓住控制木吊橋的輪盤。繩索緩緩將吊橋朝護城河對岸降下。

亞歷山德拉將軍讓她的馬戲劇性地揚蹄，然後策馬緩步走向敞開的城門，就在吊橋下方。「查普曼勛爵？下來，小爵爺。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倫克甩開查普曼勛爵。「這些男人毫無用處！但你是他們唯一的希望。你必須逃走，查普曼勛爵，去號召更多男人加入你的志業。」

「可是……十八個女人！太多了！」

在他們下方，那名農夫一邊哭一邊轉動輪盤降下吊橋。「饒了我，女主人！我會乖乖的！」

倫克拉弓搭箭。「那就逃吧，查普曼勛爵，活下來改日再戰！」

倫克一箭射向吊橋其中一條懸吊繩索。繩索啪地斷裂，吊橋在半空中扭轉，隨著第二條繩索繃緊而嘎吱停住。在他們下方，輪盤猛地一震，那懦弱的農夫向後摔了個跟斗。亞歷山德拉將軍的馬嘶鳴起來，她拉緊韁繩安撫坐騎。但接著倫克又一箭射出，切斷最後一根繩索，當吊橋轟然砸下時，馬匹驚慌了。亞歷山德拉將軍緊緊抓住馬鞍，她的坐騎開始猛烈跳躍。「哇——！」

倫克聽見另一名騎士發出命令，看見一名女性步兵舉起十字弓。倫克以嫻熟的精準，拉弓射出一箭，瞄準那十字弓本身。那女人尖叫著，踉蹌後退，倫克的箭深深沒入她的武器，當她扣下扳機時，弩箭卡住，發出一聲金屬折斷的脆響。

亞歷山德拉將軍穩住馬匹韁繩，轉頭指向木牆上的倫克。「抓住那個男孩！」

倫克沿著牆向北跑，接近石造城寨土丘，拍了拍自己的屁股。「來啊，來啊！」

倫克一縮頭，一支十字弓弩箭咻地擦過他的頭皮，劃破了他的帽子。

下方，亞歷山德拉將軍以軍事指揮的嗓音吼道:「不！別射箭！」

倫克盲目奔跑，然後回頭望去。在牆外，半數步兵正在追蹤他，但那三名騎士已從隊伍中分離，策馬衝入城內。農夫男人們驚恐尖叫，馬匹撞翻了推車和裝著食物的籃子。

其餘的步兵跟隨騎馬的騎士步行前進，刀劍與十字弓蓄勢待發。

亞歷山德拉將軍策馬超前。「年輕人，你立刻從那裡給我下來！」

倫克停下腳步，小路在城寨土丘頂的石塔基部驟然終止，那是村莊最後的防線。倫克轉身，不見查普曼勛爵的蹤影。他只能希望，趁那些兇猛、駭人的女性還在慌亂之際，查普曼勛爵有足夠的理智，帶著任何忠實的追隨者逃走了。

亞歷山德拉將軍在倫克下方停下，示意她的女兵去攀爬掛在牆上的繩梯。「沒用的，小子。你已經無路可逃了。」

倫克以閃電般的速度拔出短劍，砍斷腳邊其中一條繩索，然後隨手一揮長劍，反手插回背後鞘中。在他下方，一名步兵尖叫著攀住僅剩的那條繩索。倫克發現石牆邊長了些常春藤，便開始沿牆攀爬。

隨著一聲怒吼，另一名騎馬的騎士猛刺長矛，深深扎入石堡基部的木門。接著她拔出矛，對身後的步兵吼道:「追上他！你們四個，找任何能當攻城槌的東西！」

倫克聽見兩支十字弓弩箭分別打在他上方和下方的石塔上，發出碎裂聲，他皺了皺眉，終於抵達塔頂。倫克翻到垛口後方，大口喘氣，然後冒險從石牆後瞥了一眼。在他下方，他發現亞歷山德拉將軍的士兵找到了一個豬飼料槽，正用它猛撞木門，但成效不彰。當亞歷山德拉將軍翻身下馬，沉重的鐵靴踩地激起一片塵土時，她們都繃緊了身子。就連其他騎馬的騎士，在那名巨大女子怒視她們時，也看起來很緊張。「蠢貨！那木頭太堅固了。去找根鐵鍬。一根鐵棍。任何能從鉸鏈處撬開它的東西。」

倫克抓起那袋火花種子，灑向牆外。它們彈跳翻滾落下牆，擊中下方道路時，每一顆種子都爆出刺眼的強光。那兩名騎馬騎士的馬匹，連同她們憤怒的主人，都驚逃而去，而步兵們則抱頭找掩護。混亂中，亞歷山德拉將軍穩穩站立，嘴角抿成一條細線。最後，她抬起靴子，一腳踢穿了那扇厚實的橡木門。「夠了。」

***

在查普曼勛爵的軍械庫中，倫克檢視著周圍環境。塔內只有一道螺旋梯，而亞歷山德拉將軍的部隊此刻肯定正在攀登。倫克發現了一桶偷來的酒（也就是說，是夏洛特公主的稅收官先偷走的，然後那群勇敢的懦夫又把它偷回來，物歸原主）。倫克將桶子側倒，推到樓梯邊緣，讓它滾了下去。

***

女性步兵們攀上階梯時，聽見一陣轟隆聲，便僵住了。接著，第一名步兵驚叫起來，一個酒桶朝她彈跳而來，將她撞得仰面朝天，然後輕而易舉地滾過接下來的兩名女子。其中一人機警地貼牆而立，卻被酒桶砸在腳上。她單腳跳著，痛得尖叫，然後失足跌坐在地。

亞歷山德拉將軍大步踏上石階，然後停下聆聽前方傳來的騷動。她穩住心神，握緊長矛，預期會看到一名武裝戰士。接著，一個酒桶滾入視線，後面

跟著三名步兵。亞歷山德拉迅速以一個銳角，將矛柄尾端卡入石階縫隙。酒桶撞上鐵桿，力道之大，金屬都為之震顫，接著所有士兵都轟然撞上它而停住，但亞歷山德拉穩穩握住矛，手臂微顫。然後，她一拳搗進酒桶，讓酒液如鮮血般淌流在她腳下。

***

倫克砰地關上門，並用東西堵住。他環視四周，看到整套的板甲、長劍、長矛、十字弓，各種適合一整支男性軍隊的武器。但它們全都對他來說太大了。他被困住了。倫克瞥向窗戶，心想能否再爬下牆，卻看見一名步兵正從塔底用十字弓直接瞄準他。

倫克及時縮回頭，一支弩箭射穿了敞開的窗戶。

然後，他聽到門上傳來輕柔的敲門聲，以及一個低沉、洪亮的女聲從外頭傳來。「好了，小戰士。你被困住了。立刻打開這扇門。」

倫克拔出劍，做好準備，等待門被撞開。

幾秒鐘過去了，那女聲異常平靜。「我是來談判的。」

倫克手臂顫抖，劍指著門。「妳在說謊！」

「我以騎士的身分保證，你不會受到任何傷害。」

那女人聲音中的某種特質觸動了倫克。他緩緩收劍入鞘，拉開門閂。他又等了幾秒，最後為她開了門。亞歷山德拉在門後高大得幾乎頂到天花板，然後低下頭進入房間。「我讚賞你的英勇努力。你本來可以輕易殺死我的士兵。為什麼沒那麼做？」

倫克抬高頭，迎向那高大女人的目光。「查普曼勛爵和他的手下並不想對妳的公主發動戰爭。他們只想獲得身為她領地之男人應有的權利與尊嚴。」

亞歷山德拉揚起一道眉毛。「男人？發動戰爭？荒謬。戰爭是女人的事。而每個男人的權利，就是臣服於他的女王。我看得出你是這片土地的異鄉人。從你的衣著、言談就一清二楚。為何要涉入此事？我們如何對待我們的財產，不關你的事。」

倫克雙臂交叉。「我是阿瓦隆的皇家騎士。我們宣誓要捍衛弱者，保護無辜。」

「一個男性騎士？真稀奇。我欽佩你的勇氣。然而……」

亞歷山德拉壓低身子，擺出防禦姿勢，舉起長矛。「……你仍然是個叛軍，而且還是個男孩，因此必須被管教。」

倫克猶豫了一下，然後向前一劍突刺。她盪開他的劍勢，力道之大，倫克感到衝擊沿手臂而上，勉強握住短劍。倫克向後躍開，試圖保持在矛的攻擊範圍外。他等待著，預期那女人會迅速反擊。但她只是站立著，像座石雕像，長矛蓄勢待發。「這裡的男人知道自己的位置。他們絕不敢攻擊女人，更別說騎士。但我從你眼中看見一抹奇特的神色。你有戰士的眼神。不像這片土地上軟弱的男人。你以前見過血的顏色吧，對不對，小子？」

驀地，倫克憶起他對馬多克·德拉科米爾揮出最後一擊的那一刻，在那位邪惡之王變形成魔豬瑪各的怪獸形態之前。倫克曾將驅邪聖劍深深埋入那野獸的咽喉，直至劍柄。然後，他看見那女人微笑，倫克衝了上去。她的長矛俐落地刺穿他的盾，震得他右臂發麻。倫克扭身蹲低，越過了致命的矛尖。他進入攻擊範圍了。他躍起，水平揮出一劍斬向女人的臉。亞歷山德拉看見襲來的劍勢，雙眼圓睜。隨即，她扔下長矛，一把攫住倫克的腰，將他定在半空中。倫克的劍鋒在空中劃出一道細線，劍尖削斷了那女人垂在鼻前的一綹血紅髮絲。接著，亞歷山德拉輕輕將倫克往空中一拋，抓住他持劍的手腕，扭轉手臂，逼得他不得不鬆開劍。長劍哐啷一聲掉在一旁。亞歷山德拉看著他，表情是嘲弄的、故作無辜的羞澀。「差點。」

倫克悶哼著，踢著腳，但那女人伸直手臂抓著他，像拎個嬰兒似的。

亞歷山德拉搖搖頭。「啊，啊！你輸了這場決鬥。不必感到羞恥。那一擊很漂亮。如果你再高一點，就殺死我了。然而，你終究只是個小男孩，因此……」

倫克低頭，看見亞歷山德拉正用靴子將一張木凳挪到房間中央。然後她坐了下來，將他一把按在自己大腿上。當倫克啪地趴在她粗壯的大腿上時，他意識到她與他遇過的任何蛇髮女戰士一樣強壯。他感到一陣寒意，扭頭尋找來源。接著，他驚駭地發現，那女人已掀開他束腰外衣的裙襬，正用

那隻巨大的手掌粗魯地扯下他的白色短褲。「......我已決定饒你一命。但我要好好打你一頓屁股，就在你光著的屁股上。」

亞歷山德拉將沉重的手掌猛力摑下，落在倫克的臀上，輕而易舉地覆蓋了他兩瓣臀瓣。

倫克吃驚地尖叫，那女人卻又打了他一下。這次，倫克發出一聲戰吼，奮力想掙脫她的箝制。

亞歷山德拉只是搖搖頭，緩緩高舉起手臂。「不許那樣，小戰士。雖然生為男孩，你卻有顆女人般勇敢的心。現在，試著以戰士應有的風度與決心，忍受你的懲罰吧。」

但當亞歷山德拉落下第三下時，倫克倒抽一口氣，揮舞手臂和腿想擋住屁股。「噢！好痛！」

亞歷山德拉抓住倫克的手腕，緊緊扭到他後腰固定住，她咕噥道:「話說回來，我想你終究還只是個傻男孩。而大家都知道，小男孩根本受不了輕輕打幾下屁股，不哭得像個新生娃娃才怪。這是你的天性。女神們只賜給我們女人忍受分娩劇痛的能力。我相信，對你那敏感的、男孩氣的屁股來說，輕輕打一頓屁股，肯定比對一個強壯女人動用多數酷刑還要難受。」

倫克踢著腳。「不——！」

亞歷山德拉踢起一隻腳，將倫克的雙腳夾在她大腿間，又落下一記兇狠的掌擊。「不過，我可不會容忍這種倔強。要是我的任何步兵敢這樣頂嘴，我會把她屁股打個紅通通、皮開肉綻。所以，我會用對待一名真正女戰士同樣的尊重來對待你。」

說著，亞歷山德拉開始以一種輕快、毫不留情的節奏打屁股，保持穩定的速度。倫克尖叫了一聲，但打屁股的速度逼得他不得不喘氣。門外傳來一陣腳步拖沓聲，一群步兵出現在門口，由一名穿甲騎士帶領。「將軍？恕我們擅自跟上來，但我們聽到了求救的哭聲，所以來查明......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亞歷山德拉對那些女人瞇起眼。「我給過你們所有人嚴令，要你們在塔底等我，由我來對付我們這叛逃的逆賊。現在立刻列隊回營，等候我發落。

等我打完這個頑皮男孩的屁股，就會歸隊。我到達時，要看到你們所有人光著屁股，準備好挨樺樹條。」

那騎士在面甲後睜大了眼。「可是，將軍，我只是以為您會要我——」

此刻，倫克正咬緊牙關，每挨一掌就嘶嘶吸著氣。

亞歷山德拉打著男孩的屁股，節奏絲毫不亂。「當我下達命令，就要服從。以此為例，對妳們的輕率之舉，簡單打頓屁股就足以懲戒。還是說，中尉，妳寧可因抗命接受軍法審判？」

騎士敬禮。「不，女士！請您懲罰我的愚蠢，任您處置，女士！」

「哼。不然我還會怎麼懲罰妳，中尉？算了。去好好收集一捆枝條來。如果有任何本地農奴問起妳在做什麼，我要妳向他們精確解釋，這些枝條要用在什麼地方。」

騎士顫抖著，但仍保持敬禮姿勢。「是，女士！用來抽我光著的屁股，女士！」

「沒錯。事實上，不如現在就把那些屁股亮出來吧。你們，步兵，幫中尉卸下盔甲，然後脫掉自己的衣服。」

此時，倫克感到淚水模糊了視線，他緊緊閉上雙眼，試圖吸進一口氣。他覺得自己像被困在水之神廟底。

亞歷山德拉停頓了半拍，然後又落下一記兇狠的掌擊，力道深深穿透倫克緊繃的臀肌。終於，男孩哭了，兩滴淚水滾落他的臉頰。亞歷山德拉微笑。「集合其餘部隊。我幾分鐘後就來。」

時間一分一秒痛苦地拖行。亞歷山德拉停止了說教，讓那毫不留情的打屁股代替一切言語。倫克自由地哭著，但隨著打屁股持續不斷，他的聲音啞了，啜泣也變得更加絕望。終於，打屁股暫停了，他感到某種冰涼的東西壓在他屁股上。倫克眨去淚水，扭頭越過肩膀，看見亞歷山德拉正用食指沿著他的臀瓣畫圈。

亞歷山德拉微笑著檢視自己的成果。然後她鬆開對倫克雙腿的鎖扣，調整了握在他腰間的手，輕柔地撫摸他朝天翹起的屁股，像是在安慰他。「多麼

可愛的小屁股啊。而且已經相當紅了，雖然顏色有點不均勻。如果你只是個普通、軟弱、頑皮的小男孩，我早該滿足了。不過，我也保證過，會像對待成年女人一樣對待你。」

倫克全身緊繃，搖著頭。這回，他的臉埋在亞歷山德拉粗壯的大腿上，但他已毫無力氣反抗。他試圖說些什麼，但一條鼻涕從鼻子淌下，他結結巴巴。「不——不……」

亞歷山德拉在倫克的右臀瓣上落下一記結實的掌擊，然後是左臀，左右交替，用新鮮的掌印覆滿他臀部的每一平方吋。慢慢地，那斑駁的紅印轉為更均勻的紅色，完全匹配蛇髮女妖紅寶石那鮮明的色調。

倫克不知道這頓打屁股持續了多久。他已完全喪失時間流逝的感覺。但當一切終於結束時，他已筋疲力竭，幾乎動彈不得。

亞歷山德拉輕輕捏了捏倫克的兩瓣臀瓣，感受那散發的熱度，吹了聲口哨。「這樣就行了。當然，如果你犯了叛國罪，我就得看你被絞死……或者扔進地牢……」

倫克嗚咽。結束了。他失敗了。然後，亞歷山德拉將他從大腿上抱起，擁入自己懷中。「……但我想到一個好得多的主意，對像你這樣勇敢的男孩來說。」

***

在石堡外的庭院裡，中尉和她的步兵們收集著新鮮的樺樹條。中尉只穿著鎖子甲襯衫，後背被撩起，露出光裸的臀部。步兵們則被迫光著屁股，她們的鎖子甲褲管綁在肩頭上。她們的幾名同伴懷著真摯的同情與毫不掩飾的如釋重負，注視著這一切。

接著，亞歷山德拉將軍從塔中走出，懷中抱著一個抽噎的男孩。「查普曼勛爵和他其餘的叛徒手下呢？」

其餘部隊緊張地彼此對視。一名騎士挪了挪腳，向前一步。「呃……恐怕他在混亂中逃走了？」

「蠢貨！這男孩才是那群懦夫中唯一的真正戰士！我們奉命要平定這場叛亂！」

「或許……我們可以屠殺剩下的村民，並把他們的男人擄為我們的男妾？」

亞歷山德拉嗤之以鼻。「不。農奴們到收穫季會更有用。別管那些軟弱之徒了。跟我來。我們必須提醒這些懦弱的男人，背叛的代價是什麼。」

亞歷山德拉漫步走下山丘，來到城寨外庭中央的市集廣場，踏上立著頸手枷和絞刑架的刑台。當那巨女將他緊緊摟在胸前，倫克全身繃緊，接著她的聲音轟然響起，清晰壓過人群竊竊私語的聲響。「聽著，聽著，希爾佛爾女王國忠誠的子民們。欣喜吧，你們已從叛亂的威脅中解脫。夏洛特公主是仁慈的。她知道你們平民百姓並未參與查普曼勛爵叛國的陰謀。凡屈膝，親吻皇家旗幟者，都將獲得慷慨赦免。」

亞歷山德拉用雙手高高舉起倫克，然後將他旋轉，讓聚集的群眾看見他的屁股。倫克身子一僵，這時他才第一次注意到，亞歷山德拉已將他的裙襬撩起，塞入腰帶，露出他發光、通紅、赤裸的臀瓣，供所有人觀看。亞歷山德拉無視倫克哀求的眼神，聲音平穩，面容鎮定。「叛軍首領或許逃脫了，但我們奪走了他們最好的武器之一……而我，得到了一個兒子。」

士兵們熱烈歡呼，聚集的農夫們也半心半意地加入。亞歷山德拉讓倫克的頭枕在她肩上，用一隻手臂摟著他，另一手則輕拍他的屁股。那輕柔的愛之輕拍，遠足以喚醒剛才那頓打屁股的憤怒刺痛。「他將會學習紀律與服從的真正意義。而總有一天，儘管他只是個少年，他或許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騎士。一名配得上侍奉夏洛特王儲公主，以及我們光榮女王國的騎士！」

亞歷山德拉向群眾揮手時，她俯身湊近倫克的耳邊，以輕柔低沉的聲音低語。「當然，如果你不乖，我就得再打你屁股。但我知道，總有一天，你會長成一名得體的紳士！」

倫克的嘴唇顫抖。他想掙脫，對抗整支部隊。只要他擁有成年人的身體，他知道自己可以打敗她們所有人。亞歷山德拉仍抱著倫克，跨上她的白馬，策馬朝城寨外庭的城門而去。

然後，倫克聽見一聲熟悉的馬嘶。一名步兵從村莊馬廄走出來，牽著一匹年輕的克萊茲代爾母馬的韁繩。「亞歷山德拉將軍！我們發現了一匹奇怪

的戰馬。對這些農夫來說，品種太高貴了。我們認為它屬於其中一個叛軍首領！」

倫克認出是瑞安農，眼睛睜得老大。她是他在這陌生國度僅存的朋友。亞歷山德拉低頭看著倫克，神情好奇。「嗯……很好的士兵。我認為那匹馬確實曾屬於某個叛軍首領。但不再是了。倫克，我的孩子，你想成為那匹漂亮馬兒的主人嗎？」

倫克感到淚水湧上眼眶。「求求妳，別傷害她！」

亞歷山德拉輕柔地微笑。「傷害她？當然不會。她是匹忠誠的坐騎。當然，我指望你好好照顧她。因為如果你不這麼做……媽咪就得打你屁股。明白嗎？」

倫克感到一陣怒火湧上。但他隨即記起，自己又只是個男孩了。他記不起母親的臉。他最後一次親近像母親一樣的人，是在尼伯龍根森林邊緣向薩莉亞道別的時候。倫克將臉埋入亞歷山德拉巨大的胸懷。「是的，媽咪……」

***

倫克的臥室，擁有任何一個活潑好動、充滿冒險精神的小男孩所能夢想的一切。牆上掛著劍與盾。書架上滿是精彩的冒險故事和偉大戰士的傳奇。一個訓練假人，打造來承受多年日常使用。

但此刻，最引人注目的，是房間中央的床。床上所有毯子和床單都被剝下，繫成一條臨時繩索，沿敞開的窗戶垂下。

身穿睡衣，亞歷山德拉將軍坐在光禿禿的床沿，用一把沉重的木髮刷狠狠揍著倫克光裸的屁股。他的束腰外衣整齊地摺在床尾，連同他可靠的皮靴。此刻，倫克像個新生嬰兒般一絲不掛，也像嬰兒般哭嚎、抽噎著。「求求妳，媽咪！不要用髮刷！好痛！」

亞歷山德拉哼了一聲，但打屁股的節奏絲毫不停。髮刷的每一下脆響，都在倫克臀上掀起漣漪。「會痛？那萬一你手滑了，摔斷脖子呢？你覺得那樣會有多痛？」

隨著打屁股的力道逐漸增強到高潮，倫克發出尖嚎。「呀——！對不起，媽咪！我——好——後——悔——！」

亞歷山德拉微笑。她收養的兒子就是這麼可愛，讓她無法持續對他生氣。但她有為人母的職責要履行，而且她打算做得徹底。「你現在後悔了，但還沒有待會兒那麼後悔，小戰士！」

亞歷山德拉加快了打屁股的節奏，絲毫不放鬆那毫不留情的力道。倫克尖叫，他的抵抗意志徹底瓦解。「啊——！叭——哇！哇——啊——喔！」

亞歷山德拉拿著髮刷繞圈，覆蓋倫克臀側，以及下臀與大腿連接的下緣弧線。然後她又瞄準每瓣臀瓣正中央，落下六下迄今最兇狠的擊打。亞歷山德拉伸了伸懶腰，無視倫克可憐的哀號。「好了，今晚這樣就夠了。但你知道試圖離家出走的規矩。明天早上，你可以再期待一頓打屁股。天一亮，我就直接送你去樹林，削一根大小適中的棍子，準備挨下一頓。你會在庭院裡好好挨一頓藤條，讓所有男僕看看，天黑後還想偷溜出房間的頑皮小男孩，會有什麼下場。」

倫克抽噎著。「拜——託！我永遠不會再跑走了！」

亞歷山德拉將那赤裸的男孩一把抱起，擁入懷中。「嗯。我很想相信你。但今晚，我得好好盯著你。」

倫克打著嗝，試圖喘過氣，雙手遮住前方。

亞歷山德拉將男孩抱到她簡樸的臥室，放他落地。然後她拿出一件睡衣，從男孩頭上套下。倫克伸出手讓亞歷山德拉替他穿衣，然後抓著屁股，抽著鼻子。

亞歷山德拉仔細看著他。「倫克，你不開心嗎？你想逃家，是因為再也不想住在這裡了嗎？」

倫克低下頭。「不是……不是那樣。我不是要永遠逃走。只是一下下而已。」

亞歷山德拉揚起一道眉毛。「哦？那你到底打算做什麼？」

倫克磨蹭著腳。「只是……帶瑞安農去城堡附近騎一騎。我們以前常常自己到處去。妳不用擔心我。」

亞歷山德拉撫摸倫克的臉頰。「嗯，擔心你是我的職責，因為你現在是我的小戰士了。如果你想離家探索一下，只要開口問就行了。但我期望你離開前要請求許可，並在天黑前回指揮部報到，像個好士兵該做的那樣。」

倫克用淚汪汪的眼睛看著亞歷山德拉。「妳是說……妳不生我的氣？」

亞歷山德拉親吻倫克的頭頂。「當然不。有時候，你可能是個愚蠢、頑皮的小男孩。但你是我的愚蠢、頑皮的小男孩。明白嗎？」

倫克用袖子背面擦擦鼻子，露出微笑。「是的，女士。」

亞歷山德拉將倫克抱起，放在她腿上，擦去他最後的淚水。「那你也明白，明天早上，你還有另一頓打屁股要挨，對吧，兒子？」

倫克點點頭，親吻她的臉頰。「是的，媽咪。」

亞歷山德拉輕聲呢喃，躺到床上，讓倫克偎在她的雙乳之間。「乖孩子。」

[第一章完]

倫克在希爾佛爾的冒險

第二章:訓練

作者:Yu May 與 Gojira

倫克雙手顫抖，將自己砍下並削好的白樺樹枝，呈給他的新養母亞歷山德拉將軍。亞歷山德拉輕哼一聲，仔細檢查那根沉重的枝條。如她所要求，這根枝條比倫克的拇指還粗。這根棍子的每一下，都會留下一道又粗又怒的紅色腫痕;至少在對的人手中，落在對的屁股上，理當如此。

在她身後，亞歷山德拉聽到士兵們竊笑的聲音，瞥見幾名城堡守衛正用手掩著嘴交頭接耳。亞歷山德拉臉色一沉。她得向衛兵長報告她們破壞軍紀的行為。她們會從輕發落，公開挨一頓皮帶。但眼下，亞歷山德拉暫時容許她們樂一樂。幾個咯咯笑的見證人，會讓這經驗對她那犯錯的小被監護人來說，更加羞恥。亞歷山德拉揮動枝條，指向城堡庭院邊一張長長的木凳。「很好，士兵。你準備了一根好枝條，但現在你得為挨藤條做好準備。立刻把屁股露出來，然後直接走到那張長凳前，用手肘撐住身體。腿打直，頭抬高。」

倫克的臉頰和耳朵漲得通紅，他聽到衛兵和步兵們在竊笑。他小心翼翼地拉下自己的短褲，壓住束腰外衣的裙襬，然後蹣跚走向長凳，內褲在腳踝處絆著。倫克溫順地撩起自己的裙襬，塞進腰帶後方，露出臀瓣，上頭還留著上次打屁股留下的斑駁紫紅瘀痕，擺好姿勢準備挨下一頓打。倫克感到疼痛的臀部因拉伸而刺痛、麻癢，不禁呻吟一聲。

他聽到亞歷山德拉將軍沉重的靴聲走近，白樺枝條輕敲在他的臀上。「好了，小伙子。我要你讓在場的每個人都知道，你為什麼要挨這頓藤條。」

倫克低聲嘟噥，但亞歷山德拉手腕一抖，枝條啪地一聲抽在他屁股上。「大聲點。」

倫克嘶了一聲，但忍住沒縮。「我昨晚試著離家出走。而且我差點就成功了。」

亞歷山德拉用枝條在倫克臀上輕敲兩下。「不准那樣頂嘴。現在，告訴我們，頑皮的小男孩把床單變成逃脫繩索、爬下城堡牆壁，會有什麼下場？」

「我們會被打屁股，光著屁股被打，因為頑皮。」

亞歷山德拉用那根手工製成的藤條撫過倫克的臀部。「沒錯。每犯一條，你就會領受六下最好的教導。試圖逃跑六下……把你床鋪弄得一團糟，再六下。現在，小伙子，該挨打屁股的時候，你該說什麼？」

一些旁觀者聽到這話，毫不掩飾地咯咯笑出聲來。她們從經驗中知道，將軍最擅長讓任何失職士兵的懲罰充滿羞恥。倫克深吸一口氣。「是的，媽咪。請打我屁股，就照我應得的打。」

亞歷山德拉立刻用顫動的力道，在倫克臀瓣上狠狠抽下一記藤條。倫克嚎叫起來，感覺那根枝條如刀切溫熱奶油般劃過他，不禁踢起一隻腳。亞歷山德拉用枝條尖端輕敲倫克的靴子。「腳放下。那下不算。」

倫克低吼一聲，用力跺下腳。圍觀的士兵們嚇得僵住了，不知道亞歷山德拉會如何處置這份倔強。但出乎她們意料，亞歷山德拉竟然微微一笑，轉頭意味深長地看了旁觀者一眼。然後，她看也不看，反手一記藤條，精準地瞄準倫克臀瓣正中央抽下。亞歷山德拉等了幾秒，然後計數。「一。」

倫克強忍住踢腿的衝動，亞歷山德拉繼續落下下一組鞭打。第六下過後，她停頓了幾乎整整一分鐘，伸展手臂，將枝條換到另一隻手。倫克顫抖地吸著氣，感覺那七道抽痛、刺麻的腫痕，全整整齊齊排成一直線。

終於，亞歷山德拉再次開始鞭打。這一次，她斜斜揮下一記，劃過之前幾道腫痕。「一。」

倫克瑟縮了一下，最後一記喚醒了現有鞭痕上新的一陣刺痛，緊接著下一記落在前一道的下方。倫克抽動了一下，雙膝相撞，但沒有踢腳。亞歷山德拉微笑。「二。」

她立刻落下第三記，不給倫克喘息的時間。他吃驚地哭了出來，帽子隨著他弓起的背而晃動。倫克的膝蓋彎了一下，隨即打直雙腿，順從地抬高屁股。亞歷山德拉印象深刻。她本以為倫克早就會給她理由，讓計數從頭來過。「三。」

亞歷山德拉踱到倫克的另一側，檢視她的成果。這次，她決定從一個新角度揮出一記，在原先的鞭痕上，製造交叉網格狀的腫痕。亞歷山德拉高舉手臂，以肘部的猛抽揮動枝條。她等到倫克嚎完，然後計數。「四。」

最後兩下，亞歷山德拉再次改變策略。這次，她用了更多後續推送的力道，確保枝條深深陷入倫克臀肌的肉裡。倫克幾乎嗆到，粗魯地用手肘撐住自己，避免頭撞到長凳。亞歷山德拉顫聲吸了口氣。「五。」

她用同等的力道揮出最後一記。倫克尖叫，癱軟跪倒在地。旁觀者倒抽一口氣。倫克睜大眼睛，意識到自己犯了錯。他迅速站起身，等待將軍可怕的判決。

時間一秒秒拖行。終於，倫克壯起膽子扭頭瞥了一眼。亞歷山德拉將軍神情嚴厲，不容置喙。「小伙子，你離開了姿勢。如果你是我們的女劍士，就憑這點，我會讓你的藤條懲罰從頭來過。」

倫克抽噎著，然後低下頭，高高翹起屁股，準備讓打屁股重新開始。「對不起，媽咪。請打完我的屁股。」

亞歷山德拉神情憤怒，用藤條輕敲倫克的屁股，停在那裡。然後，她終於綻出一抹微笑，聳了聳肩。「不過話說回來，你不是我的女劍士。男孩子嘛，終究是男孩子。」

倫克眨了眨眼。「妳是說……打完屁股了？」

亞歷山德拉跪下來，拍拍倫克的頭。「當然打完了，你這個傻孩子。確實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，但你第一次挨藤條的表現，差不多符合我的預期。」

亞歷山德拉將倫克拉入一個輕柔的擁抱，然後伸手繞過去，輕撫他仍暴露在外的臀部。「現在，繫好你的腰帶。」

倫克臉紅了，迅速彎腰拉起短褲。女人們哄堂大笑，倫克整理好衣服，這時，一個奇異的黑髮女子漫步走進庭院。她幾乎和亞歷山德拉將軍一樣高，但體態更輕盈矯健。她穿著一件紅色軍裝外套，肩章綴著金色流蘇，戴著一副秀氣的眼鏡。「吵夠了！你們這群，真丟臉。皇家衛隊的女兵，舉止像一群女學生。我要你們所有人，在開飯前，穿著襯衣、不准穿別的，到鞭笞柱前報到。」

亞歷山德拉轉身面向那黑髮軍官。「早安，安妮塔隊長。」

安妮塔挺直姿勢，敬禮。「亞歷山德拉將軍。請原諒我衛隊女兵們的無禮。」

「哦？要是我原諒她們，妳願意替她們每一個人挨鞭子嗎？」

安妮塔以完美堅定的姿態保持敬禮。「是的，女士！如果那是您的判決。」

亞歷山德拉轉向皇家衛兵們。「被告們怎麼說？妳們要讓指揮官代替妳們接受應得的懲罰嗎？」

裝甲衛兵們迅速敬禮。儘管她們全都戴著遮住臉孔的頭盔，不知怎地，她們明顯全都滿臉羞愧。其中一名衛兵開口。「亞歷山德拉將軍，女士。若您准許，請讓我們有榮幸接受我們自己的鞭刑。」

亞歷山德拉點點頭。「就這麼辦。照命令，立刻到鞭笞柱前報到。安妮塔隊長，妳部下的忠誠證明了妳領導有方。所以，她們屁股的命運，就交由妳決定。」

「謝謝，女士！」

亞歷山德拉擺了擺手。「稍息，隊長。我有件事想請妳幫忙。我最近收養了一個兒子，倫克。他喜歡拿劍比劃打鬥，我想請妳親自督導他的劍術訓練。」

安妮塔瞥了倫克一眼，揚起一道眉毛。「一個男孩？學劍術？」

亞歷山德拉咯咯輕笑。「我知道。這孩子簡直是個野丫頭。當然，我期望妳對他嚴格點。倫克，你怎麼說？你想不想學正規的劍術？」

倫克攥緊拳頭。「我已經會使劍了。」

庭院中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倫克身上。亞歷山德拉的笑容消失了。「那麼，在你第一堂課後，我期待從安妮塔隊長那裡聽到一份極好的報告。明白嗎，小伙子？」

倫克察覺話語背後不言而喻的威脅，全身繃緊。「是的，女士。」

亞歷山德拉瞪著倫克，然後輕柔地捏了捏他的臉頰。「這才是精神，兒子。妳們，持盾侍女，給男孩洗個澡，然後幫他換上衣服，準備第一堂課。」

當女人們走近時，倫克的尖耳朵抽動了一下。「可是——」

接著，一名持盾侍女攔腰將他抱起，把他摟在肩上帶走。

亞歷山德拉在倫克臉前搖搖手指。「要是他在浴盆裡給妳們惹任何麻煩，我授權妳們好好打他一頓屁股。當然，如果他行為不端，務必讓我知道。記住，倫克，如果有別的女人因任何理由代替我打你屁股，你睡前就可以再等著我打你一頓。」

那兩名侍女一走出聽力範圍，便爆出少女般的愉悅尖叫。抱著倫克的那個喘著氣，努力忍住笑。「天啊！他好可愛喔！」

倫克感到臉頰發燙，試圖移開目光。

第二名持盾侍女輕聲呢喃：「噢，妳讓他難為情了。看，他的耳朵都紅了！」

「更別提他可憐的屁股了！嘻嘻！」

***

倫克洗澡時，持盾侍女們戲謔地爭論，如果他在浴盆裡潑水太多，該由誰來打他屁股。聽到這話，倫克開始輕輕啜泣，兩個女孩便保證，只要他守規矩，就不打他屁股。

最後，倫克總算避免了洗澡時挨打。經過徹底的擦洗，他換上一套乾淨的自己衣服，一件他的舊束腰外衣，然後被護送到營房。

擊劍廳是一個狹長、挑高的房間。粉筆畫出的長方形區域，是擊劍練習的場地。兩側，幾名騎士正和女學徒練習擊劍，有些女孩只比倫克大一點點。

安妮塔隊長雙手交疊在背後，站在中央場地，轉身面對倫克。「啊，有志氣的劍士來了。謝謝持盾侍女們，妳們可以退下了。」

兩名侍女看來有些失望，但仍鞠躬退出，砰地一聲關上身後的門。倫克雙臂交叉，怒視著安妮塔隊長，噘起嘴。

安妮塔彎下腰，仔細直視倫克的眼睛，用手指沿著他又長又尖的耳朵描畫。「真奇怪。那在你的家鄉，是普遍的特徵嗎？」

倫克啪地用手按住耳朵。「就只是耳朵而已。大家都有。」

「這裡的男人，沒有人的耳朵形狀像刀。我要求你對我的問題給出正確的回答，士兵。」

倫克低下頭，臉頰發燙。「是的，女士。在海——」

倫克結巴起來，差點脫口說出阿瓦隆王國的名字。「——我的家鄉。我們的耳朵都長這樣。」

安妮塔抿了抿唇。「那你的家鄉叫什麼名字？」

倫克抬起頭，努力直視安妮塔，眼睛不眨。最後，她綻出微笑。「好了，孩子，說出你家鄉的名字又有什麼壞處？怕我們去征服它嗎？」

「我是阿瓦隆王國的騎士，由伊索德公主親自冊封的。你們永遠征服不了我們的家園。」

「一個王國？真稀奇。至少你有個正統的公主冊封你。不過要是所有騎士都像你這麼小個，我看征服起來也不難。」

「我才不——」倫克差點否認自己個子小，但及時打住。「——我才不怕。」

安妮塔讓這一刻懸著，然後咯咯笑起來。「真有骨氣。去拿把練習劍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。」

「我偏好用自己的劍和盾。」

「一個劍盾戰士？我見過你那把可愛的小劍。是口打造精良的劍，但你會和其他所有人一樣，使用木製練習劍。」

「我用我自己的武器，打得更好。」

「而我用矛打得更好。聽說你和亞歷山德拉將軍的決鬥結束得相當快。但我們會從基礎開始。如果你不想在劍術課前挨一頓打屁股，那就去拿把練習劍。」

倫克咬緊牙，從武器架上取下一把木劍。他感覺到女騎士和女學徒們的目光跟隨著他，她們都暫停了訓練。

倫克回到中央場地時，安妮塔拔出她自己的木劍，擺出防禦姿勢。「你的第一課：永遠要衡量你的對手。作為較弱的戰士並不可恥，只要你抵抗怯懦。試著突破我的防禦。」

倫克擺出預備姿勢，把劍持在身後。他用左手緊緊握住劍柄，感覺指節都在顫抖。

安妮塔微笑。「你是左撇子？真特別。我想這能讓較差的對手失去防備。」

倫克衝上前，左手轉動著長劍。安妮塔眉頭微蹙，格開他第一次狂野的突刺，向後跳開。倫克持續猛攻，流暢地接續一套演練純熟的攻擊連段。他必須不斷向前壓，才能保持在攻擊範圍內，逼得安妮塔幾乎退出場地。她輕盈地旋身避開他攻擊的最後一擊，退回場地中央。「很好，兇猛的攻勢。雖然你衝刺時有點狂野。接下來，試著——」

倫克向後跳開，瘋狂旋身壓迫攻擊，未失先前任何一絲動能。安妮塔倒抽一口氣，將劍收成嚴密防禦，勉強擋下每一次新的攻擊。最後，她以一記對角斜斬瞄準倫克頭顱回應。倫克跳到側邊，伸長脖子讓劍擦過頭皮，試圖從安妮塔右側夾擊她。全靠安妮塔的步法，她的肚子才免於被戳中。她被迫尷尬地向後踉蹌，但剛好脫離攻擊範圍。倫克跳入空中，朝她頭顱揮下一記凌空斬。

最後一刻，安妮塔伏低身子，用力擋住倫克的攻擊，力道之大，倫克感到手臂因衝擊而震麻。安妮塔向後翻滾，輕盈彈回站立。在她們周圍，一些女兵和女孩開始低語。「我從沒見過有人把隊長逼得那麼緊。」

倫克大口喘氣。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入那毫不留情的攻擊中，已經感到肌肉負荷的代價。

安妮塔顫聲吸了口氣。「難以置信。純粹的本能。你顯然訓練過自己……但你的攻擊總是差了一點才命中。那種侵略性的『狗鬥』風格，是我會預期從一個大塊頭野蠻人身上看到的。你沒有考慮到自己體型嬌小。」

倫克猛吸一口氣。木劍比他的短劍還長。儘管外表樸實無華，這把素面劍的重量卻觸發了一段記憶：讓他想起了握著驅邪聖劍的感覺，那時他還擁有成年人的身體，身為不老的英雄。但他沒有盾可用。倫克穩住呼吸，以雙手握劍的防禦姿勢舉起木劍，那姿勢是他用較大型武器時會用的。

時間慢慢過去，倫克等待安妮塔的攻擊，看到她的表情變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安妮塔看起來並不生氣。她的臉完美地平靜。

她明白了他無聲的挑戰。那彷彿是倫克在說：「來抓我啊。」

然後安妮塔向前突刺，單手握劍。倫克盪開她的攻擊，向後退避，保持在她攻擊範圍之外。安妮塔的攻擊幾乎像一支舞蹈：流暢而沉穩。這讓倫克想起加魯丹盜賊團的戰鬥方式，全是女性，用優雅的彎刀作戰。

安妮塔施展三記優雅的攻擊後，倫克試圖用一記快速戳刺突襲她，但她輕盈滑開，避開他的劍尖，旋身面對他。「所以，你確實不只會像野狗一樣猛衝。好極了。紮實的防禦是假不來的。那麼，我們來上今天的最後一課，這和第一課一樣：永遠要衡量你的對手。」

但倫克沒有回答。

安妮塔變換姿勢，與倫克一致，甚至模仿他雙手持劍的握法。「我要坦白一件事。當我聽說亞歷山德拉將軍抓到了那個加入查普曼勛爵叛亂、惡名昭彰的野男孩時，我非常想狠狠揍你一頓，好給你一個教訓。那些叛徒狗賊不值得任何憐憫。但你打得如此令人欽佩，以至於——就這麼一次——我願意給你一個平手。」

圍觀的群眾屏住呼吸。倫克瞇起眼睛。「要是我不想稱它為平手呢？」

安妮塔扶了扶眼鏡。「那我們就繼續決鬥。但如果繼續，我就是為了贏而戰，要是我贏了，我就照我認為合適的方式懲罰你。」

倫克放鬆了握劍的手。「那要是我贏了呢？」

安妮塔閉上眼，微笑。她看起來幾乎像個少女。「那當然，你就可以打我屁股。」

倫克從雙手持劍切換回他的左手戰鬥風格，但加了點變化。他模仿自己狂野的衝刺方式，然後假動作虛晃，壓低身子從左側攻擊安妮塔，遠離她持劍的手臂。

安妮塔似乎中了假動作，猶豫了一下試圖格擋。倫克看到他的破綻，發出一聲勝利的戰吼，揮劍攻擊。

接著，安妮塔輕巧地將劍換到左手，盪開了倫克的攻擊。倫克踉蹌向前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安妮塔旋轉劍身，用木劍的平面啪地打在他屁股上。倫克倒抽一口氣，感到今早藤條鞭痕火辣地抗議。

倫克旋身防禦，但安妮塔已轉為攻擊，用左手發動一連串兇猛流暢的斬擊。那是倫克自己的戰鬥風格。倫克擋下三擊，最後一記以巨力撞擊他，將他向後擊飛，平摔在他疼痛的屁股上。

然後，倫克感覺木劍尖端抵著他的喉嚨。安妮塔搖搖頭。「嘖，嘖。你第一項考驗就失敗了。永遠要衡量你的對手。恐怕你作為劍士，養成了一些壞習慣。你打起架來像條野狗。所以我只好像訓練小狗一樣訓練你，改掉那些習慣。而要訓練一隻傻小狗，最好的辦法……」

安妮塔打掉倫克手中的劍，抓住他的手腕，粗魯地把他拉站起來，然後伸手繞過去，用她的木劍戲謔地輕拍他的屁股。「……就是打在它可愛的小尾巴上。」

倫克搖著頭，粗魯地抓住安妮塔的手腕。「不！妳不行！」

安妮塔皺起眉頭，倫克逼得她不得不扔掉木劍，然後抓住他的衣領。「太遲了，小狗。恐怕我可以。我想，一頓好好的打屁股，會教你學會見好就收。我們來找個適合『學習之座』的地方。」

安妮塔領著他走出擊劍廳，來到一個石造垛口的城牆步道上，俯瞰著庭院。倫克剛好有足夠時間注意到，那垛口上擺了椅子和凳子，是城堡居民休憩用的地方，隨即，他對即將來臨的打屁股那種可怕的恐懼，就將這念頭從腦中驅散了。

安妮塔將倫克帶向一張椅子，坐了下來。倫克雙手撲騰想掙脫她的掌握，但她平靜地拉下他的內褲，把他噗通一聲橫放在她左大腿上，高舉起右手。「像那樣的錯誤，在真正的決鬥中會讓你送命。因此，你需要適當的動機，來好好教導你。這是為你好，小狗。」

說著，安妮塔將手掌狠狠落在倫克光裸的屁股上。他痛得嚎叫起來，尖銳地感到刺痛，連同上一次藤條懲罰的痠痛。

聚集的女兵們興奮地倒抽一口氣，看著安妮塔開始認真打倫克的屁股。安妮塔隊長不像巨大的亞歷山德拉將軍那麼強壯，但安妮塔在肌肉上不足的，她用精準來補足。相對於亞歷山德拉「重手」的方式，安妮塔保持手掌平穩，並運用手腕在每一下拍打中多加了一點額外的摩擦。倫克立刻就察覺到差異，此時他真不確定哪種更糟。

這頓打屁股力道並非壓倒性猛烈的事實，意味著倫克能聽清楚安妮塔開始用一種輕柔、如歌般的聲音訓誡他的每一個字。「恐怕這頓打屁股是絕對必要的，好讓你連想都不敢再想做這種傻事。我們對打時，我注意到了你眼中那挑釁的神色。你是個任性的男孩。」

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響起，亞歷山德拉將軍出現在門口。「我聽到了那再明顯不過的一隻手掌拍打的聲音……哦天啊，安妮塔隊長？我兒子今天給妳惹麻煩了嗎？」

倫克的哀求迅速化為語無倫次的咿咿呀呀。安妮塔點點頭，沒有停下打屁股的動作。「恐怕是的，將軍。從這屁股的狀況，以及他對這頓打屁股的反應來看，我能斷定您的管教已經對這男孩產生了正面的影響。」

倫克已經開始輕聲哭泣。亞歷山德拉看著這一幕，嘆了口氣。「謝謝，但很明顯，倫克需要一頓好好打屁股，而且還得多多打。既然他終究還是個男孩，就得學習他的本分——即使他有一天要被訓練成騎士。倫克，親愛的，恐怕我得懲罰你了。你知道我保證過，如果你讓指導者打了屁股，你睡前就會再挨我一頓。」

倫克噎住了，試圖尖叫抗議，但下一記拍打截斷了他，他發出一聲顫抖的哀號。安妮塔咯咯輕笑。「我不明白妳怎麼狠得下心這麼嚴格地懲罰他。他太可愛了，要打他屁股真讓我心碎。聽他哭的聲音！他聽起來就像一隻可憐兮兮、愁眉苦臉的小狗。」

亞歷山德拉點點頭。「是啊，我實在不想打這可愛的孩子。但儘管如此，我要妳在每堂劍術課前，都好好打他一頓屁股。」

安妮塔咯咯笑。「哦，別擔心。倫克現在也許像隻未經訓練、不服從的小狗。但我確信，規律地趴在我腿上，會教會他聽話。」

亞歷山德拉興致盎然地看著安妮塔的手起落。「我的天，聽聽他這副哭鬧樣。妳是怎麼做到的？他是個意志這麼堅強的小伙子，連我有時都很難讓他掉下真正的眼淚。」

安妮塔以手臂上揚的角度，落下一記特別扎實的巴掌，滑過倫克的上臀，然後抬起膝蓋，露出倫克隱藏的坐骨點，就在他臀下嬰兒肥的下方。「哦，這全都在手腕的功夫。一頓好好的打屁股，終究應該在眼淚中結束！」

然後，安妮塔把這頓打屁股從頭來過，將注意力集中在新暴露出來的區域，倫克開始落下濃稠、狼狽的淚珠。

亞歷山德拉欽佩地輕嘆。「安妮塔隊長，今晚能請妳幫我給倫克打睡前屁股嗎？我覺得我兒子會受益於妳的指引之手。」

安妮塔甜甜一笑，落下最後一記響亮的拍打。倫克像小狼一樣嚎叫，然後隨著最後一聲呻吟徹底崩潰，微弱地咯咯嗚咽。

安妮塔輕拍眼前那朝天翹起、通紅發光的臀瓣，然後站起身，將倫克摟入懷中。「我很榮幸能協助您，亞歷山德拉將軍。倫克能被您收養，真是萬幸。您真好心，把他從那群叛徒惡棍手中救出來。」

倫克軟弱無力地向亞歷山德拉伸手，她接過倫克，抱入懷中，輕拍他的肩背，親吻他的臉頰。「嗯，我一直相信每個男孩生命中都需要一個堅強的女性榜樣。我希望他將來會把妳當作第二個母親看待。你學到教訓了嗎，倫克？」

倫克輕輕啜泣，試著說話時呼吸急促。「是——是的，媽咪。」

亞歷山德拉把倫克放回地面站好，將他後頭的裙襬塞入腰帶，露出他那光裸、剛挨過打的屁股。「那你該對你的老師說什麼？」

倫克磨蹭著腳，努力直視安妮塔隊長的眼睛。「對——對——對不起，我那麼愚——愚蠢，老——老師。謝——謝謝妳打——打——打我屁股。請——請——請原諒我？」

安妮塔握住倫克的手，輕拍著。「噢，真像隻夾著尾巴的傷心小狗。我當然原諒你，倫克，親愛的。我也希望永遠不必再打你屁股。」

亞歷山德拉咯咯笑。「別說傻話了，隊長。妳當然會！今晚睡前一次，明天一早，在他下一堂課前，再來一次。」

倫克試著用手背擦去眼淚，但眼淚只是不斷湧出。他仰頭啜泣，然後緊緊抓住安妮塔隊長的裙子。她跪下來，將他拉入一個輕柔的擁抱，輕聲哄他，輕拍他的屁股。「這可憐的小尾巴，在今晚之前需要一點時間療癒。來吧，倫克，我有一種舒緩的藥膏，能讓它感覺好一點。它不是魔法，但能幫助麻痺疼痛。」

倫克急切地接受擁抱，渴望任何形式的安慰。

***

從最高塔樓的瞭望台上，夏洛特公主以冷淡的興趣俯瞰著庭院。然後，她聽到遠處傳來的哭聲，便往下看了一眼。「有意思。那就是那個自以為是叛軍的男孩。亞歷山德拉將軍收養的那個……我在想，他是不是真的有又長又尖的耳朵。」

即使從遠處，夏洛特也能辨認出那男孩跟隨兩名女子走進營房時，那鮮紅的屁股。夏洛特微笑。「嗯，至少他沒被寵壞。」

[第二章完]

倫克在希爾佛爾的冒險
第三章：承諾
作者：Yu May 與 Gojira

這又是夏洛特公主城堡裡尋常的一天。女騎士和她們的女學徒在晨間辛苦訓練後，正三三兩兩從擊劍廳走出來。有幾人停下腳步咯咯輕笑，看著安妮塔隊長毫不客氣地將小倫克橫放在她大腿上，露出他的屁股，開始結結實實地打他屁股。

倫克今天的劍術表現特別出色。除了安妮塔隊長和亞歷山德拉將軍之外，沒有任何成年騎士能抵擋得住他。

但自從倫克敗在安妮塔隊長手下之後，她就親自負責訓練他，決心要讓這男孩發揮他全部的潛力。而不管倫克表現如何，每堂課結束的方式都一樣。

如果倫克表現不好，安妮塔會親自剝下他的褲子，一邊粗魯地把他按到膝蓋上，一邊責罵他的懶惰和愚蠢。但今天，安妮塔先是祝賀了他的進步，然後才禮貌地邀請他自己脫下褲子，趴到她的大腿上。

隨著打屁股持續進行，倫克先是悶哼幾聲，然後就沉默了。

安妮塔隊長絲毫沒有暫停懲戒，讚許地點點頭。「這小狗意志相當堅強……至少以一個男孩來說是這樣。」

亞歷山德拉將軍看著這一幕，嘆了口氣。「那是說我兒子像頭倔牛，比較好聽的說法。」

擊劍廳陷入一片寂靜，安妮塔隊長的手懸在半空中。亞歷山德拉將軍身子一僵，轉頭發現另一名女子出現在入口處。

夏洛特公主從容地昂首闊步而來。她有一頭金髮，穿著兼具舞會禮服功能的裝飾性盔甲，但那拘謹的衣著只是更加襯托出她窈窕健美的身材。「我的女神啊，安妮塔隊長，這小伙子表現有那麼差嗎？這過去一整個禮拜，妳每天早上都在打那個可憐小男孩的屁股。」

亞歷山德拉立刻跪下。「殿下。」

安妮塔慌忙把倫克扶站起來，他的內褲仍纏在腳踝上，並按住他的後腦勺，強迫他和她一起鞠躬。

夏洛特公主仔細看著倫克。「啊，這就是妳收養的兒子，亞歷山德拉將軍？那個有名的叛軍男孩？」

亞歷山德拉點點頭。「是的，殿下。查普曼勛爵用他男性至上的叛逆言論，把這傻孩子引入了歧途。我向您保證，倫克已經受到嚴厲的懲罰。」

「也許吧。但他的罪行是對抗王室，叛國罪必須嚴懲。他必須被帶到我們面前接受審判。妳兒子知道該怎麼循規蹈矩嗎？」

倫克抬起頭想說話，但他還沒來得及開口，亞歷山德拉將軍就暗暗捏了一下他的手臂。亞歷山德拉迅速回答：「他並非這片土地的人，他家鄉的風俗也很奇特。請准許我教導他，這樣他才會知道如何在王室的女兒面前得體地說話。」

夏洛特公主咯咯輕笑。「很好。一兩個禮拜應該綽綽有餘，可以把一些禮儀灌輸進他腦袋裡……或者更該說，烙印在他屁股上。兩週內等候我的召見。還有，安妮塔隊長，務必繼續他的劍術訓練。我想，我會懷念在我晨間散步時，有機會聽到頑皮男孩被打屁股那音樂般的聲響。」

亞歷山德拉和安妮塔把頭垂得更低，同聲回答：「是的，殿下！」

夏洛特公主讓這一刻懸著，然後默默地轉身，大步走出房間。

***

接下來的一週，倫克每天早上繼續他的擊劍練習。在安妮塔隊長完成每日的打屁股之後，他就被送去向亞歷山德拉將軍學習，由她教導他宮廷禮儀。倫克因為學得慢，挨了不少頓打屁股，但一旦亞歷山德拉解釋了他處境的危險性，倫克便急切地接受教導。參與對抗王室的叛亂，讓倫克技術上犯了死罪。雖然死刑在希爾佛爾女王國已不再盛行，但夏洛特公主仍然握有權力，可以赦免倫克，或是定他的罪。

夏洛特公主的召見在一週又兩天後到來，當時光著屁股的倫克，在擊劍練習表現得特別丟臉後，還正趴在安妮塔隊長的膝蓋上。

安妮塔和亞歷山德拉陪同倫克，行軍走向夏洛特公主的私人寢宮。在門外，亞歷山德拉跪下來直視倫克的雙眼。「記住，我的兒子，你犯下了滔天大罪。夏洛特公主並非沒有慈悲，但你必須展現出適當的敬畏。我……不想失去你。」

倫克以一個擁抱讓亞歷山德拉吃了一驚。「我不會讓妳失望的，母親。」

亞歷山德拉拍了拍倫克的背。一名男僕打開宏偉的大門，鞠躬退到一旁。「殿下已準備好接見叛軍男孩倫克。」

安妮塔隊長瞇起眼睛。「殿下有要求我們在場嗎？」

那男僕瞥了倫克一眼，然後緊張地搖搖頭。「抱歉，隊長，但殿下明確要求，她想單獨見這男孩。」

亞歷山德拉將軍緊緊握住倫克的手，他捏了捏她的手，然後放開。倫克大步走進房間，聽見男僕在他身後關上門。夏洛特公主的私人寢宮陳設高雅完美，掛毯、書櫃、一張有天篷的床。夏洛特公主坐在工作桌前，隨手將一本厚重的鍍金書放到一旁。「啊，野男孩戰士。靠近點，小伙子，我想好好看看你。」

倫克生硬地點點頭，強迫自己記住伊索德公主的臉，大步走到夏洛特公主面前。這個可怕的女人不是他的朋友，但她仍然是位公主，而尊敬公主是騎士的職責。「謹遵殿下吩咐。我在此聽候——」

突然間，夏洛特公主一把抄起倫克的腋下，將他橫放在自己的大腿上。「現在，我們來談談對抗王室的代價。」

二話不說，夏洛特公主將倫克的裙襬翻起，抓住他白色短褲的褲腰。倫克吃了一驚，開始掙扎，隨即肌肉記憶啟動，他強迫自己保持不動。「殿下？您在做什麼——」

夏洛特公主一把扯下倫克的短褲，露出他的屁股，上頭還佈滿了消退的粉紅色掌印形狀的痕跡，然後落下一記扎實的巴掌。「別擔心，孩子，我不會以叛國罪處決你。但恐怕，為了你在查普曼勛爵叛國陰謀中扮演的角色，你還需要一頓好好、用力的打屁股。這應該足以提醒你，你的身分地位。」

說著，夏洛特以一種堅定、平穩的節奏開始打倫克的屁股。倫克倒抽一口氣，但忍住了想反抗的衝動。

夏洛特的巴掌不像亞歷山德拉將軍重手的方式那麼強勁，也不像安妮塔隊長瞄準精準的抽打那麼到位，但夏洛特公主打屁股時毫不猶豫，昂著頭，帶著某種皇室的優雅。在扎扎實實打了十下之後，夏洛特揚起一道眉毛，暫停了打屁股。「你瞧，恐怕所有像你這樣的小男孩天生就頑皮，必須被打屁股。這是自然法則。每個行為不端的小男孩，遲早都得被母親結結實實打一頓屁股，所以年輕男子在過了童年之後，繼續接受適當的教導，也是非常恰當的。我看得出來，亞歷山德拉將軍把你訓練得很好，懂得如何正確接受懲戒……」

夏洛特再次開始打屁股。倫克尖叫，但仍保持不動。夏洛特咯咯笑。「嘻嘻！別羞於叫出聲來。假裝不痛，或試圖保住面子，都沒有意義。一旦邪惡的小男孩被按在膝蓋上，他就再也沒有任何值得保留的尊嚴了。這是學習謙卑的唯一方法。以你的情況，因為你那叛逆的精神，就更加需要。」

倫克哭了，儘管他盡了最大努力，兩滴淚水還是滑落他的眼眶。夏洛特傲慢地大笑，打得更快，用恰到好處的控制力道，讓倫克能聽到她的訓話。「在我目睹了你承受的所有管教之後，我本已相當準備好要原諒你了。但當我到擊劍廳去看你時，我仍然在你眼中看到一點閃爍的、反抗的小火花。我打算把它撲滅。」

夏洛特落下一記兇狠的巴掌，然後停下來欣賞她的傑作。倫克嗚咽著，感覺她輕拍著他的屁股。夏洛特撫摸倫克屁股的方式，如果不是因為那喚起了先前巴掌的劇烈刺痛，本該是輕柔的。「別擔心，孩子。妳母親和妳老師做得很好。我看得出來，你已經學會如何好好承受一頓打屁股……非常好。」

夏洛特舉起手，拉響她頭後方繫在繩子上的鈴，喊道:「門房！」

門緩緩吱嘎打開，那男僕鞠躬進來。「殿下？聽候您差遣。」

夏洛特咯咯笑，不理會倫克的嗚咽，纖細的手指沿著他朝天翹起的屁股描畫。「噢！你的反應簡直可愛極了……哦，男僕，帶亞歷山德拉將軍和安妮塔隊長進我寢宮。」

僕人照辦。亞歷山德拉和安妮塔走近時，跪了下來。夏洛特呻吟一聲，又落下一記扎實的巴掌，打得倫克嚎叫。夏洛特似乎在品味那迴盪的聲音。「哦，拜託，別再拘泥形式了。當你膝蓋上趴著一個喵喵叫的男孩時，宮廷禮儀根本毫無意義。站起來，妳們兩個。」

亞歷山德拉和安妮塔站起來時，夏洛特又落下另一記兇狠的巴掌。倫克尖叫，但仍保持不動趴在她腿上。夏洛特輕哼一聲，臉上帶著毫不掩飾的讚賞表情。「我本以為這野男孩會丟臉出醜，但他確實知道如何順從地接受一頓打屁股。我真的必須讚揚妳們兩位。妳們的野蠻人兒子，也許還能成為一名得體的紳士呢，萊克茜。」

亞歷山德拉點點頭。「謝謝妳，殿下。這是否表示，妳同意我真誠的願望，收養他做我自己的兒子？」

「當然！我認為，這男孩已經從妳母性的引導中，受益匪淺了……但我必須請妳縱容我一下。妳瞧，我相當喜歡這個野男孩。所以，從現在起，我將承擔訓練和管教他的全部責任。」

亞歷山德拉和安妮塔緊張地對視一眼。夏洛特注意到她們的表情，發出音樂般的笑聲。「哦天啊，也許妳們覺得我太任性？別擔心，亞歷山德拉將軍。作為他的養母，妳將擁有對這小伙子的完全親權。而安妮塔，我希望妳繼續指導他的擊劍，並繼續在需要時打他屁股，以強化那些課程。」

夏洛特在倫克那暖烘烘、熱燙粉紅的臀肉上，又落下一記響亮的巴掌，然後開始以緩慢平穩的節奏打屁股。「但每天晚上，在太陽下山前，我要親自給小倫克打睡前屁股。這應該足以作為對他叛國罪的懲罰。倫克被打過的屁股的景象，將作為對所有叛逆男性，不服從代價的永久提醒。但我並非沒有慈悲。倫克將被訓練成女王的配偶。」

亞歷山德拉瞥了一眼夏洛特的床。「配偶？您的意思是……您希望這男孩睡在您的寢室？」

夏洛特輕笑，然後更用力地打倫克的屁股。「哦，別擔心。沒有什麼不恰當的事。我只是想更了解這小伙子。當然，等他成年後，那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。但若妳同意將他交由我照顧，我以王室誓言發誓，我會像保護珍愛我自己的孩子一樣，守護珍愛妳的兒子。如果妳願意，妳可以加入我們，監督他每晚的睡前打屁股。」

亞歷山德拉點點頭。「謝謝妳，殿下。我很樂意將我的兒子託付給您照顧。倫克，你欠公主一份感激。她給了你極大的榮耀。」

倫克試圖說些什麼，但一下特別兇狠的巴掌打斷了他。當他發出顫抖的哭嚎時，夏洛特開始認真打他的屁股。「我承認，你有點本事。但你太自大了，來到這片土地，以為能靠自己推翻帝國。現在你的過度自信，為你掙來了懲罰！」

夏洛特快速連續兩下脆響，然後落入一種穩定的模式，加快拍打的速度。「一頓結實、赤手空拳的打屁股，好讓你乖乖聽話。」

倫克報以一聲兇猛的戰吼，那吼聲隨即化為男孩氣的嗚咽。夏洛特搖搖頭，微笑。「這就是你無禮粗魯必須承擔的後果。羞辱，比劊子手的斧頭更要深刻。」

倫克喘著氣，大喊道:「住——住手！」

有一瞬間，夏洛特真的停了手，用手背掩著嘴，輕盈地笑了起來。「呼呼呼！這麼快就求饒了？你以為這不會太糟嗎？又一次失算。學著別再思考了。小男孩應該被看見，而不是被聽見！」

倫克開始踢腿，他先前下定決心要保持堅強的念頭，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。「不——！拜託，不要再打了！」

夏洛特輕嗤一聲，在倫克的兩個坐骨點上各輕拍一下。「至於請求寬恕，恐怕你已經錯過機會了。一旦體罰開始，就沒有容忍的餘地。」

夏洛特加快打屁股的速度，每一下巴掌都以閃電般的速度落下。倫克哀號，然後融化為失控的淚水。夏洛特點點頭，品味著倫克哭聲的聲響。「是的，當我懲戒的指引之手落在你身上時，讓你的眼淚同樣自由地落下。別忍住。痛苦地尖叫吧。等我跟你算完帳，你會完全臣服於女性的權威。你再也不能舒服地坐在這可愛的小屁股上。你會忘記自己曾經是個叛軍。你明白了嗎，小男孩？讓我知道你已經學到教訓了！」

倫克吼叫著，用盡全力掙扎，然後癱軟趴回夏洛特的大腿上，筋疲力竭，無法再反抗。

夏洛特放慢了打屁股的速度，但並未減輕巴掌的力道。「這才像話。不過別擔心。一旦我確信你那傲慢的精神被徹底擊垮，我就會原諒你。事實上……」

夏洛特小心地將倫克抱起，讓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，安撫著他。「……我想，我已經開始相當喜歡你了呢！」

***

夜復一夜，週復一週，倫克被召喚到夏洛特公主的寢宮。每晚，亞歷山德拉將軍都會擔任每場睡前打屁股的見證人，除非她奉召出征。在那些夜晚，安妮塔隊長則擔任代理見證人。每晚，倫克都會被夏洛特公主結結實實地鞭打一頓，她提醒他對女王國的叛亂。有些夜晚，夏洛特會訓練倫克讀寫，或是就男人在神聖婚姻中順服女人的重要性——這會取悅女神——發表一番講道。

倫克在整個課程中忍受著坐在疼痛屁股上的折磨，但至少他喜歡學習閱讀這奇怪的新語言。每晚，日落後，一名僕人會幫忙用毯子將倫克緊緊包裹起來，嚴格指示他不准掙脫他的「包裹」，然後他才被安放在夏洛特公主身旁的床上。倫克不懂這怪異儀式的目的，將其歸結為希爾佛爾的女人們有著奇特的習俗。

他了解到夏洛特公主打鼾聲很可怕，但除了打屁股之外，他發現這種被緊緊裹好送上床的睡前儀式，竟奇異地令人感到安慰。

這種夜間例行公事持續進行，直到一名皇家信使盛大隆重地抵達夏洛特公主的城堡。女王女皇陛下將要來訪，夏洛特公主奉命準備皇家歡迎儀式。當倫克聽著信使乾巴巴地宣讀捲軸時，他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。當提到莉達女王的名字，以及她「費盡心力」準備城堡的命令時，在場的所有女人，包括夏洛特公主，都慢慢地摀住了自己的屁股，彷彿她們全都是一群緊張、頑皮的小女孩。

***

倫克噘著嘴，被夏洛特公主抱在懷裡。他舊的束腰外衣被認為不合適。因此，在忍受了數十頓因不服從的打屁股之後，倫克終於讓自己被換上了那套荒謬的、希爾佛爾年輕王子穿的正式禮服。亞歷山德拉將軍和安妮塔隊

長緊跟在後，看起來很緊張。這點令倫克不安。他從未見過她們看起來如此備受威嚇。

夏洛特公主彎腰低聲在倫克耳邊說：「倫克，親愛的，千萬記住你的禮儀。母親可能相當……嚴格，但她對悔改的男孩有一顆慈悲的心。」

倫克睜大了眼，打量著女王女皇的王座廳。一條長長的紅毯通往王座，牆上掛滿了掛毯，描繪男人們在一個威嚴、女王般的人物面前深深鞠躬。

莉達女王坐在她的王座上，高聳於她們所有人之上。莉達甚至比亞歷山德拉將軍還高，她留著一頭短短、整齊的金髮。她的正式禮服是低胸剪裁，露出成熟、母性的胸懷。夏洛特公主清了清喉嚨。「母后，容我向您引見小倫克，一位來自阿瓦隆之地的訪客。而若您同意這門婚事……他是我未來的丈夫？」

莉達用一種神秘、半閉著眼的目光審視倫克。「哦，天啊，他可不是最可愛的小東西嗎？讓我看看他，夏洛特。」

夏洛特身子一僵，然後將倫克放下地站好。

莉達戴著手套的手招了招，示意倫克過去。「是的，過來，小傢伙。」

倫克邁步走近女王的王座。在內心，他排練著他準備好的論點。他不在乎這個古板的老女皇和她的規矩。他要為希爾佛爾男人的志業請命，並要求他自己的自由。

然後莉達彎下腰，捏住他的耳朵，將他往前一拉，把他夾在她的雙膝之間。「好孩子。看看他這尖耳朵。多好捏啊。現在，孩子，夏洛特公主已告知我，你因頑皮受到了嚴厲的懲罰，但恐怕我對叛逆的男人毫無耐心。無論是皇室還是平民，不服從的男孩都該受適當的懲罰。而對於如此叛逆的罪行，懲罰必須嚴厲。」

倫克抓住莉達的手，她卻放開他的耳朵，轉而抓住他的褲子，將它們拉到他屁股以下。倫克難堪地尖叫，隨即莉達將他提起，拉到自己大腿上趴著。「多令人愉快啊！我剝他褲子時他臉上的表情，簡直可愛極了……更別提這屁股本身了。」

莉達落下第一下巴掌，倫克倒抽一口氣。他想尖叫，但那一擊的力道讓他喘不過氣來。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。莉達竊笑。「呼呼呼。現在求饒已經太遲了。你的眼淚和尖叫都改變不了什麼。」

然後，莉達落下第二下雷鳴般的巴掌。這次，倫克痛苦地尖叫起來。莉達輕拍倫克的屁股，直到他的尖叫聲平息，然後將注意力轉向亞歷山德拉將軍。「亞歷山德拉？我知道妳已收養這男孩為妳自己的兒子，但我期望從現在起，這小男孩要叫我『媽咪』。畢竟，等他長大後，他將迎娶夏洛特公主。」

夏洛特公主的臉上亮了起來。「真的嗎，母親？這麼說您同意我的選擇了？」

莉達落下第三下巴掌，力道之大，似乎讓整個王座廳都為之震顫。「別問這麼明顯的問題，夏洛特。現在，至於我未來的女婿……」

感覺到不妙的事要來了，倫克往身後踢著腳跟。夏洛特沉下臉，鼻孔翕張。「不許那樣。在媽咪滿意你的態度已經矯正之前，她是不會停止懲罰你的。」

莉達快速落下兩下巴掌，然後高舉起手。「用順從來證明你的悔悟。誠實回答媽咪的問題。你會尊重我的女兒，以符合她公主身分的方式對待她嗎？」

倫克以吼叫回答：「會！以我騎士的榮譽發誓，我——」

莉達以一記巨大的巴掌截斷倫克的話，瞄準他臀部的正中央。她那沉重的手掌輕而易舉地覆蓋了男孩的兩瓣臀瓣。「哼！這麼容易就馴服了。那麼，我們晚點再繼續你的管教。同時，去站在角落，鼻子貼著牆。我們要讓你把你那紅通通、剛被打過的屁股，展示給整個皇家宮廷，作為對任何查普曼勛爵的秘密同情者，可能心懷其志業的警告。」

倫克過了一會兒才理解莉達話中的意思，那些話他只能勉強聽懂。他的臀瓣刺痛得如此瘋狂，幾乎無法感知任何其他事物。倫克打著嗝，爬到角落站好，壯起膽子瞥了一眼自己通紅、刺痛的屁股。很快，希爾佛爾所有的皇室貴族也都會瞥見它了。

莉達彈了下舌頭。「不準偷看，小伙子。想想你做過的事，想想接下來要發生的事。」

倫克迅速把臉轉開。莉達看了他片刻，然後將注意力轉向夏洛特公主。「老實說，我很驚訝他沒有從第一下就崩潰求饒、掙扎。但還是有進步的空間。夏洛特，妳必須對他採取嚴厲的手段，如果他真要成長為一個合適的女王配偶的話。我得教導妳馴服男人的藝術。」

夏洛特滿面春風。「是的，母后。我將服從您的指引。就像我未來的丈夫也會一樣。」

莉達竊笑。「他當然會。這還用懷疑嗎？所有男人都應該害怕他們的岳母。」

***

夏洛特公主對著鏡子審視自己，嘆了口氣。「妳們真的覺得，等倫克成年的時候，這件婚紗還會流行嗎？」

安妮塔隊長推了推眼鏡。「我不是時尚專家，但那件禮服是出自裁縫大師之手。好手藝永遠不會過時。妳不覺得嗎，將軍？」

亞歷山德拉將軍驀地一驚，從她一直欣賞著的小吊墜盒上抬起頭來。她曾委託製作一幅她打倫克屁股的迷你畫像，作為她收養他那天的一件紀念品。她迅速將它塞進胸懷，清了清喉嚨。「我想現在量身還有點太早。倫克還有好幾年要長大呢。」

夏洛特公主翹起鼻子，調整著她的馬甲。「當然，但有備無患總是好的。女人的婚紗，是她最後一次能穿上這麼……華麗衣服的機會，然後她這輩子剩下的時間，就得在家中『當家作主』了。」

亞歷山德拉將軍點點頭。「是啊，男人或許是較弱勢的性別，但我必須承認，收養倫克做我兒子，已經開始改變我的觀點了。」

安妮塔隊長聳聳肩。「男人。跟他們在一起活不下去。但沒有他們，妳也活不下去！」

夏洛特嗤笑。「說得太對了！現在，我想讓倫克看看我穿這件禮服的樣子。」

安妮塔隊長眨了眨眼。「可是……那不是不吉利嗎？」

「哪有什麼不吉利。再說，一個年輕男子，理應有各種機會告訴他未來的妻子，她看起來有多美。」

還沒等任何人反對，夏洛特公主就大步走出房間，手捧一束花舉在身前。她一邊哼著希爾佛爾傳統婚禮進行曲的調子，一邊沿著走廊走向她的私人寢宮。「倫克，親愛的，我有好可愛的東西要給你看。現在，一定要讚美我，但要用一種別那麼明顯愚蠢的方式。我要你說些讓我的心撲通撲通跳的話，而不必真的把每個小細節都說出來……」

夏洛特公主打開寢宮的門，本以為會發現倫克正如她離開時那樣，光著屁股趴在她私人的珠寶箱上。但箱子是打開的，而且空空如也。

亞歷山德拉將軍從後頭撞上夏洛特公主，她以驚恐的眼神掃視房間。床鋪被拆了，床單被綁成一條長長的繩索，沿著窗戶垂放而下。

在夏洛特公主的床上，她們發現了一張字條。

「親愛的亞歷山德拉將軍，謝謝妳收養我。我從來不認識我的母親。她在我還是嬰兒時，為了保護我而死。我想，沒有人能像她一樣當個好媽媽，但我知道妳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。

安妮塔隊長，謝謝妳教我如何破解長劍流派的擊劍術。我期待在戰場上與妳相遇，雖然我希望那時我們會是作為希爾佛爾男人的朋友，而不是敵人。

給夏洛特公主，妳是個非常甜美的人，我希望妳有一天能找到妳尋找的好丈夫。如果我在旅途中找到一個好丈夫，我會告訴他來娶妳，但妳必須保證會對他好。

再見！

你的朋友，

倫克！」

當夏洛特公主眼中燃起熊熊烈火時，倫克的字條在她手中燒成了灰燼。
「那個小流氓！等我抓到他，我會教他戲弄女士的心會有什麼下場！」

[全文完]